





J  
10914  
3  
27

書叢學文友良

輯編璧家趙

種七十二第

# 傳自的兵女個一

作瑩冰謝



行印司公刷印書圖友頁海上



1936

No. 424

目次

寫在前面.....	一
第一章 幼年時代	
祖母告訴我的故事.....	三
我的家庭.....	九
黃金的兒童時代.....	一五
採茶女.....	二一
紡紗的姑娘.....	二五
痛苦的第一聲.....	二九
第二章 小學時代	
我幼時的學校生活.....	三七

近視眼先生·····	三九
未成功的自發·····	四八
小學時代的生活·····	五四
第一次鬧風潮·····	五六
開始與小說發生關係·····	六三
在樓上示威·····	六七
第三章 中學時代	
中學時代的生活·····	八一
外婆校長·····	八三
「莉那的印象」·····	九一
同性愛的糾紛·····	九五
情書貼在佈告處·····	一〇八

## 第四章 從軍時代

作文打零分	一三三
鬥爭生活的開始	一三八
初戀	一二一
當兵去	一三一
鄉飽姥追火車	一三六
被開除了	一四五
入伍	一五五
「打破戀愛夢」	一六五
幾個不守紀律的男女兵	一七〇
血的五月	一七六
出發	一八二

## 第五章 家庭監獄

「從軍日記」	一八八
三個老囚犯	一九二
夜間行軍	二〇三
解散的前夜	二一二
歸來	二一九
被母親關起來了	二二四
沒收信件	二五三
朝南嶽	二五七
慘痛的惡耗	二七〇
秘密會議	二七七
第一次逃奔	二八三

## 第六章 飄流

- 第二次逃奔……………二九六
- 第三次逃奔……………三〇四
- 入獄……………三一七
- 小學教員……………三三三
- 恐怖之夜……………三四五
- 奇異的茶房……………三七〇



## 寫在前面

這本書正如我的命運似的多災多難，纔是這樣地難產，論起時間來的確有點驚人，在六年前就已經寫好小學時代和中學時代的生活了；但那時我絕沒有想到要出什麼自傳的，也許我把自己看得太渺小的原故。我始終覺得像我這樣平凡的人，實在沒有出版自傳的必要。去年暑假從日本歸來經過上海時，良友的編輯要求我把他在良友出版，爲了經濟的壓迫，我當時也曾想到如果回到故鄉——新化——去住些時，也許在那寂靜的簡單的環境裏，我可寫一點過去值得紀念的生活出來的。誰知後來又跑去南寧當教書匠去了，在那種白天上課，晚上閱卷的時間中，不但沒有寫文章

的心情，而且連寫好了一點舊稿，都沒有時間來修改。今年回到長沙，我下決心要在三月底以前完成這部稿子，不料這可恨的腦病，又偏偏和我做對，每天寫不上三千字就暈眩得抬不起頭來；加以素來健康的特突然大病了一場，我一面要侍候他的湯藥，一面又要招待來探望他的同事朋友和學生諸君，我那時心亂如麻，有時忙得連吃飯的時間也沒有，自然，寫文章這回事，早已置諸腦後了。

半月以後，特慢慢地恢復了健康，而我又病了！不得已，只好寫信給良友解約不出版了，但良友方面說廣告早已登載出來，不能失信於讀者，所以只好匆忙地完成了自傳的上部寄給他們。

當讀者諸君看到這部東西的時候，一定會感到失望的，因為這祇是我生活的一部份，而又因了寫此書的時間先後相隔太久的原故，所以有許多地方不相連貫。最使我痛恨的，是在東京被難的那次，被敵人沒收了三萬餘字的大學生活。我有這樣的怪性：無論寫什麼文章，只能一次寫成，如

果遺失了再補寫，這在我簡直比上天還難。因此自傳的上部就只寫到漂流到上海爲止。本來還想繼續寫點來到上海以後的生活，但爲了病，只好中止，且留待以後有機會再寫吧。

很對不起讀者諸君，在本書第五章家庭監獄裏，會漏了一段比較有趣味的故事，現在且寫一點與牠有關係的話在下面吧。

是去年的秋天，一個大雨滂沱的黃昏，有四位在南甯粵華小學唸書的小朋友淋着雨來訪問我，其中一個叫做唐少鳳的忽然問我：

「我們很想知道你第四次逃奔是怎樣實現的？」

我當時怔了一下，睜大了眼睛呆望着她們，竟不知要怎樣回答才好。因爲我想不到她會問我這麼一個難題的。停了很久，我似乎很難爲情地帶着不自然的音調回答她們：

「這是一個很祕密的故事，我從沒有向問起我的人公開過，但我今天要忠實地告訴你們，我是扮演了一幕新娘子戲才逃出來的。」

「是真的嗎？那麼用什麼方法逃走的呢？」

她們一齊驚訝地問，這時我只笑了一笑，再也不開口了。一直等到她們着急得要跳起來的時候，才回答她們說：

「暫時給你們一個預約吧，過些時我將詳細地寫出來給你們看。」

究竟希望是能騙人的，雖然她們得到的是那麼一個渺茫的預約，然而終於帶着滿意的，愉快的微笑而回去了。

這次在婦女生活上看到白薇坐紅轎子做新娘的那段自傳，我不覺哈哈地大笑起來，原來我還有一個同志！很想把自己那次演傀儡戲的經過也寫點出來，但爲了某種環境所限制，只好留待將來再補寫。

我最佩服鄧肯自傳和大地的女兒，她們那種大胆的赤裸裸的描寫，的確是珍貴的不可多得的寫實之作。然而中國的環境不比歐美，甚至連日本都不如，（林芙美子的放浪記，寫她自己流浪的生活，和鄧肯自傳，大地的女兒一樣坦白。）但我並不害怕，我將照着自己的胆量寫下去，不怕社

會的毀謗與攻擊，我寫我的，管他幹什麼呢？

三年來，我沒有出版過一本東西，今年能夠印出這本和湖南的風，都是特的力量促成的。我應該爲他給與我的鼓勵與安慰，更努力創作有力的作品，獻給這將要來到的偉大底新時代！

冰瑩一九三六，五月廿八夜於碧化守廬。



者 作 的 近 最

祖母去訴我的故事

新秋的時候，似乎比夏天還炎熱，晚間雖有微微風從破紙窗裏吹來，但被抱在祖母懷中的鳳寶實我的乳衣滿身都是汗，白天被母親用棍條打過的皮膚上，現着一條條的血痕，在銀白的月光底下照出她的臉是慘白的，憂鬱的

忽然間，她由抽噎而放聲大哭了。

小乖，我的寶貝，你再不要哭了，哭醒了母親，她又會來打你的。

一祖母挽着恐嚇的話，輕輕地拍着窸窣入睡

# 第一章

## 幼年時代





## 祖母告訴我發生的事

新秋的氣候，似乎比夏天還炎熱，晚間雖有微微風從破紙窗裏吹來，但被抱在祖母懷中的鳳寶寶（我的乳名）滿身都是汗，白天被母親用棍條打過的皮膚上，現着一條條的血痕，在銀白色的月光底下照出她的臉是慘白的，憂鬱的。

忽然間，她由抽噎而放聲大哭了。

「小乖，我的寶貝，你再不要哭了，哭醒了母親，她又會來打你的。」

祖母說着恐嚇的話，輕輕地拍着寶寶入睡。

「我……我不怕打，她爲什麼不打死我呢？」

我的話說得很大，好像故意要使母親知道似的；然而睡在隔壁的母親，終於忍着氣沒有做聲。

「寶寶，你以後不要洩氣了，你娘爲你不知受過多少苦。記一記吧，你把銅錢吞在喉管，不能吐出，又不能嚥下，整整的一天，你像斷了氣的孩子眼睛翻白，口沫滾流，你母親急得爬過了二十里的高山去請水師（醫生），她在別人面前像瘋了似的磕着頭說：「只要有人救出我的孩子，他要我的命，都可犧牲。」後來銅錢吞下肚裏了，她又怕銅吸出了血，於你的生命有妨礙，又特地着人到寶慶去買了幾十斤茨菇來給你吃，而且每次檢查你的大便，看銅錢有否出來。又有一次你爲了去弄屋樑上的燕子窩，從樓上掉下來，臉摔破了，氣也斷了，全身冰冷，完全失掉了知覺，你母親急得眼淚雙流，趕快一面請水師，一面跪在菩薩面前求靈水：「神啊，我的鳳寶寶如果有災難，就降給我吧，一切我來替代她，祇要保佑她康

健，活潑，以我的生命去換取她一切難免的吧！」這幾件事，你總還記得吧？」

我停止了哭，靜靜地聽着祖母說着關於我的故事。

「唉！我的心肝！」她長嘆了一聲，又繼續着說：「你的確太淘氣了，不知是什麼變的。你娘自從懷了你的第一個月起，無論吃了什麼東西，都要嘔吐，即使喝一口水，吃一顆豆子也要吐出來。每天頭昏腹痛，到了最後的兩三個月，她幾乎苦痛得要想自殺，但一想到還有三個兒子一個女兒要她撫養時，又祇得轉了生的念頭。

「這是她的生死關頭，你要出世了！兩天前，她就叫着肚子痛，不能起床；不要說吃飯，就連水也不能進口，在床上痛得打了兩天滾，你的頭忽然從裏面出現了，我以為孩子立刻就會下來，懷着滿腔的希望，眼睛睜地等着接生，誰知候了一天一夜，長滿了黑髮的頭還在原地方。你娘的精神，早已不能支持了，你父親又不在家，我一個人守着地，一步也不敢離

開，更沒有什麼辦法可想；後來好容易託六祖母請了接生婆來。唉！提起接生婆真氣死人，以前你娘生了四個孩子，都沒有請過接生婆，而且每次至多不過半個時辰（一小時）就下來了，誰知道這次生你經過一天一晚還是生不下，接生婆來看只是搖頭：「沒有希望了，你們還是早點預備後事吧。」這樣的話，她居然也說出來了，六祖母堅決要接生婆將孩子弄出來，她說：「無論如何要救出大人；犧牲小孩，是毫無關係的。」我那時急得全無主張了，倒是你母親還清醒，她淒咽地對我說：「媽，你趕快替我在南嶽聖帝面前許炷香吧！如果生的是個男孩，他滿了十六歲就去還香；要是個女孩，她二十歲時，我親自帶她去還。」於是我聽了她的話，就跪在南嶽聖帝面前許了「血盆香」，（註：我鄉的迷信，凡是孩子難產的，要在衡山的南嶽聖帝面前許「血盆香」，還香時帶着紅衣紅褲，頭上纏紅巾。）果然快到天亮的時候，哇的一聲，你就落地了。你的聲音特別洪大，滿院子的人幾乎都給你驚醒了！你的眼睛像兩盞燈籠一樣亮晶晶。

眼珠轉動得特別快，一雙小拳頭和兩條脛動個不停；六祖母嘆息着說：「可惜是個千金，要是個男孩，一定會做大官的，你看這一對活溜溜的眼睛。」你母親很不高興地回答她：「兒子和女兒，都是一樣的。」由此，你可知道你的母親，雖爲你吃了不少苦，可是仍然痛愛你的，寶寶，以後再不要使她難過了，你要體貼你娘的辛苦和慈愛呀！」

六歲的我，靜靜地聽着，祖母生怕我睡着了，其實我很清楚，腦筋裏一面演映着母親難產時的慘狀，一面深深地刻着白天母親第一次拚命鞭打我的情形。更有趣的，我懷疑剛才祖母敘述六祖母的話，也許就是她自己說的，不過爲了祖母太愛我，也就不和她算賬了。

——哼！母親既是愛我的，爲什麼要重重地打我呢？孩子不是人嗎？她沒有自己的主意嗎？大人的每一句話，她都要服從的嗎？

這幾句話老是在我的腦海中縈繞着。是的，我是個淘氣的孩子，我使母親常常生氣，母親可以支配很多人，甚至可以支配整個謝露山（我的故

鄉一底男男女女，老老幼幼，但是駕馭不了我——淘氣的小怪物。這是母親最不高興的一件事。有時她氣憤到了極點，就恨恨地對父親說：「你帶她永遠離開我吧，這孩子不像我生的。」或者說：「早點嫁了她吧，免得麻煩。」

可憐的鳳寶在三歲的那年，就許配給一位父親的朋友底兒子去了，線在慈母懷裏的小生命，誰會料到她一生的命運，已經安排好了呢？

## 我的家庭

父親是祖母的獨生子，他生長在一個極窮困的雇農家中，祖母常常告訴我們關於她嫁給祖父的故事。

「我的娘家雖然很窮，可是來到你家就更現得窮了，不但沒有飯吃，簡直連碗都找不出兩個來。」

「這話怎麼講呢？」

當我最初聽到時，總是這樣問她。

「待我慢慢地告訴你吧，你會祖父共有六個兒子，你祖父行二，當他臨死時，每個兒子分一升米，一條凳，一隻碗，這就是他的遺產。你祖父



不是也只能分到一只碗嗎？那麼我來了怎麼辦呢？」

「去買一個來呀！」

「是的，因為你祖父是個忠厚而努力工作的農夫，因此他每替人家做工，主人都待他很好；他賺了錢，不但可以買碗，而且他將每年的工錢慢慢地積起來，後來就娶了我。我來到這里之後，每天替人家洗衣服，做苦工，也可賺得一點米，慢慢地自己可以買套耕具了，再向人家借一點買了一條牛，於是我們就租了幾畝田來耕。唉！說到耕田，我就記起你的父親了。他那時還只有七八歲，可是特別愛讀書，每天放牛時，總是偷偷地帶本書藏在懷裏，到了野外，他就坐下來看書，不管牛走到了什麼地方，或者吃掉了人家的麥子，青菜，豆子……一概不管，有一次牛失蹤了，他嚇得一天不敢回家，哭得死去活來；第二天鄰居替他找到了，你祖父問他為什麼這樣粗心，他回答說因為看書忘記了牛。從此，你祖父知道這孩子不是個牧牛郎，生來就是個書呆子，於是就允許送他讀書，只要他

努力，將來還可送他去考狀元。你父親聽了這句話，簡直喜得發狂！他整天整夜的讀書，沒有月亮的晚上，就用松枝點着看，有時連手指都燒枯了，皮也燒掉了，他還是不知道。辛卯年赴省會考，沒有衣服穿，就拿我的破衣穿在裏面，另給他做了一件新的罩在上面，你祖父替他揉担，店舖裏都把他當做僕人不理你祖父，後來你父親中了舉人，誰也沒想到這位抹夫，就是舉人的爸爸，哈哈！」

關於父親的故事，我知道很多，張之洞辦兩湖書院時，他曾在那裏讀過書，他的思想完全與孔孟一致的，他喜歡研究宋儒之學，主張明哲保身，一生不會與政治發生過關係；當滿清末年，兩廣總督魏午莊保薦經濟特科六人赴京時，五人都去了，獨父親不去。他是提倡懿道德最有力量的一個人，對於父母不但絕對服從，而且孝順之思也許比兒子還要過。他對於無論什麼人都是謙恭和順，因此沒有人不喜歡和他親近的。對於兒女，在讀書做人方面，比嚴師還要督責得厲害，可是論到慈愛，他比母親還溫

柔可愛。奇怪得很，他的腦筋，雖然絕對是舊的，可是也並不反對新的；比方二哥他們在中學讀英文，他也同樣地要他用功，他做了二十七年的新化縣立中學校長，各種學科都請了新畢業回去的教師講授。可是另一方面他仍然極力提倡古文，擁護舊道德；因此幼小的我，在父親的懷抱中，就要開始唸詩，讀古文了。

母親呢？她的個性特別強，她是個天不怕，地不怕的勇敢底女性。

外祖母沒有兒子，祇有三個女兒，她是最大的，家事全由她處理。十六歲嫁給父親後，便在謝鐸山大出風頭，她是個絕頂聰明，而又富有辦事材幹。她的腦筋不用說是充滿了三從四德，男尊女卑的觀念，重視舊禮教，勝於看重自己的生命。她是謝鐸山的莫索理尼，不論在家庭，在社會，她完全處在支配階級的地位。鄉村裏的大小大小，幾乎都要聽從她的話，地方上的公產也由她保管，爲的是她不措油，熱心公益事業；村政上更是少不了她，一件什麼事情發生了，鄉長會議解決不了的，只要請她去

說幾句，便什麼問題都沒有了。

她生來就具有一種不屈不撓的精神和堅強能幹的性格，因此誰都害怕她，服從她。這麼一來，她便不但在地方上成了霸王，就是對待兒女，也像君主對待奴隸一般，需要絕對服從她的命令，聽她的指揮。有次大哥爲了帶了他的妻到離我家五百里的益陽去組織小家庭，事前沒有得到母親的同意，她立刻把大哥找回來罰他在地上跪着，頭上頂着一大腳盆水，如果稍爲動一動，水倒了下來，母親就要打他的屁股；以後經許多人勸解，才將腳盆取下。二哥爲了要和他的兇惡的，毫沒有感情的小脚老婆離婚，母親拍着桌子大聲罵道：「你這東西，讀了書回來做這種沒廉恥，無道德的事，難道真的不顧祖宗的面子嗎？你要離婚，先殺了我再說！在我沒有死以前，絕對不許有這種丟臉面的事發生。」二哥知道母親的個性太強，如果離婚，就要犧牲她的性命，因此只好忍着苦痛，一直到吐血死了爲止，他還是孤零零地沒有和第二個女性結合過。至於姐姐更是如小羔

羊一般馴良，在母親面前，連話都不敢大聲的。十八歲嫁給一個姓梁的，受盡了丈夫和翁姑的虐待，可是她回到家來，總是故意說她的丈夫如何待她好；她知道假若不這樣，母親反要罵她不會侍候丈夫的。好幾次遇着她，在廁所裏流淚，或者晚上從夢裏哭醒來。三哥也是服從父母之命的，可是他比二哥強，有時雖然也會和母親吵起來，但他要做的事，總有方法感動父母使他們不能反對。至於我呢？太慚愧了，我完全是個叛逆的孩子！

## 黃金的孩子時代

我是母親最小的孩子，姐姐比我大十歲，她在我剛滿八歲的那年就出嫁了。三個哥哥有兩個隨着父親上新化縣城讀書去了，大哥已經做了教師，他們一年回來兩次，寒假和暑假是我們團圓的時候。母親每年冬天都要準備許多乾魚，臘肉，等他們回來吃。我很羨慕他們那種做客似的生活，每次接到父親和哥哥們那天回家來的信時，母親總有一兩晚快活得不能睡覺，她煮好了飯菜等着，替我換了一件乾淨的衣服，並且每次都這樣說：『乖乖，不要弄餓了，爸爸回來了會買糖你吃，哥哥還要給你許多玩意兒呢。』

從縣裏到我的家裏有九十里路程，要爬過兩座高山，父親坐着轎子，還雇了一個挑夫，二哥和三哥總是穿着短衣和草鞋跑路，像個採煤炭的孩子，走得氣喘喘地。

從下午五點鐘起，母親就牽着我的手站在門口盼望了，一直要到暮色蒼茫的時候，才看見遠遠地有頂轎子跑來。

「乖，你爸爸回來了！」

母親連忙走回去準備開水泡茶，我同小黑狗賽跑似的走到半里遠的地方去迎接，父親照例在近我家八里路的地方就要下轎來走路的，理由是臺上住着些長輩，而且祖宗的墳墓都在那里，他說這是應該下轎的。

「爸爸，糖呢？」

我像小猴子上樹似的兩只小手抱緊了父親的頸項，小黑狗也在搖着尾巴向父親撲來，二哥用棍子打牠，父親連忙說着：「不打牠，不打牠，牠像寶寶一樣歡迎我們呢。」

於是連挑夫也笑起來了，只有我噙着嘴不做聲，我不高興父親把我當作小狗看待。

每次去接父親，總是他抱着我回來的。冬天，他一進門就用皮袍裹着我，生怕我受了涼；哥哥們忙着給我許多玩具，這些都是他們自己做的，有小盒子，麻雀，小船，筆筒，還有藍色的墨水瓶，從化學室裏檢來的斷了一節的玻璃管子。我最愛這些玻璃管子，到了夏天，捉了許多螢火蟲來裝在裏面，牠們上上下下，好像一條金龍在蠕動着，閃爍着，怪有趣的！

父親除了買給祖母一些好吃的糖外，還要特別爲我買一種美麗的中間夾着胡椒的小圓餅帶回。媽媽生怕我通通拿去分給別的孩子們吃了，總是由她收起來，每次發給我幾個，可是我從祖母那里拿來的糖，她却不知道；有時自己偷一些敬客的點心裝在袋子裏，到外面去分給每個小伙伴吃。



母親有一次因爲忙，沒有在一件舊衣服上面替我縫袋子，但我非要她立刻做好不可，那次爲了這事，她用棍子追着打我，我逃得很快，她的小腳無論如何也追不上，她喝令我『站住！』但我反而跑的更快了，突然，嘩通一聲，她摔倒了，兩只小腳浸在泥田裏，拔了很久還拔不出，怪可憐的！趁着這時，我逃了回來，喊嫂嫂救我。不久，母親回來了，她把我關在一間黑房子裏，用有刺的棍子毒打了一頓。這就是祖母告訴我幾個故事的一夜，我因爲受了傷才跑到祖母的床上來睡的。

父親最喜歡栽花，在我家的屋後有一座小小的花園，裏面栽着春夏秋冬各色各樣的花，柚子，柑子，櫻桃，李子，桃子，枇杷……什麼果樹都有；翠竹和蒼松特別多，有刺的玫瑰，鮮紅的薔薇，開得滿園燦爛，黃鶯兒整天啼個不住……這美麗的花園不知給了我多少的快樂和希望。

父親在家裏的時候，白天總是在花園裏過活，不是拔草，便是拿着水壺灌溉花木；晚間在豆大的煤油燈下教哥哥讀古文，教我吟詩，母親和嫂

嫂紡着紗，父親的吟詩聲常常和紡車聲打成一片，合奏着一種令人沉醉的音樂。好幾次我就這樣躺在父親的懷裏睡着了，等到第二天醒來，父親要我背詩時，我紅着臉兒回答他：「爸爸抱寶寶，寶寶睡着了。」

「這是誰教給你讀的詩？」父親惱了，但我知道是假的，因為愛我的微笑正掛在他的嘴邊呢。

「寶寶自己。」

說着，我像小麻雀似的溜跑了。

春天來了。

田廔上長滿了青青的草，紅紅白白的花，溪水潺湲地流着，田蛙闐闐地叫個不休，這正是農家插秧，孩子們捉魚蝦的時候。每到春天老是下着滾滾的細雨，耕田的農夫們總是這樣穿着蓑衣，赤着腳，彎着腰在田裏從清早做到天黑。我看到長工用小草穿了幾條小鱔魚回來，就知道我出去玩

的時候到了。

我也和他們一樣，脫了鞋襪，帶着斗笠和幾個玩皮的男孩子出去了。在黃濁的溪水中，我們爭着捉蝦子，捕小魚，有時溪水流得太急，撈不着什麼東西，他們就商議去田裏偷魚，因為農家的副業，便是養魚，只要不遇着人，偷幾個小鱖魚是沒有問題的。但我那時的目標不在魚，而在蝦子和螃蟹；並且也不高興做小偷。我還喜歡田螺，爲了拾這東西，腿上常被馬蝗咬出血來，每次哭着回來挨母親一頓大罵，衣服全弄濕了，臉上都澱滿了泥漿。

「你知道你是個女孩子嗎？爲什麼也和他們出去鬼混！」

「難道女孩子就不能出去玩嗎？」

「不能出去，只能坐在家裏玩。」

「不……」

接着，是母親的罵聲，和我的哭聲打成了一片。

## 採 茶 女

母親因為我本不聽話了，白天總是在外邊玩，不肯規規矩矩地坐在家裏，她就給我一件苦工做；每天吃了早飯，就到茶園裏去採茶。從我家到茶園有兩里多路，中飯是用小藍子盛着，着人送去的，我和嫂嫂還有許多採茶女，都要到黃昏時候才能回家。

我沒有採茶的經驗，常把一根一根的枝弄斷了，嫂嫂急得跳起來說：「妹妹，你還是去捉你的蝴蝶吧，不要弄壞了茶樹，母親知道了，又會罵你的。」

「不，我一定要採，難道你生來就會採的嗎？還不是學來的。」

她是最懦弱的人，當我被我認得沒有話可答，這回她又失敗了。

與其說我在採茶，不如說採花還來得恰當。每次回家時，我的小籃子裏老是裝滿了花，當經過一座五丈多長的石橋時，我就將花丟在橋下讓水流送到洞庭湖去，還要囑咐牠一聲：

「花呀，你流到龍王那裏去吧，美麗的公主，正要等着做新娘子呢。」

小時候，一個替姊姊做嫁奩的木匠告訴我，龍王的女兒是個最漂亮的姑娘，現在還沒有出嫁，如果到她結婚的那天，全世界都要漲大水，所有的人都漂浮在水上，我高興着那白茫茫地面都是水的一幕，因此希望龍王的女兒早點出嫁。

採茶的女孩，大半都是童養媳，他們的生活苦極了，每天至少要採一百三四十斤的茶葉，而所得的工資只有幾十個銅板，這些錢都要交給她的婆婆保管，如果怕已留下一兩個私用，給婆婆查出來了，便要用燒紅了的

鐵錘烙她的全身。她們很少吃過一頓飽飯，不是吃紅醬，便是吃很粗的麥子把；除了過年，從來沒有嘗過一片肉的滋味，她們瘦得像骷髏一般，來到茶園，就大家互相訴述着自己的婆婆是如何地兇惡，如何地壓迫自己，說到傷心處，眼淚一吊一吊地滴在茶樹上，正像一顆顆晶瑩的露珠。

「她這樣虐待你，你爲什麼不逃走呢？」

我對一位臉部被抽得一條條血痕的小姑娘說，她的名字叫春香。

「逃走？那里敢呵，我娘害了我，此生只能死在她手裏了！」

接着又是一陣淒慘的哭聲，我也陪着她流淚了。

「哭也是空的，你還是趕快採茶吧，天黑了，沒有兩百斤茶回去，又要挨打，唉，何苦呢？」

另一個大一點的秀英這樣勸她。

「唉！只怪得我們的命太苦，生來就過着牛馬不如的生活，就這樣苦到死吧，下世總會做好人的。」

連妹子的眼睛早已哭腫了，但她還在自己安慰自己。

從此我知道了一點點人生的苦痛，我常替這些童養媳抱不平，每次採茶時，我總幫助她們工作。

黃昏近了，黑幕慢慢地垂了下來，我們收拾茶刀，槓子和茶筒，背起籃子來唱着：

「三月採茶茶葉青，

姊妹雙雙繡手巾，

兩邊綉起茶花朵，

中間綉着採茶郎。」

的山歌歸來。

## 紡紗的姑娘

秋風吹來了丹桂的幽香，月姐放出清明的光輝，星星在天邊閃爍，孩子們在埕裏和影子賽跑，捉迷藏。我呢？八歲的小姑娘，已經開始做大人的工作了。

和我一同在月下紡紗的，除了嫂嫂而外，還有兩個外房的姑母和鄰居的篾姑娘。

凡是生長在我鄉的女孩，到了七八歲的時候便要教給她紡紗，績麻，做針線。貧苦的替別人紡，每斤的工價是二百文，紡得最快的，每天最多紡四兩，普通的二兩，三兩。平均起來，一天只賺得三四個銅板。我是替



自己紡紗沒有一定的限制，母親說：「只要你紡得多，自己家裏種的棉花，如果還不夠供給你時，就到藍田市去買些來。」

「不，我不高興紡，我穿不了這多布呢。」

我對媽媽說。

「不是你現在穿的，是準備你的嫁奩，只要你發憤多紡，將來拾二十箱衣服到婆家去。多麼闊氣呀！」

那時雖然早已知道我已經在唸着媽媽的奶子時，就許配了人家，但我並不懂得這是什麼一回事，也不知道痛苦；聽了母親的話，就很高興地紡着紗，尤其在月下幹這工作，實在再快活也沒有！冬天在房子裏紡紗，有種種不方便，譬如母親爲了省油沒有點燈，借着火光照着，總是感到黑暗，背部也覺得寒冷。秋天的氣候既溫和，月光又特別純潔，清朗。再加以祖母講着牛郎織女，月裏嫦娥，王母娘娘……的故事，便提起了我們紡紗的興趣，有時聽故事聽入神了，大家不約而同地停止了紡車，爭問着：

「結果呢？」

「結果呢？偷懶的小姑娘都停止工作了。」

祖母這個幽默的結論，引得大家都哈哈大笑起來。

牧揚的紡車聲，在夜闌人靜的深夜裏響着，恰似空谷的琴音。微風從我們的頭上輕輕地掠過，還帶來了一陣陣的花香。沉醉了，我們是這樣沉醉在美麗的夜色中。



## 痛苦的第一聲

媽媽從外面聽來了些關於我的閒言。說我這大年紀還不裹足，將來婆家一定不肯要的。而且八歲的姑娘，常常和男孩子在一塊做泥菩薩，拋石子，當司令（註一），也太不成體統了。她們說，古時的規矩，男女四處不同席，我母親是讀了書的女子，爲什麼連這一點規矩都不懂呀？

說良心話，母親是很愛我的，她覺得自己小腳太短了，走起路來很不方便；姐姐的小腳是她親自替她裹的。像紅辣椒一樣，在她看來雖然美麗，可是走兩步，便要扶牆摸壁，未免有點近於殘疾，因此她決定遲一點替我裹足，免得像姐姐一樣把骨頭弄斷了。可是她又想着，如果這時還不開

始裏，骨頭一天天發育起來，就難以希望裏成小腳了。這是我故鄉的風氣，腳大的女孩，不但沒有人娶，而且無論誰看見了都要罵一聲：「你娘死了嗎？蒲扇大的腳，真醜死人！」

當媽媽要我做一雙小尖頭紅鞋掛在觀世音菩薩的香爐上時，我不懂得是什麼一回事。

「寶寶（我長到十幾歲了，媽媽還是這樣叫我的。），今天要替你裹足了，你來拜觀世音菩薩吧，神會保佑你裹得很小的，像神的一樣。」媽媽手裏點着香，燒着紙錠，只等我去下跪了。

「媽，我不裹足的。」

我站得遠遠地望着她不敢走攏去，兩顆豆大的淚珠，突然掉了下來，我的心開始嘗到害怕和苦痛的滋味了。

「快來，快來，菩薩保佑你！」

她過來把我拖去跪在地上了。

呵！原來她一切都準備好了，尖尖的鞋子，前面繡了兩朵梅花，三寸寬的，無限長的藍腳布，我望見了就發抖。我仔細地拿起花鞋來看，是朱紅綢子做的，薄薄的底，非常美麗，我不知道母親在什麼時候做好的，從來沒有看見她繡花鞋。

「媽，裏腳太痛了，我不能走路的，你不要害我吧。」

我又帶着恐怖的哭聲哀求她。

「裏腳是愛你，不裏腳才真是害你呢。你想想大腳姑娘怎麼嫁得出呢？」

母親一面說，一面用口哈着在觀音菩薩那里討來的所謂「仙水」噴在腳上，還散了些紅灰在腳趾縫裏，我這時便大哭大鬧起來。

「媽，痛死了，我寧可永世不嫁，不願意裏腳呵！」

「你這小東西，還沒裏就叫起痛來，偏要給你裏緊一下看。」

帶子已經纏上腳了，但爲了我的腳在亂跳，手也不住地把母親手裏的

帶子搶來搶去，把鞋子丟在地上，媽媽氣極了，忙叫嫂嫂來捉住我的手，先從左脚裹起，右腳被夾在母親的腿下。我像一個被綁入刑場的囚犯一般地亂叫亂喊，使得鄰居的人都跑來看熱鬧。六祖母一走進門便說着：『好好乖乖，不要哭，裹好腳了，我背你去耍猴戲去。』其餘的人都望着我傻笑，但沒有一個是同情我，為我的哭聲所感動的。唉！她們都是母親一夥的人，她們都是劊子手。

兩隻腳穿上了紅鞋後，我的全身已失掉了知覺，母親抱我下地來試步，我感到打斷了骨頭一般的痛楚，不由得哇的一聲哭了出來就倒在地上了，……

從此，我每天只能坐在火爐邊紡紗，或者在堂屋裏慢慢地散散步，我像帶了腳線一般的不能走動，再也看不見美麗的花草和活潑的魚蝦了。

花朝節的那天，母親趁着我熟睡的時候，在我的兩耳上鑽了兩個孔，

我從夢裏痛醒來時，她已吊上兩根紅絲線了。

『好，現在你的三件大事，我已做了兩件了。』

母親很高興地對我說。

原來她認為替女兒做的三件大事是：

(一)裹足

(二)穿耳

(三)出嫁

『是的，還有一件殺我的工作沒有做。』

我這樣氣憤憤地回答她，害得她又大罵了一頓。

姐姐出嫁的那年，母親借了債來，大辦其嫁奩。請花娘來製了十六套繡花錦被，還做了三十六抬木器，其中有八大箱子的衣服和鞋襪，什麼東西都繡上花。姐姐從八歲就繡花，一直繡到十八歲她出嫁的那年，沒有出過房門一步，整天關在一間小屋裏，從早晨六點開始，一直到下午六時



才得停止；晚間又要紡紗，可憐的她，累得喘不過氣來，也不敢向母親訴一句苦，只是暗地裏嘆息。

母親自然很希望我像姐姐一樣多繡些花，將來好抬到婆家去，但我告訴她：「什麼東西都不要，我只要讀書。」

「哼！女孩子也想讀書嗎？真是天翻地覆了！讀書是你哥哥他們的事，你是生來就在閨房中的。你想，一個女人讀了書有什麼用呢？現在又沒有「女狀元」可中。」

儘管她如何反對我讀書，然而後來我終於進了學校。

（註一）我那時把村裏的小孩編成一隊兵，天天持着棍子操着「一二三四，我自己已稱司令



小脚姑娘時代的作者

## 第二章

### 小學時代

## 我幼時的學校生活

我的故鄉是一個交通不便，風氣閉塞的農村。起伏着的山巒環繞着整個的鄉村，由資江流域發源出來的一條小河，終年不息地流着，溪水更是潺潺地奏着美妙的歌曲。一到春天，打開窗子，就可望到蔚藍的天，葱翠的山，美麗的花草，在天空裏翱翔着的小鳥兒，的確，這是個山青水秀的鄉村，令人陶醉的仙境。

在這兒住着二百多人家，男人的職業除了耕種外，最大多數是挖煤，新化是中國的產煤地，而錫礦山的錫，更是世界有名的。

挖煤的人，不分晝夜地過着「四脚爬」的黑炭生活，他們不但皮膚被

炭染黑了，連鼻孔內，耳朵裏，嘴裏，甚至吐出來的痰都是黑的，因此紳士階級，老是瞧不起他們，罵他們爲「黑肚子」。

女子的脚，都是三寸金蓮，窮苦的通通被嫁做童養媳，環境稍爲好一點的，一到十五六歲便出嫁了。她們每天除了做家庭間一切烹飪，補洗，撫養孩子的工作外，還要幫助丈夫去野外挖土，拔草，種菜……可是他們從沒有去過煤山，據說裏面的炭坑夫都是裸體的，因此不許女人進去。

在這鄉村裏生長着的女孩，自然誰都不要夢想着進學校。雖然離我家半里路的地方有一個私塾，可是那是專爲男孩子設立的，女孩子連門檻都不要想跨過去。

## 近視眼先生

我在五歲的時候，就開始識字。父親是一個舊文學家（著書三十餘種）他每年寒暑假自學校歸來時，就教我讀詩，其實我那時有很多字不認識，至於理解語句的意義，更談不到；我只知道像跟祖母唱月光光一般地學着父親的腔調吟詩，八歲的時候，那本隨園女弟子詩和唐詩三百首我背得一半了。此後一天天我認的字數增加起來，母親總是教我讀些教女遺規烈女傳，女兒經之類。奇怪，我不明白爲什麼每次母親教我，我總感覺枯燥無味的，我不喜歡讀這類的書。我開始要求母親送我進私塾。她說女孩子是不不要進學校的，只要多認識幾個字，多了解幾個貞婦烈女的故事，會

記帳，會看契約便得了。原來她是希望我將來做個好的管家婆的，但當我十歲的那年，終於因了我好幾次的請求，她允許我進了那個私塾。

真想不到女孩讀書是如此困難的，不但教師不肯收留，而且外邊也有很多人反對。在我的故鄉，他們是從來沒有看見女孩子讀書的，何況又是和男子同校？尤其反對最厲害的，是那位塌鼻子掉號尖嘴婆的女人，她是老幼皆知的潑婦。她有一個獨生子也在那個私塾讀書，一聽到我要去，忙着四出宣傳，說女孩子和男孩子同學，一定所有的聰明都會被女孩偷去了，男孩將一個個變成愚蠢癡呆的傻瓜；同時責備母親太不懂規矩了，男女有別，這是誰也應該知道的，何況我又是個這麼大的姑娘。一般人雖然同情她的話，只是在背地裏議論，因為他們都害怕母親，所以不敢當面來阻止我的入學；尖嘴婆就不然，她的胆量很大，什麼人都不怕，他居然跑來和母親搗亂，要她不送我讀書，或者請個老先生到我家裏來教，否則她說可以馬上把學校解散。

母親自然比她更厲害，聽了她的話，反而要更快地送我去那個私塾讀書。她氣憤憤地大罵了尖嘴婆一頓後，立刻提着籃子，拿好香紙，（註：這是拜孔子用的）送我進了私塾。教師因為母親是謝錫山的權威者，雖然不願意，却不敢開口說半句拒絕的話，連忙微笑着收容了這個唯一的女弟子。

舉行了孔子遺像面前四拜，先生面前兩拜的儀式後，我就做了正式的書童。

先生是個近視眼，他教書時，完全將臉部貼在書本上，有時字小一點的，像論語，孟子之類，他簡直連鼻子都被書壓扁了。最使人感到討厭的，是他滴在書本上的鼻涕和口水。每個學生的書，都被他弄髒了，有時他看得過意不下去了，也間或用自己的衣袖揩去，並表示歉意，但學生沒有一個原諒他的，大家替他取了一個綽號叫做髒瞎子。

他的床就擺在我們的教室裏，一床黑被窩從來沒有看見他舖過。常常



有一股臭得令人作嘔的臭氣，從他的身上發出來，我們只敢背面說着他一世沒有洗過澡的話，等到見了他的面，就嚇得不敢做聲了。

因為我是個女孩子的原故，所以沒有和他們四十多個男同學坐在一塊。我的位置在先生的對面，因此每天早晨背書，點書，都要經過我的眼睛和耳朵，有些書沒有讀熟背不出來的，我就替他提句，爲了這，也會經挨過好幾次罵的。

這一年我讀完了女子國文八本，四字女經一本，還偷讀了半冊幼學和論語，但並不懂得那些書裏面說了些什麼東西，因爲先生從來沒有講解過的。近視眼先生在母親的面前極力誇獎我的天資，但接着他又嘆了一口氣說：「可惜太跳皮了！」母親聽了自然非常不高興，因爲她是希望我「逃學」或者讀不進，以便藉口停止我的求學的。

我比誰都要討厭近視眼先生，因爲普通女孩子的習慣，的確要比男孩子好潔淨，他們的書上常常塗些墨漬，而我是用白紙包好了書面，裏面除

了先生點的紅筆外，什麼污點都沒有的，但是每次當他點書給我讀時，十回總有九回滴了口水或者鼻涕在上面的。

「先生，你把鼻子醫好了再來教我的書好嗎？」有次我居然敢這樣說他。

「怎麼？你說什麼？」他抬起頭來大吼了一聲，嚇得我幾乎從椅子上跌了下來，同學們都望着我哈哈大笑。

是在一個剛下過一陣暴雨後的初夏底黃昏：散學後，他照例要到老屋去，聽說他有個餅頭在那裏，每天下了課後都要去找她的，我正爲了他弄壞了我那本新書，憤恨的了不得，於是想了個害他的計策。

下了雨後，什麼地方都是水，尤其水窪裏貯得滿滿的。坪裏的凹處貯積着的水正像一坵坵的小田。同學們摘了竹葉浮在水上當作帆船，捉了蝦子小魚來養在水裏，他們都很高興地玩着水，我却在這快樂的一剎那起了犯罪的念頭。

是在大家準備回家的時候，先生正在打一個同學的手心，其餘的都圍着觀看。我偷偷地從人羣中溜了出來，走到後房裏用篩箕盛了許多穀殼散在水凹裏，穀殼是輕的，散下去，立刻浮了起來。一會兒，「散學」的命令下了之後，同學們都蜂擁般擠了出來。先生也鎖上門在我們的後面走着。

「嗚！路還沒有乾，我忘記了穿釘鞋。」（鄉裏沒有皮鞋，只有釘着鐵釘的釘鞋。）他邊說邊回轉身去開門。

「不要穿釘鞋，先生，路上散了穀殼呢。」一個很老實的同學這樣告訴了他。

「也好，省得麻煩。」他又回轉身來了。

突然，「撲通」一聲，他踏在水凹裏了，而且因為他的脚步特別來得沉重的原故，污水濺滿了一身，連臉上都是泥漿了。

「那個？這是那個小鬼作的事？快轉來，通通轉來！」

他氣憤憤地怒吼着，近視眼幾乎氣得要掉下淚來。可憐那些胆小的同學，嚇得拚命地跑的跑，叫的叫，一時秩序大亂，鬧得遠近的男女老少都跑攔來看這幕莫明其妙的滑稽劇。先生臉上的泥漿，因為用手揩了的原故，越來越多，完全成了個泥菩薩，只有兩個眼珠子是乾淨的，這時大家都轉驚爲喜了，格格地笑個不住。

「都轉來，非把這混賬東西查出來不可！」他又厲聲地吆喝着。

沒法，我們祇好都轉來。那時一個個面如死灰，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只有我倒是不慌不忙地態度很從容。

一個個審問完了之後，就輪到我了。

「鳳姑娘，一定是你幹的。學校裏只有你一個人跳皮，他們是不敢的！」先生一面洗臉，一面斜着他的近視眼看我。

「那真是笑話，男孩都不敢，我難道敢嗎？至於說我跳皮，先生有什麼證據沒有？」我的聲音特別來得響亮，而兇惡，意思就要使他想道：

「也許錯怪了她吧？」

「剛才我們看見先生打福寶時，她一人走出去了。」一個同學在向先生告密了，可是他不過懷疑而已，並沒有看見我的行動。

「是的，我去廁所去了，怎麼？」我惡狠狠地睜着兩只大眼望着他。

「老實招出來吧，不是你，是誰？」

「我怎麼知道是誰。哼！老實？從來我就沒有說過謊。」

「你會說話，一定是你幹的。」

「有誰看見沒有？」我也氣憤了。

「快說出來！」

「我說你做賊，你承認嗎？先生，」

「你這傢伙真厲害！」他拍案大叫起來。

「不，先生，我是人，不是傢伙；我說那句話不過是說明一個人不能受冤屈，沒有幹的事，他當然不能承認。」

『好，明天再來審吧。』

就這樣，他放我們走了。

歸途中，大家都在議論着這到底是誰幹的勾當，也有哈哈大笑而大  
痛快的，也有說：『不過太可憐了，他只有一件衣服呢。』更有趣的是六麻  
子的話：『只有一件衣服到不要緊，只是等死了他的野婆娘！』

哈哈！又是一陣笑聲。

最倒霉的，是那位忠厚的承蘭了。因為他叫先生不穿釘鞋，顯然是他  
幹的勾當，但天知道，頑皮的孩子就在老實人的後面呢。

## 未成功的自殺

冬天，接到大哥自長沙寫給母親的信，裏面有幾句話是關於我的：

「鳳妹天資異人，深堪造就，明春可送其赴大同女校求學，以爲將來考女子師範之準備。近年來女禁開放，學校林立，吾家素以書香傳世，諒慈母不以妹爲女而見拒也。」

我感謝大哥，我真不懂那時他何以這樣待我好。我的前途有光明的希望了！我快活，我簡直一夜未曾合眼，我只想早點過了年就去大同女校。

「到了那裏我更要努力讀書，我要讀比哥哥他們還多的書。」我時時這樣夢想着。

這時父親和二哥哥都沒有回來，姐姐帶着孩子在家，整天哭喪着臉，爲的想要雇一個奶媽而母親堅持不許。

「媽，我明年春天一定要到大同女校去讀書。」

一天晚上，母親在爐邊紡紗，姐姐抱着孩子在喂奶，我讀一會書後忽然想起大哥的信來這樣誠懇地對母親說。

「還想讀什麼書？女孩子讀了像你這多的書，已經很夠了。你又不是男人，要讀那麼多書幹什麼？」她完全沒有把我的話放在心頭，只是不耐煩地教訓了幾句。

「大哥不是來信要送我去大同女校嗎？」我的聲音更溫柔了。

「他懂得什麼？女孩是娘管的，你明年要開始繡花了，腳也沒有裹小，將來嫁到婆家去，他們一定說做娘的沒教訓。」

「媽，我要讀書，我不是一個和哥哥他們一樣的人嗎？」

「笑話！一樣的人！他們讀了書可以做官賺錢，你是女孩子，只能做



個賢妻良母，侍奉翁姑，管理家產，試想想，你讀了書有什麼用處？」

我那時的確說不出要讀書的「所以然」來，我也並不懂得什麼男女平等，更不知道女子讀了書究竟能在社會上做得什麼事，我只覺得我需要讀書，我需要知識，正像我需要吃飯穿衣一般，我不懂女子為什麼生來就只能做人家的老婆，替丈夫生兒子，受公婆的虐待，正像姐姐一樣。

豆大的兩顆晶瑩的淚珠，從我的眼中掉下，嫩弱的心早已在顫抖了！我想不到母親是如此對待我的。他的兇惡的面孔，我還是生平第一次見到呢。

「況且你是這樣不像女孩，」母親斜視了我一眼繼續着說，「你比任何男孩都惡，你看學堂裏沒一個不說你玩皮的，先生這樣厲害，都拿你莫可如何，再讀下去，簡直要上天了。」

從此以後，我不敢提到我的讀書問題了。我知道母親是不講情的，惟有等待父親回來，也許有希望。但是父親又是那樣地害怕我的母親，什麼

話都聽母親的，於是對於讀書，我是完全絕望了。

春之神來到人間，一切生物都在蓬勃地滋長，萬物都轉了生機的時候，我却準備着踏上死之途程。

起初是經過父親和祖母的婉勸，要母親送我再讀半年，她却誓死不肯。後來又經過姐姐，嫂嫂，姨母們的請求，她仍然不答應。當我知道再沒有希望的時候，於是便下了自殺的決心。

在鄉村，我所知道的自殺方法，只有下面幾種：

(一)吊頸，(二)投河，(三)吃火柴，(四)吃鴉片烟，(五)吞戒指，(六)用刺刀刺破喉管。

小孩究竟是小孩，想自殺而又怕痛，真是有些滑稽！我那時天天計劃着用什麼方法去自殺，結果是第一，我想起了那次看到奇笛嫂吊頸死時，舌頭吐出來的慘狀太可怕了，因此不敢。第二投河的，肚子會被水脹得像鼓一般地大，而且會給男人脫出衣服把水抽出來，我不願這樣做。(可

憐那時我的腦子裏已中了封建思想的毒！）第三火柴的氣味太難聞了。第四沒有方法買到鴉片烟。第五沒有戒指！即使有，我也不敢吞，因為我還沒有忘記那次吞下一個銅錢的痛苦。第六假使刺不死而痛得要命，或者又被他們救活，那豈不糟糕嗎？最後決定不吃飯躺在床上餓死——真的是活活地餓死！

睡了兩整天了，家裏的人都以為我害病，母親連忙請醫生來看，「沒有病，」醫生說，原來他就是那位近視眼先生。

姐姐看見我整天不吃一點東西，祇是流着淚，好幾次跑來床前安慰我。

「好妹妹，你告訴我吧，有什麼事我一定替你辦到。」

「什麼人都辦不到。」我的淚越流越多。

「告訴我什麼事情。」

「我……我……要……我要去讀書。」

好容易掙扎着說出了這幾個字來，姐姐也陪着我哭起來了。本來她爲了孩子缺奶的事已苦的不得了，又加上我的難解決的問題更使她傷心。母親知道我爲了要讀書不吃飯似的故意不睬我，這使我的自殺之心更加堅決。「母親是最愛女兒的，爲什麼我快到死的地步了，她也不答應我的要求呢？」我開始對於慈母之愛懷疑了。

到了第三天，大概是母親見我固執得無可奈何的原故吧，她答應了我的要求，不過要在兩年以後才送我去讀書，她說在這兩年中要考察我的脾氣，假若變好了就允許，否則，還是要早點將我嫁出去的。

就在這一線希望的路光中，救出我弱小的生命。

## 小學時代的生活

入小學是在我十二歲的那年。當我踏進學校的門，看見許多活潑天真的女孩在拍皮球，跳繩子時，我簡直懷疑自己走進了天堂。我發狂了，內心裏充滿了說不出來的快樂和希望，可是有一件事使我深深地感到苦痛的，就是我的兩腳還是緊緊地被纏着帶子，本來我可以解開不裹牠，但是母親的條件是不裹腳，就不許我讀書，這叫我怎麼辦呢？這時和我一樣的小腳姑娘很多，他們都感到同樣的痛苦，幾個天足的老同學，梓芳，士閏她們都用剪子來剪我們的腳布，每天來檢查我們的腳解放了沒有？本來爲了求學，我寧可忍受裹腳的痛苦，但看到人家都是大腳，而自己却是三寸

金蓮，未免太丟臉太難看了。最後我不顧一切地也將裏布完全解開去了，下大雨時，我也像大足的同學一樣赤着腳在天井裏玩水。

## 第一次鬧風潮

學校裏有兩個管理員，她們都是從長沙回來的。那時鄉間的女子到過長沙的，僅僅祇有她們兩個人，從同學那裏，知道她倆都是死了丈夫的人，蔣先生更是孤單得可憐，連一個伴她寂寞的孩子都沒有。

她們將學生當做自己的孩子一般看待。我們都很親熱地叫着『蔣老師』『周老師』。真的，她們比我們的母親要好多了，時時鼓勵我們發憤讀書，不要裹腳。

生活過得很快樂，我們同學間的感情比至親的骨肉還來得更熱烈。有什麼不懂的問題，總是小的問大的，新來的問老學生。功課完了，我們

一同到鍾家山或者三溪橋去玩，這一羣無憂無慮的小天使，整天只知道跳着，笑着，從來沒有想到人間還有什麼痛苦和悲哀。

在恬靜而愉快的生活中，忽然起了一個小小的波瀾，那是趕走了管理員蔣老師，教圖畫，理科的鍾先生辭職了，事情是這樣發端的：

鍾先生是一個性格比女性還溫柔，而年紀很輕的男教員，無論講書或說話，從來沒有高聲過，愉快的微笑永遠地掛在他的唇邊，他喜歡同孩子玩，將學生當做自己的弟妹一般看待，因此學生都不怕他，不把他當做尊嚴的老師看待，而當他是個親愛的朋友。

突然有一天，蔣老師把我們甲組的學生叫去，警告我們不要和男先生多談話，上課時態度要莊嚴，眼睛不要東張西望。又說：「鍾先生太年輕，而且喜歡笑，不便教女學生，你們都是黃花女，應該循規蹈矩地好好讀書，太開通了是不行的！」

大家都認為她的話太侮辱我們了，一時鬧動全校，不到三天工夫，就



鬧得滿城風雨，天翻地覆。

我們都是一羣天真純潔的孩子，那裏懂得什麼社會上的黑暗和專制。第二天的上午，開頭一點鐘的課就是鍾先生的理科，我們都很嚴肅地坐着，簡直連半點聲音都沒有。

「書都拿出來了沒有？」鍾先生還是往日一般的笑容。

底下沒有一個回答他的聲音，他也不留意地翻開了自己的教本。

「油菜是什麼花冠？多少雄蕊和雌蕊？鳴岡（這是父親替我取的學名）！」他叫我的名字了，但我沒有回答。

「怎麼？你答不出來嗎？詠聲，你答。」

她也和我一樣沒有回答，只是望了他一眼。

「你們都成了啞子嗎？真奇怪！」他有些氣憤了，但臉上的笑容仍然留着。

「先生！」和聲大胆地站起來了，同學都佩服她的勇敢，一切人的目

光都集中在她一個人的身上。「並不是我們噁了，而是我們不敢回答先生。」

「爲什麼？」他這時臉色忽然變了，很急促地打斷了她的話問。

「一言難盡，」和聲說，「不過可以簡單地告訴先生。因爲蔣老師不許我們和先生談話，爲避免嫌疑起見，連問題都不敢答覆了，我們的胆子雖然太小，但實在有我們的苦衷。」

「好，那麼我就辭職吧，我沒有資格當你們的老師。」他的臉脹得通紅，馬上拿起課本來氣沖沖地走了。

蔣老師還裝作不知道什麼似的來問我們，鍾先生爲什麼不等打下課鈴就走了。

「你去問他吧！」我們都同聲地這樣回答她。

真的她到男校去了，她要求鍾先生來上課，但是最好不要哭，因爲都是些年輕的姑娘，給別人看見了會要說不像樣的。

「哼！不要笑嗎？除非我死了！」鍾先生的脾氣這時真的爆發了，「從母親生我的那天起，我就知道笑，後來長大了，我對什麼都笑，即使

在狗面前豬面前，草木鳥獸面前我也會笑，笑有什麼可怕呢！牠又不是毒蛇猛獸……」

鍾先生是堅決地辭職了，乙組丙組的學生也都大鬧起來，她們說鍾先生的教授法很好，我們非要他教不可！校長要我們每班派代表兩人挽留鍾先生，但是第三天的上午鍾先生忽然跑上講台來了，我們以為問題有了解決，誰知他是來和我們告別的。

「各位同學！」他的聲音特別沉重而莊嚴，他沒有笑容，臉色蒼白，額上漲着一條條的青筋；教室裏擠滿了我們的同學，甚至連病在牀上的都爬起來了。

「今天是我與你們最後一次的談話，我沒有別的可說，而且在這受氣的時候，也說不出什麼來；我只希望你們努力讀書，將來把這不良的環

境根本改造，你們是和男子一樣的人，爲什麼這樣受舊禮教的支配呢？你們來到學校，原是想多求點知識，但是現在你們得着的是什麼？連問書的自由和教師談話的自由都沒有，甚至於一言一笑都要受干涉，這還成什麼話？所以我希望你們不要忘記此次學校給與你們的教訓。你們要反抗舊禮教，要爭取自由。至於我個人，因環境關係，不便留在此地，明天就要走了！我在舊社會的制度沒有變革以前是不回來的。別了！祝你們爲光明，爲自由而努力！」

可憐我們一聽到他要走，弱小的心絃就開始顫動起來，我們除了含淚目送着他的影子走了，還有什麼話可說呢？唉！鍾先生走了，我們慈愛和藹的鍾先生走了，我們如滿園桃李驟失春風，弱小的羔羊徘徊歧路，我們站在十字街口悵望，跑到山頂上去哀號，親愛的先生呵！你要何日才能歸來？

風潮越鬧越大了，男校也響應了起來，他們都要鍾先生回校，這使得

那位校長簡直沒有辦法應付。我們已經自動地罷課了，並且要求管理員賠償我們的名譽，辭退她的職務，否則，我們全體退學。後來她終於假借因病的原故而離開了學校，我們勉強地上了兩星期的課，還沒有舉行學期考試，大家都回去了。

這次鬧的事情，幸而沒有傳到母親的耳裏去，否則，求學的前途怕會從此斷絕的！

## 開始與小說發生關係

秋天來了，又到了開學的時候，母親因為看見我的小脚已變了大脚，她非常氣憤而且傷心，她責備我不遵母命，同時也埋怨學校太不顧到家長的體面了。自然，在她看來一雙蒲扇大的脚是最丟臉的事，何況辛辛苦苦費了她多少精力才裹成五寸長的小脚呢？

她再也不願送我讀書了，但我苦苦地向父親哀求，因為他已經調查了我在甲組中是成績最好的一個，所以他允許我繼續求學，而且把我帶去縣城，這學期就改進了縣立高等女子小學校。

那時大同鎮到縣裏去求學的女孩還只有我一個，因為言語不通的關

係，初進去一兩個月，我簡直沒有一個朋友。望到她們有說有笑的在那裏談天，我總不敢走攏去，下了課後，老是一個人躲在寢室裏看書。不是溫習功課，就是看從圖書室裏借來的少年雜誌小朋友等。那時我最愛看富有冒險性的偵探小說。

忽然有一天發現我的名字貼在訓育部的佈告處，上面有一行要我去取書的小字，我連忙跑去把條子撕下去領書，一看原來是二哥從山西寄來的。我仔細地打開，裏面包着兩本嶄新的書，一本是新演講集，一本是短篇小說集。我快樂得什麼似的，不管人家聽不聽，總是見着了同學便說着這樣愚蠢的話：

「我哥哥替我寄書來了，貼了很多郵票，是從山西寄來的呢。」

因為自己不會演講，每次登台，總是駭得臉青唇白，說不出三句話來，因此我連看了演講集三個字都要頭痛，再不要說打開讀牠了。

書收到的當天晚上，我就開始看短篇小說，這是胡適翻譯的，文字還

流利，我一口氣就看完了半本，最使我受感動的是最後一課和二漁夫。老實說一件美術品和梅呂裏那時還看不懂是什麼意思，還有殺父母的兒子引起了我很大的興趣，我佩服那個兒子的勇敢，同時憎恨那個母親的殘酷無情。我開始對新文學發生無限的好感與崇拜了。這本薄薄的短篇小說集我一連看了三遍還不覺得重複，而且好像越看越有興味，越看越不忍釋手似的。

那時學生的成績和作文，圖畫，習字，手工等凡是好的，都要貼出來，我的字寫得最醜，最潦草，從來沒有上過壁，也沒有打過一個「甲」字；倒是幾句歪文，常常被貼出來了。父親特地爲我買的趙帖顏帖（他要我隨便選擇一種臨摹，）我從來沒有打開過。有次他看了我寫給他的一封信，字跡奇醜得不成樣子，特地過河來罵我：

「你究竟習的什麼帖？字寫得這麼怪難看的。」

「我……我……」



「什麼帖？」

父親繃起眉毛幾乎要伸手打我了。

「鳴岡帖。」

「什麼？」

「爸，我沒有騙帖，我是寫自己的字呢。」

他看我向他撒嬌，又聽到「鳴岡帖」三個字於是又笑起來了。

## 在樓上示威

起初的聽到母親允許我去益陽升學的消息，我無論如何也不敢相信，直到她親自對我說。

「你大哥在益陽當校長，你姨嫂也不肯回來，你天天吵着要讀書，現在就去找他，要他給你讀好了。」

這時我真不知要如何感謝我的母親，我覺得她是全世界最好，最體貼兒女，最痛愛兒女的母親！從家裏到益陽聽說有六百多里水路，坐民船最快也得要四天，這麼遠的路，母親也允許我去，真是我夢想不到的事。

也許命運註定我生下來就應該過飄泊生涯的，離開家裏向那遙遠的生疏的地方跑去，也不覺得有什麼難過和悲傷；雖然看到母親和祖母姐姐她們流淚時，我也忍不住哭了；但船開後，我的心卻又輕飄飄地愉快起來，經過風景好的地方，我總默默地欣賞，半句話也不說。

到了益陽的第三天，哥哥就送我進了信義女校，這是一個挪威國的老處女愛娜辦的（她有四十多歲了，還沒有出嫁。）在益陽要算是個頂完備的學校，因為自初小，高小，中學校，師範以至大學，都有很好的設備和教師，學生共有兩千多人，大家都在「上帝」的統治之下生活着。

我是一個「蠻子」，很小的時候就像男孩一般勇敢，我什麼都不怕，自然連「洋鬼子」也在內。

真沒想到教會學校是如此考得嚴格的。我以高一的資格，自然想考上高二，誰知仍然祇能在高一，因為英算兩科的題目太難了。比方英文，我們只學會幾句很簡單的句子，而這裏却要試驗文法上的 *Passive Voice*，

Acivovoice。至於算術的分數和比例，我還沒有學過。考試的結果，只能進高一、二期。

從鄉下來的姑娘，開始過着住在四層洋樓的生活，簡直比叫化子做了皇帝還要快活。這裏不但收學費膳費，而且赤貧的學生，學校還要津貼她零用。我的環境比較好，因此一學期交了膳費十元。的確，在這樣舒服而不花錢的學校讀書，沒有一個不是歡天喜地的。房子是這般幽靜而寬大，空氣特別新鮮，資江就繞在學校的後面，即使是炎熱的夏天，清涼的河風，常常吹得我們昏昏欲醉。每當夕陽西下，最後的紅光射在水中蕩漾的時候，我們便爬上了三樓，三五成羣的同學，並肩遠眺往來的帆船；瀟人唱着美麗的歌曲，慢慢地搖着輕舟，踏上他們的歸程；微微的江風一陣陣送來濃郁的花香，浮在水上的帆船正像海鷗般輕颺，隔岸的山嶽，籠罩着一層薄薄的灰幕，這是一幅多麼富有詩意的畫圖呵！

最美麗的，是夏天的早晨。小鳥兒正在枝頭唱着晨歌，河風吹着依依

的楊柳，青青的小草底時候，太陽從東邊蔚藍的雲裏爬了出來。她像一個初出浴的少女，羞答答地含着微笑慢慢地移動着；一會兒她的光芒射到江中，江水馬上被照得通紅，好像漲滿了一江血水。漸漸地羣山都由金黃而變成赤色了。啊！多麼美麗的血紅的太陽呵！牠的光輝是何等地莊嚴偉大，牠照遍了天上人間，大千世界。

我最愛太陽，只要不下雨的天，我總是一個人先起。有時睡著不到太陽出來，但也並不失望，因為我呼吸了別人未曾呼吸到的新鮮空氣。我還每天練習打唎鈴，那時我的身體正像鐵一般的強健。

同學都待我很好，她們都喜歡和我玩。教師也都說我聰明，雖然曾經在太陽常照英國旗一篇文裏，我表示了對帝國主義的不滿，沒有照着國文老師的做去，但他也並沒有罵我。同學們都稱我為快樂的王子，因為我那時不愁功課，一天到晚都是笑着，玩着，跳着，正像小燕子似的。

但誰也不曉得，我自從入校的那天起，就感到有一種深沉的苦痛壓在

心頭。這就是我不信上帝，不高興讀聖經，以及什麼新約和舊約。我不願意在每次吃飯時做着禱告：『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遵你的名為聖，願你的旨意降臨……』我高興唱歌，但我不願唱『上帝愛我愛無邊，及到離世必保全』的讚美詩。

爲了不高興做禱告，我寧願每一天早晨和晚間或者吃飯的時候躲到廁所裏去受苦。有次被吳先生發覺了我常常吃飯遲到，她叫我到訓育部去。

『你爲什麼每次吃飯時要比別人後到？』她問我。

『我沒有聽見搖鈴。』

『幹什麼去了？』

『讀聖經。』

『真的你這樣用功嗎？你不是不喜歡聖經的嗎？』

『爲什麼不是真的？誰說我不喜歡聖經？以前我還沒有感到書裏面的樂趣，現在我覺得祇有上帝是世界上唯一的救星，我要信仰他，崇拜他！』

「在上帝的面前不要說謊話，以後每天吃飯時你都要來作禱告。」他微笑着摸了摸我的頭髮。

「當然！」口裏雖然這樣答着，心裏却在想：「哈哈！上帝知道……」

那時我的知識幼稚，腦筋也很簡單，我沒有什麼高深的理論反對上帝，我只覺得上帝這東西是虛無的，「凡信上帝的人都能得救。」真是笑話！爲什麼每個星期日許多穿襤褸衣服來做禮拜的窮人們，他們永遠是如此窮得沒有飯吃呢？上帝不能賜給他們衣，食，住，也不能替他們醫治疾病，更不能使他們找到職業。至於什麼貧苦的人，他們說是因爲有罪，所以上帝處罰他們，更是屁話。我只曉得，人就是創造世界的上帝，什麼都是自己靠自己，而且我根本否認世間有所謂上帝這東西存在。

反對上帝，不做禮拜的消息，被哥哥知道了，他連忙跑來警告我。

「妹妹，你快不要搗亂了，不然學校會開除你，那時我只好送你回家

去，你再也不要夢想讀書了。」

這夜我失眠了，但有什麼辦法呢？我是無論如何不信仰上帝的，如果真因為我不肯受洗禮而要開除我，那也只好由她們了。

偉大的五七國恥紀念日到了！各學校，團體，機關都在那天放假去參加遊行運動。我校在兩天前就接着學生聯合會來函，要我們於七日上午八時整隊至教育會坪集合。信雖然貼出來了，可是學校並沒有放假，仍舊照常上課。

「爲什麼我們今天不放假呢？」我聽到早晨的上課鈴聲時這樣問一位同學。

「放什麼假？」她的確忘記了今天是什麼日子。

「還不知道嗎？國恥紀念日。」

「這裏從來就不放假的。」



「那麼我們不去參加遊行嗎？」

「當然不能去。」

「爲什麼？」

「你想他本身就是一個帝國主義，而遊行的口號，是打倒帝國主義，那裏有讓學生去喊打倒自己的事呢？」另一個大同學這樣回答我，她是師範二年級的學生。

「那我們非去不可！」我幾乎跳了起來。

「去！我們大家去！」這是我班同學的聲音。

「我們要放假紀念我們的國恥！」

起初是我和兩個同學向大家去宣傳，結果由我們一班首先反對上課。接着整個的小學部都響應了。那時師範部見我們這些孩子們鬧得起勁，也有點動搖起來，她們一，二，三年級也在自動停課，只有四年級沒有參加，仍然關起門來聽講。

雖然停了課，可是仍舊不許我們出外參加遊行。甚至請假回家或去野外旅行都不可能。我們本想再接再厲，和學校奮鬥，可是老同學們說：『這只是今年才有這次破天荒停課的事，如果再鬧，你們幾個首領，馬上會被開除的。』

『那麼，我們就在學校舉行紀念儀式吧。』我徵求同學們的同意，居然有大半贊成的。

就在外面的洋鼓，洋號，吹打得熱鬧雄壯，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響動天地的時候，我們也用習字紙寫下許多標語，用筷子捲着從樓下遊行到樓上，邊走邊呼口號，正像街上的學生羣衆一般地狂熱，沸騰。我們高呼着：

『打倒帝國主義！』

『反對基督教！』

『爭取言論自由！』

「加入學生聯合會！」

「警警圖恥！」

.....

不幸，這些口號都被校長的密探湯先生聽到了，她連忙將這消息報告給「黃眼睛」（我們賜給校長的渾名）。她惱怒了，馬上搖鈴召集我們講話，說我們是搗亂份子，要開除我們幾個爲首的。

「怕什麼呢？要開除就開除，難道我們連國家都不要了嗎？」當時我這樣對積珍說，她也是我的好朋友，比我低一班。

「當然，我們是什麼都不怕的。」

「即使殺了我都願意。」我又補上一句。

究竟大眾的力量是偉大的，她不敢開除我們，但又不願意我們幾個搗亂分子在校，妥協的辦法，是黃眼睛叫了我哥哥來，要他來領我回去。

「你的妹妹太跳皮，她專和學校搗亂，尤其這次鬧得太不成話了；照

理我們非開除她不可，但是先生是有名望的人，而令妹天性聰明又極活潑，的確是個可愛的孩子，爲了顧到她的學業和前途，我們不宜備開除，就由先生帶回去好了。」級任吳先生這樣委婉地向哥哥說了之後，他像瞎天裏聽到霹靂一般；我呢？命運就這樣決定了。當天的黃昏，我就離開了上帝的學校，我是爲愛國而得到被開除的報酬了。



## 第三章

### 中學時代



## 中學時代的生活

這是應該特別感謝父母親的！母親在二哥和三哥的替我求情之下，居然允許我去投考長沙省立第一女師（這是一所公立學校，學費，膳費，書籍費一律由學校供給，每縣每次取錄縣類兩名）父親更親自送我到長沙，他很替我耽心，以爲一個高小還沒畢業的孩子一定會名落孫山的，何況報名投考的又那麼多，然而我終於考上了。

因爲我還是高一的學生，所以除了國文史地而外別的功課我幾乎都趕不上。好在我肯用功，不到兩個月就沒有什麼困難了，同學們都對我很好，進去不久她們都和我成了好朋友。我們的生活，比起普通一般的學生



來要快樂多了，因為我們有一位愛護我們像愛護他的孩子似的校長——思想前進，博學多才的徐特立先生。

## 外 婆 校 長

我們初進學校的時候，是一個嬌滴滴的女校長，後來又換了一個，仍然是女性，她們都得不到學生的信仰。最後徐校長來了，他真是一個了不起的教育家！他一來到，學校爲之煥然一新，有些讀死書的同學，都像春天的鳥一般活潑起來了。我們都叫他做「外婆」，因爲他太愛我們，完全將我們當做自己的外甥一般看待。但學校裏的規則很嚴，他禁止我們穿小背心，禁止我們吃辣椒，晚上下了自修後，他不許我們看書，常常到了一點鐘他還沒睡，爲的要查每一間寢室是否還有人講話。假若有一個人去廁所他也要問一聲：「爲什麼還不睡？寧可早點起，不要耽過了睡眠。」

到考試時，大家都害怕他。因為隨便你站在那個黑角裏，他都要用手電照着催你去睡。許多同學爲了不敢燃臘燭預備功課，只好站在路燈下或者廁所裏去看書，但沒有一次不被外婆趕走的。

「外婆，爲什麼三點鐘了你還不去睡呢？」一天晚上我從廁所裏回來這樣問他。

「不等你們一個個都睡盡了，我是睡不着的。」他忙用手指着寢室要我趕快去睡，我剛進門，別一個同學又跑出來了。因為外婆管束得太嚴，這天晚上他們故意和他搗亂；約好了幾個同學看小說，害得外婆從東邊趕到西邊，從西邊又趕回到東邊，一直到四點鐘他們才回寢室去睡。這次因爲是故意的違反校規，所以每人都被記了一次過。

冬天一來，教室裏很早就生了炭盆，他便每天囑咐我們多穿衣服，不要受寒。夏天又替我們將窗戶打開，流通空氣。那時學校裏幾乎成了一種喜歡吃蠶豆的風氣，同學們老是喜歡兩個三個的一字排行着在校內散步，

一面走一面剝着蠶豆，滿地奢散穀子。外婆看到了並不一開口就責備她們，只是靜悄悄地灣下腰來一個一個的把穀子拾起，正在吃得津津有味學生，當然想不到後面有一個在用手替她們掃地的外婆丫頭；等到她們走了不少的路，外婆才輕輕地生怕驚動了她們似的說道：「穀子少丟一點吧，我這老腰已經灣痛了呢。」

她們聽到外婆的聲音，駭得立刻站住，回轉頭來一看，只見她們丟下的穀子，都到了外婆的手裏，這時她們臉紅紅地才說不出半句話來。從此不但她們不敢丟蠶豆穀子或花生殼在地上，就是別的同学也不敢隨便丟紙條了。他是這樣一個完全用人格感化學生的教育家，怎叫我們不佩服他不服從他呢？

還有一次，他查到了有兩個學生的品性不好，有一晚她們中間有一個沒有回校，雖然是請了假回家的，但外婆已經知道她那晚在什麼地方。於是第二天找她來談話，那學生起初堅持着說回家去了，外婆知道她是爲了

害怕開除不敢說出真情來，他連忙改換了語氣說：『我已去過你的家裏了，你母親說你並沒有回去，而且我已知道你昨夜是在什麼地方，不要緊，你把一切明白地告訴我吧，究竟你是爲了什麼要到旅館裏去，是爲了性的需要去尋找快樂，還是有什麼不得已的苦衷呢？』

她流下淚了，由她臉上的表情，外婆知道她是個可憐的女孩，於是連忙說了許多安慰她，不會開除她的話，然後她一五一十地把家裏的窮困，和爲什麼走上這條路來的苦衷詳細地說了。外婆立刻答應她：『我每月津貼你的家用二十元，從今天起，你只能在學校好好用功讀書，再也不許去外面「亂來」了。』

他還用同一的方法，教訓另一位學生，後來她們兩個都發奮讀書，以前給同學看不起的壞名聲，現在被洗得乾乾淨淨了。

爲了津貼貧苦的學生，爲了買書捐給圖書館，他的薪水從來沒有寄一個回家的。他整天穿着一件破長衫，床上鋪着一床破被子。一九二六年的

春天，葉某的軍隊來圍攻學校時，看到他只當做伙夫沒有理會，却把一位西裝革履的夏教務主任，打得頭破血流。

學期終了，有些年長的學生，成績往往不及格，外婆並不責備她們不用功，只把她們叫來告訴她關於自己讀書的故事。

『我四十七歲才去法國留學，一個法文字母都沒有學過，我居然一個人大胆地跑去了。我和六七歲的孩子同班，從A B C D學起，孩子們都叫我 Grand-Papa，有些坐到我的膝頭上來，玩弄我的白鬍子，我一點也不覺得羞恥。只要我肯用功，那怕記憶力壞到極點，每天讀一個字，一年也可讀到三百六十個字。不要愁年紀大，只怕自己不長進，不用功！』

他是主張社交公開的，從來不檢查學生的書信，『檢查有什麼用呢？情感是沒有方法禁止的，青年人要戀愛，就讓她去戀好了，只要她不荒廢學業。』有次他這樣對一位主張要檢查書信的女管理員說，駭得她忙吐出兩寸長的舌頭來，半天說不出一句話。

他的女兒和人家戀愛失敗了，出了一部書，叫做戀愛的悲慘，一般思想腐化的人看了，都說這是徐某的恥辱，生這麼一個不守禮教的女兒；誰知他滿不在乎，反說她有革命的精神。

『我的女兒是很開通的，不像你們一樣中着封建思想的毒，扭扭妮妮地任環境去擺佈，失戀有什麼關係呢？要受過一次挫折，才能找到她最好的愛人！』他常常對一般嬌滴滴的同學這樣說。

自然，在這個時候，我們的思想是很自由的，隨便看什麼書，或者研究什麼學說，組織什麼文藝研究會，社會科學研究會，都隨你的自由。

我們的圖書館，可以說是全省最完備的一個，裏面書籍很多，尤其關於新出版有思想的雜誌，書報，沒有不盡量買來的。外婆常說：『寧可一天不吃飯，不可一天不讀書，因為飯是天天都有吃，而好的書是不容易得着的。』

那時管理圖書的是我們自己，每班選舉兩個圖書幹事，輪流值日。最

是湊巧，我也被選了，因為這樣我更可以多讀些文藝的書，就答應了。

我最喜歡看小說，無論新的舊的，不管牠內容怎樣，總要找來看。在小說中我最愛看水滸。紅樓夢雖是一部名著，可是引不起我的興趣來，我討厭黛玉的哭，更討厭寶玉那種傻頭傻腦，整天只知道玩弄女性的低能兒。我佩服水滸上所描寫的每個英雄好漢，他們那種勇敢仗義的精神，給了我後來從軍的許多影响。

五四運動開始了，中國產生了新的文藝，那時我最愛看的書是創造社郭沫若郁達夫成仿吾的創作；外國作家方面，我愛讀莫泊三，左拉，托爾斯泰，陀夫安也斯基，愛羅先珂等的作品。盧隱和冰心雖是中國女作家中資格最老的兩位，可是她們的作品還沒有白薇所給我的印象較深。白薇是受過封建社會的壓迫的，在打出幽靈塔裏，充滿了反抗奮鬥的精神；不過我那時的思想並沒有固定，而對於文學的興趣也是多方面的，比方王爾德



的沙樂美蘇曼珠的斷鴻零雁記，我也一樣喜歡看。至於哥德的少年維特之煩惱，我一連看過五遍，真的，這本書實在描寫得太深刻太使人感動了！

有時我看書看出了神，同學來借書也不理她，直到她們大罵一聲之後，才連忙放下書向她們賠禮。

## 「刹那的印象」

我開始寫小說，是在進了女師的第二年，那時剛滿十五歲。有一天我和兩位小學時代的同學，去一個同鄉家裏吃飯，主人剛剛買了一個十三歲的丫頭來，那女孩長得面黃肌瘦，身材短小，滿臉現着淚痕，倒是一雙烏溜溜大黑的眼睛，非常惹人憐愛。女主人是一個師長的太太，她命令女孩走路給我們看，並請我們評判她的一舉一動的姿式，是否合於一個師長公館用的丫頭。那兩位同學真的將視線集中在女孩的身上，但是我的眼裏却正在燃燒着不平的火焰！我恨那位女主人太不講理了，簡直把人當做畜生看，我當時氣得飯也吃不下，回來我立刻寫了一篇刹那的印象，用閒事做

筆名寄給編大公報的李抱一先生，第二天當我走進閱報室，無意中看到了自己的作品，那時的快樂的確是不能以筆墨形容的。

恰好這年的冬天，同學們又舉了我擔任學校月刊的編輯，寫文章的機會比較多了，但我並不高興發表，因為自己知道寫出來的東西是這樣幼稚得可憐。我需要多讀書，多獲些新的知識。

因為說到寫文章我記起了一個有趣的故事：我們的教室靠近城牆，不知從那一天起，忽然出現了一個瘋子，整天在城牆上徘徊。他穿着破爛不堪的衣服，咕嚕咕嚕地不知說些什麼，有時他指手畫腳，像在演說似的；有時流淚，有時號啕大哭，或者頓起腳來罵：『你媽的，你媽的！』據認識他的人說，他曾留學英法德三國，同時兼懂日文俄語，只是爲了失戀就瘋狂到這個地步。他的愛人姓劉，因此常常伸起頭來問我們：『你們那裏有個劉小姐嗎？我要劉小姐，只要她見我一面就好了！』

『沒有，你不要發瘋。』我們常常以兇惡的態度回答他，但他反而向

我們哀求起來了。

『可憐我吧！告訴我劉小姐在什麼地方，我只要看她一眼。』他流下淚了，這時我們都替他感到難受。

『啊！劉小姐來了，你快看她吧！』有一次恰好遇着同班的劉文走來，我們就這樣介紹給瘋子。

『不！不是我那個劉小姐。』他仍然哭着，而且比以前更哭得傷心。爲了每天有他在點綴我們的快樂，我們不知誤了多少功課，每天下了課後就去看瘋子；因爲他有時會說許多在外國的故事給我們聽，有時他又會唱很快樂或是很悲壯的歌，但是假若遇到他正在頹陷而我們向他調戲時，他惟一抵抗的武器便是脫褲子。這簡直比炸彈大炮還來得厲害，只要他的手稍爲提一下褲腰，駭得我們就拚命地從樓梯上滾下來了。有兩次，他完全裸體在大雨中淋着，害得我們上課時，誰的眼睛都不敢向外面張望。

瘋子給與我們寫文章或者談話的材料很多，比方一個正在戀愛的同學，總是警告她說：「你不要使你的愛人天天哭着要劉小姐呀！」

## 同性愛的糾紛

『同性愛』這個名詞，那時我們還不知道應用。只是非常奇怪，大家一對對的交起朋友來，而且行坐不離，起初由相識而相愛，由相愛而結婚了。（她們同睡在一床的時候，就叫做結婚。）

我小學時代的朋友在長沙的很多，同校的也有七個；但大家都是隨隨便便，沒有特別好的感情，也從來沒有發生過惡感。祇有一位姓孫的同學（她也是新化人，而且同班），她竟莫名其妙地愛上了我。真的，她簡直是個毫無半點理智的女子，一身都是愛。最初當我發現她對我特別殷勤時，老實說，我還有點不高興她，我覺得她太麻煩我了。星期六的下午，她要

陪我上街買東西，如果我不出校，她連家裏也不回去的就坐在我的屋子裏陪我。

慢慢地日子過得久了，也許是她那種始終不變的癡情，感動了這鐵石心腸的我吧，我居然也對她發生好感了。我生來就有男性的性格，而她簡直是個典型的多情女郎，雖然我們同在一校相處了五年，可是沒有同睡過；只有一次我病了，她整整地在我床邊守了四天三晚。她沒有上課，也沒有吃飯，每天陪着我吃點我剩下的稀飯。她常常爲了沒有請假出外替我買藥而被處罰，我那時真感到難過，但她一切都忍受，我是第一次見到像她這樣爲朋友而犧牲的人。

也不知是什麼原故，許多同學都喜歡我，不，與其說「喜歡」，毋甯直截了當地說她們都「愛」我。像孫一般熱愛着我的人共有五個，我真不知如何應付。有兩個同班的，三個是別班的。下了課後，她們都想找我去玩，但我却誰都不敢答應；因爲我知道一次只能和一個人玩，而其餘的都

會誤會，比方別班的她一定說着：『你是高班生，我高攀不上，沒有資格和你做朋友。』同班的她們更要說着；『我沒有文學的天才，你自然要去交別班有學問的朋友。』處在這樣的環境當中，真叫左右為難。因此，每次遇到她們喊我去玩或者吃東西的時候，我總這樣回答他；『我此刻有事，等一下再來吧！』

『你的事情是永遠做不完的！』有一次黃君這樣罵我，我只好笑而不答。

每天清早或者飯後，尤其在暮靄蒼茫的黃昏，總有無數對的同學在操坪裏散步，談情話，或者並肩看書。而我常常一個人拿着小說在讀，有時站在池邊，有時坐在草地上，我總是孤零零地一個人。

『你爲什麼一個人坐在這裏？沒有朋友嗎？』外婆笑嘻嘻地走來，他居然也知道我們內部的秘密。

『不！就是因爲朋友太多，我不好同那一個玩。』我也笑着回答他。



「可憐的孩子，竟不知怎樣應付好了，哈哈！」我們的談話，被一個立在松樹後面的同學聽到了，她忙跑出來取笑我。

「真的沒有辦法應付，你看她們都喜歡吃醋，不然，大家相愛，是多麼好呵！」我不但不怕她笑，反而正經地和她談了起來。

「那是不可能的。」她說。

「爲什麼？」

「我不知道爲什麼。你去問她們好了。」

就在這時候，愛我的那位孫女士走來了，她以爲我借故跑出寢室來到這裏和一位新朋友談情話，於是很高興地向我驕了一眼。

「你不是說要去寫信嗎？」

「是的，信寫完了，我在看書呢。」

「書？你看書是用嘴巴看的嗎？」她氣沖沖地走上樓去了。

「唉！你看……」我對那位不相干的同學笑了一笑，她馬上溜塵跑

了。

「真糟糕！我又不是你的朋友，害得她倒了滿地酸醜。」她又回轉頭來對我說着。

我真陷在痛苦中了，我沒有辦法對付她們。爲什麼要吃醋呢？大家相愛不好嗎？甲的朋友可以介紹給乙，乙的朋友可以介紹給甲給丙，而朋友的朋友又可以介紹給我們做我們的朋友，大家全是朋友，多麼快樂呵！可是這只是我的理想，而實際是不能辦到的！

瑞和素是我兩個特別要好的朋友，她們都有文學天才，寫的東西非常深刻，但是她們的人生觀是悲觀的，陰鬱之氣充滿了字裏行間。而我恰恰和她們相反，我是樂觀的，每篇文字裏都流露着天真活潑的愉快情感；但我喜歡她們的作品，有時感到自己的太膚淺，不能像她們的能感動人？然而她們又正在喜歡我的文字。她們說，和我在一塊，就有生氣，有快樂，有青春！我們每個星期日都要到郊外旅行一次，岳麓山，水陸洲，湘江，

餘圍，還有許多不知名的山林裏常有我們三個人的足跡。起初同學們還不大知道，因為我不大去她們的寢室，她更不敢來我房裏。每次出去，都是先在易先生的房裏約好了的，他是我哥哥的朋友，也是她們的國文老師，後來這事慢慢地被同學知道了，於是大家一傳十，十傳百的說着我們如何親愛，如何攜手在外面玩，她們賜給我們以『三角板』的綽號，我們只好無條件地接受了。

『三角板也好，兩腳規也好，管她！』素有些不耐煩起來，但我只付之一笑。

孫，漸漸對我怨恨起來，她說我的感情太不專一。我想，我又不是她的愛人，要那麼專一幹什麼？難道朋友不可有兩個以上的嗎？我很老實地對她說：要她去愛廖模，因為她是最愛孫的癡情者，正好配成一對。

『不，我永遠只愛你，即使你不理我，我也是死愛着你的！』她堅決地說，而且哭了。

一個問題還沒解決，另一個又發生了。

有天我從二哥那裏回來，看到床上擺着一封沒有貼郵票的信。字跡娟秀而活潑，一看就知道是個聰明的女孩子寫的，我連忙拆開來看。

「敬愛的鳴岡！」

「請你原諒我這冒昧的稱呼！這是我一封寫了很久而不敢給你的信，但到現在，是忍無可忍了，我要大胆地親自送來，我希望你不在房裏，因為當面交信，究竟有點難為情。」

「你的作品，在我初來校的那天，就由我的同學，也是你朋友羅君介紹給我讀了，多麼美麗的文章呵！我爲牠而陶醉得昏迷了，由那天起，我就認識了你，可是你只一笑就走開了。但是鳴岡，請恕我第二次的唐突，我時時在追逐你的影子，我時時想和你談話，想和你接近，你願意收留我這個無知的小孩做你的第幾等朋友嗎？我在這裏誠摯地等候你的回音。」

『愛慕你的崑上』

我是生平第一次接到這樣的信，自然是『受寵若驚』。但我並不感到快活，我知道又多了一個麻煩。我很謙虛地回了她一封信，以後我們就成了文字之交。我們很少談過話，可是信却通了不少，她的作品在學校月刊上發表的也很多，她的確是個富有文藝天才，而又勤苦用功的孩子，我喜歡她，可是我並不願和她多談話；這是很對不住她的，因為她那帶有鼻音的 *He He* 的湘鄉話，我實在不大喜歡聽。

正在這她們譏諷我又多了一個『文學家』的朋友時，第三個不幸的波浪又捲來了。原來十五班也有兩個愛着我的同學，一個是單秀霞女士，她真是單戀，寫了許多給我的詩都自己燒掉了，要不是她的同班李君看見跑來告訴我，我永遠也不會知道。另一位陳君，她愛我更比單厲害，除了大胆地在作文簿上寫着想念我的詩詞外，還對別人說我是如何如何可愛，這麼一來，和她同班的自然有了新的談話材料，而且竟在一天晚上，來了幾

個像土匪綁票似的同學，將我拖到陳的房裏去了。

真的，我夢也想不到會有這樣的事發生，雖然這是她們幹慣了的玩意兒，常常在寢鈴響了之後，一隊隊拖朋友的鬧得一塌糊塗，但絕對沒有想到她們竟會鬧到我這老實人的頭上來。

「怎麼？這是幹什麼？」我驚訝得大叫起來。

「請你來玩玩。」一個不知道她姓名的同學說。

「今晚就請睡在這裏。」李女士說這話時，臉有點紅了；她忙望了我一眼之後，又將視線落到陳的臉上，陳低下頭來，羞答答地像新娘子初進洞房見到新郎一般地扭扭不安，兩頰紅得像血球一樣，她忙轉過身來以背對着我。

「這裏又不是我的房，爲什麼我要睡在這裏？」我粗聲地說着，意思想用威嚇的手段來對付她們。

「這裏等於是你的房間。」

「什麼話！」

「因為陳的舖，就是你的舖呵！哈哈！」她們在動手替我脫鞋子了，天！

「你看密司陳多麼愛你呵！她的眼睛總是這樣緊緊地釘住你。」

「爲什麼密司陳這樣愛我？我連認識都不認識她！」我不怕陳聽了生氣，只是任性地說。

「可是她早已認識你，愛上你了，而且不知做了多少相思的夢。」李女士說着又是一陣哈哈。

「碰鬼！」我開始聽到陳君的聲音，她一定因我說得太過火，才如此發怒的。

「不要發氣，我們出去，讓你們好好地談情話吧。」她們臨走時，將我接在床上，脫出了我的鞋子，（這是她們對付每一個拖來的朋友唯一的方法）而且「砰」的一聲將門扣上了。

——怎麼辦呢？只好從窗口跳下去吧！我默默地坐在床邊，真苦悶得不知如何是好。

突然，電燈熄了，同房的還有四個，她們都在偷偷地靜聽我們是否在談話，也有格格地發出輕微的笑聲的。

『大胆地談情話吧，密司陳，我們都不會偷聽的。』

『你們多說些吧，我是沒有什麼可說。』陳上床之後，我還呆呆地坐了半個鐘頭才躺下。

我簡直像睡在老虎窩裏一般害怕，我連呼吸都不敢重聲，我緊緊地靠著床邊睡著，被也不敢拖來蓋，全身都凍得冰冷了。

——今晚怎樣過去呢？我非從窗口跳出去不可！不然我一定會失眠，而明早又要考試生物學我還沒有預備的……想到這裏，我恨不得馬上爬窗戶，又怕她們來追，又怕擗倒，而且鞋子也沒有，犧牲襪子倒不要緊，最怕的是摔交，因為窗口離地太高，跳下去多少有點危險的。



『唉！』我輕輕地嘆了一口氣，仍然不敢翻身，聽打三更的梆聲了，天呵！這漫漫長夜，我將何以度過呢？

陳也一樣地睡不着，他雖然和我睡一頭，（到後來聽到她的呼吸，我才發覺她在這頭），可是兩人背靠着背，中間隔了一尺多寬，簡直連一個字的話都沒有說過。

我不敢打開眼睛，彷彿我見到了她淚痕滿面，我又好像聽到她在抽噎。我太辜負她了！她是如此愛我，想念我，而我竟對她這樣冷淡，連睬都不睬；在她看來無異給她以莫大的侮辱。但是有什麼辦法呢？我是最討厭朋友的，何況我對她並沒有感情呀！

我領略到一個人和不相識或者不愛的妻子丈夫睡在一塊的痛苦了。

『唉！他們不是和我此時一樣嗎？』我簡直將陳當做了我的仇敵，怕她而又恨她。『假若不這樣，也許我們會慢慢地好起來，給她們一拖，我就對你毫無情感了。』我想對她這樣說，但終於沒有勇氣開口。這一夜正遇着

下雨，我完全沒有合眼，聽到淅瀝瀝瀝的雨聲，心裏更加難受，我好幾次想鼓起勇氣問她：『你睡着了沒有？』或者安慰她一聲：『我太對不住你了！』然而不知怎的，這聲音老是發不出來，好容易等到六點鐘的起床鈴搖了之後，才有人替我送鞋子過來。

『昨夜談了一晚的情話吧！』李君望着我們嬉笑。

『感謝你犧牲了我一夜的睡眠！』我帶着怨恨的口吻說了之後，就一溜煙跑了！從此，我連這門口都不敢經過了，去廁所時，總要繞一個大大的灣子。在操場或者飯堂裏遇到陳時，兩人不約而同地低下頭來，她更是羞答答地走過，像迴避未婚夫一般。我雖然沒像她那樣，可是總有點難為情。

## 情書貼在佈告處

長沙向來是很開通的，自從五四運動以後，戀愛的浪漫，就滾進了城市中的每個學校。但究竟女子還是整個的被封建思想所縛住，心裏雖在愛着某人，口裏無論如何不敢表示，自然更沒有『進攻』的勇氣。男子不然，他們並不認識你，只要知道你的名字，就會寫起情書來，不管你接受不接受，他寫他的，倒有一種勇猛向前的精神。

那時接情書的人，多半是運動會中的選手，以及那些會寫幾句文章的人，或者學生會的職員等等。每次我們開過運動會之後，總有一大批用紅線信封的情書，由綠衣使者送來，幾個會跳舞的密司和籃球健將們，常常

將信拿在手裏撒嬌：

「你們看，又是什麼鄙子流氓來信了！」

我也意外地接過兩次信，第一次是在一九二四的春季運動會，那時我和同班的陳潔編、韋運動特刊，上面有我寫的幾節短文，還出席跳了一次花影舞和土風舞，因此，後來有人寫信給我，說什麼「身輕似蝶，妙舞如仙，才高道韞，學富五車。」第二次是我們開新年同樂會的時候，我扮演這是誰的錯一劇中的丫頭——鶯兒。第二天居然有人來信說，全劇中只有我演得最好，又活潑又滑稽，言語流利，態度大方。其實那時我是第一次開始學習演劇，又因為練習的時間少，因此演得并不好，而那人是形容得如此天花亂墜，真叫人肉麻。

我倒並不覺得稀奇，他們寫來的信我看了之後撕掉就完事，還有些同學，接了那樣的信，像煞有介事地送到訓育部去，或者自己氣得痛哭流涕，更好笑的是王君的一幕趣劇。

是在一個暑假考試開始的第一天，我在早晨五點半的時候就去操場裏讀英文；猛然看見教務處的佈告處，貼着幾張粉紅色寫藍字的東西。我被好奇心的驅使，連忙走近去看，原來是這麼一封情書：

『○○女士：

申江送別，苦海相思，恨流水之無情，載歸舟而離我，喜落花之有意，祈並蒂於來生。人同此心，心同此愛，江山可改，此理難移；我本過來人，豈敢有他意於閨閣，徒以人間仙女，舍女士其誰與歸？果從茲結爲文字之交，常寄愛情於筆墨，相見匪晚，願共修來世之姻緣，女士得無笑我癡乎？抑將有以教我乎？江天在望，不盡依依，隔穎神馳，諸希鑒諒。惠風有便，時賜佳音。

○○頓首』

奇怪！也不知是種什麼魔力在吸引我，居然我把這封信看了第二遍，而且高聲地朗誦起來，正像一位八股先生吟孟子論語一般拖腔作調，這使

得住在靠近佈告處寢室中的同學都走出來看，漸漸地她們越來越多了，沒有一個不停住腳仔細看一遍的，並且都喜歡唸出聲來，一時唧唧哈哈，幾乎把耳朵都震聾了。有許多從來不高興看佈告的同學，現在都站到情書的面前來了。一直到了課鈴搖了第二遍後，才空出一條道路給教師走，以前的確是擠得水洩不通的。

讀了這封情書後，大家的腦子裏都不寧靜起來，至少起了以下幾個疑問：

(一)爲什麼要貼出這信？誰貼在佈告處的？收信人？還是訓育處？  
(二)寫信與收信的人是誰？(因爲原信上的姓名都用墨漬塗掉了。)  
也許還有其他的疑問，總之，一直到試驗紙發下時，大家還在嘻嘻哈哈，議論紛紛。

『靜下來，用心答題！』教員站在講台上高聲說着。

『先生，最好叫我們默寫那封情書吧。』一個玩皮的同學這樣提議，

引得全堂都鬨笑起來。

據說寫信的人，是王女士一位好朋友的丈夫。情書是她由江浙考察教育回來才收到的，之所以貼出的原因是表示她的清高，貞潔，不願與男人往來，而且對得住朋友。其實她接到這信付之一炬就得了，何必一定要使大家知道呢？少見多怪，真是可憐的封建信徒。

自從背熟了這封情書之後，大家又有了新的談話資料。如果遇着有同學不高興時，就搖頭擺尾地唸着：『喜落花之有意，祈並蒂於來生。』或者說：『女士得無笑我癡乎？抑將有以教我乎？』

女孩子的確洵氣，現在回憶起來，一切當日情形還歷歷在目。

## 作文打零分

我們這班雖然曾經換過三個國文教員，但每一個都是好的。

「現在我們請翻譯家李××先生來教文科，希望你們特別努力研究文學，李先生是翻譯莫泊三小說的，想必大家都知道……」

教務主任這樣介紹了之後，我們都表示着誠懇的敬意，歡迎這位新來的李先生。

我們真感激教務主任，他自從分出文理兩科以後，對於文科的國文教員特別注意。雖然那位周先生已經夠好了，但爲了他擔任功課太多，所以特地請了李先生來，我們很高興，誰都希望李先生好好地教導我們；甚至



平日並不喜歡文藝的，都想從此向這方面努力。我尤其懷着滿腔的熱望，很想大胆地學習寫小說，我斷定李先生不但能替我修改，而且會告訴我怎樣描寫得深刻，一篇小說的內容，結構，技巧，修辭……許多方面，他會儘量地指教我。因此第一次作文，我便寫了一篇萬餘字的小說初戀，請他修改，誰知過了兩個月，卷子還是躺在他的抽屜裏睡覺，（至今這篇小說，他還沒有給我）他並沒有去翻他。我好幾次質問他，才知道者多勞，李先生擔任了四個學校的功課。每天包車叮噠叮噠地馳騁於學校街頭，歸來兒女纒膝，樂叙天倫，又加之翻譯忙碌，自然沒有時間來修改我的歪文。

「李先生，我的卷子還沒有改嗎？」

「實在沒有功夫，真對不住！」他很謙和地回答。

「那麼以後永遠不要作文了嗎！」

「幾百字的文章，我當然能改，否則，恕不能負責。」

『那怎麼辦呢？不知怎的，我老是喜歡寫長文章，常常不知不覺一寫下筆就是幾千字。』

『文章不在乎長，而在精彩。』

『可是要怎樣才能達到精彩的地步？先生可以告訴我嗎？』

『自己慢慢地去學習，寫了文章，常常修改，就會走到好的方面去的。』

這是我一個人在他家裏和他的談話。我很難過，當我沒精打彩地歸來時，我悲哀地想着！『爲什麼我不能遇到像福羅貝爾一般的老師呢？雖然我沒有莫泊桑的天才，可是難道命運是跟天才而轉移的嗎？』

李先生講給我們聽的，是一篇福羅貝爾著的波華蒞夫人傳，起初講時，我們還聚精會神地聽，後來不知爲什麼，都感到興味索然。本來，我們希望他講一點關於文學理論，小說作法以及文藝思潮等等常識給我們聽的，但結果完全失望，這當然不能怪他，在百忙中，他怎會注意到我們這

些孩子們的要求呢？

『怎麼？你的作文是○分！』學期考試結束了，好友黃君淑坤這樣驚惶地跑來告訴我這個出乎我甚至一切人意外的消息。

『學期分數你看到了嗎？』

『僅僅看到國文一科，是剛才李先生着人送來的，因為我們恰好在號房拿信，所以先偷看着了。』

『豈有此理，怎麼打○分？我不是交了一本作文嗎？哼！向他交涉去！』

我那時一面感到害羞，一面又感到氣憤。真的，○分是多麼羞恥的一件事呵。

『還有一件事你不知道，知道了你會氣死。』她停了一會又繼續着說。

『什麼？你說吧，即使各科都打○分，我都不會氣死，我又不是爲分

數而來求學的。」

「你在一刻鐘內替蓋司王代做的那篇論文反打了八十五分，她這學期僅僅只交過一篇文章。」

「那有什麼關係呢？哈哈！我不是有了八十五分嗎？怎麼說是〇分！」

於是她也笑起來了。

## 鬥爭生活的開始

那是「六一」慘案發生的第二天，長沙各校的學生都整隊去遊行，並全體向省府請願，要求政府緝拿「六一」慘案的兇犯，並取消二十一條，撫恤死者家屬。「賠命！」的口號更是特別喊得響亮，每個人都高舉着旗幟大聲喊「打倒××帝國主義！」各校派代表向省長請願，其餘的都在外面等候，誰知不到十分鐘，裏面大嚷大叫，原來代表都被請入牢獄了！外面的隊伍見代表沒有出來，大家都向裏面擠，於是又捕去百餘人，監獄裏關不住了，只好把他們關在獄吏的房裏，最後連操坪裏都站滿了，門外是軍警森嚴，但羣衆沒有一個害怕的，大家只顧向前衝進。省府的一位秘書

見勢不對，連忙出來對大家說：『因為有許多事要和代表商議，所以留他們在這裏，你們非代表的趕快回去。國事嚴重，自然有我們負責，你們只管努力讀書就是。』

『釋放代表！釋放被捕同學！』我們堅持着不達到目的不同學校的主張，這真難爲那位秘書了，只好當場放了兩百餘人，代表仍然關在裏面，我們回校時已經是晚上九點鐘了。

第二天清早起來，就組織宣傳隊出外講演，我們整天在大街小巷裏找人多的地方宣傳×帝國主義者的兇暴，和我們應該怎樣起來反抗。那些激昂慷慨的話，使得羣衆個個氣憤填胸，有時我們一面說着，不知不覺地流下淚來，羣衆也有陪着我們流淚的，聽的人越來越多，我們一連說兩三個鐘頭也不覺得疲倦。

「六一」慘案簡直像一顆炸彈，牠喚醒了無數熱血沸騰着的青年男女，牠更喚醒了我這每天只知躲在圖書館裏看少年維特之煩惱的胡塗蟲。

唉！多危險呵，要不是一九二六年的第二個大砲驚醒了我，也許我真的做了維特第二呢。

## 初戀

——節錄日記中的斷片

## 相思

一九二六·九月七日下午二時

我真太自苦了，太自尋煩惱了！腦海中爲什麼只有他的影子呢？眼睛所看到的好像盡是他的笑容，耳中所聽到的，好像盡是他的聲音，別人寫來的信，也當做是他的，看了一遍又一遍，整個的心完全被他佔有了！唉，這怎麼好呢？我一點事也不想做，而且也不能做，我無論在上課，吃飯，行坐，睡眠的時候，總是想着他。聽講，一句也聽不進；看書，一個



字也看不懂，總之，什麼事都不能做，除了靜坐着想他而外。

### 心事

同年九月十五日夜

我真不知道「愛」是什麼東西，牠是什麼組織成的？

我沒有嘗過愛的滋味——除了父母之愛——不知愛的味道是苦，是甜，是酸還是辣？我只知道對他發生了一種很神祕很深刻的情感，難道這種情感就是愛嗎？

在我第一次和他見面的時候，他的視線和我的視線互相接觸的一剎那，他便放下了愛的種子在我的心田之內，同時像磁吸引鐵似的把我的心和靈魂都吸收進他的心內去了，從這時起，我開始對於異性發生情感。

以前，我真是個天真爛漫的孩子，每逢同學們談到戀愛問題的時候，我便「呸」的一聲跑開了。

她們都說我是個未諳世故的小孩，我希望我永遠不諳世故；然而現

在有一種不知名的痛苦居然降臨到我身上來了，上帝，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我不知道是一種什麼心理，愛他而絕不讓他知道。我要保守着秘密，一直到永遠！不使對方知道自己在熱烈地愛着他，這是多麼神祕的不可思議的心理呀！

痛苦，痛苦，我歡迎你，絕不躲避你，人生只有在痛苦的時候才有意義呀！

廚川白村說得好：『戀愛在痛苦與流淚的時候，才有價值，等到結婚，便成爲戀愛的坟墓了。』

該死，我爲什麼引這麼一句在這裏呢？一個天真純潔的女孩子，不應該有這些東西浮上腦海來的！

.....  
當我生平第一次遇到有一個異性的影子闖進我的腦海裏來時，簡直痛

苦得想要自殺！我不懂那個微笑着的少年的影子，爲什麼老是粘在我的眼前，使我不能靜心讀書，不能像天使似的無憂無慮過着快樂甜美的生活。我恨他，也恨介紹我和他認識的哥哥。我想毀滅他的影子，然而不可能，我常常在半夜三更從淒涼可怖的夢境裏驚醒來時，就用力捶着自己的腦袋罵着：

——你這無用的東西，趕快去死掉吧！純潔的尊貴的少女的腦子裏，爲什麼要藏着一個異性的影子呢？那是多麼不幸的事啊！你的前途將要被那個影子像旋風似的捲去了，你的生命，將要被那個影子像猛獸似的吞沒了，多麼危險呀！……………苦海茫茫，回頭是岸，再不覺悟，你的一生就這樣完了！

儘管理智怎樣責備情感，但情感還是得着了勝利。那影子不但沒有消滅，而且一天比一天的更活鮮地在腦海裏跳躍起來。

「現在理智在向情感宣戰了。」

我不能犧牲我的前途，  
我不能毀滅我的生命。

努力掙扎吧！

從苦海中救出自己！

他是上帝驅使下凡的天使，

他是手持利箭的愛神，

Cupid 呵！

你一箭射穿了我的心，

奪去了我的靈魂，

你是吃人的惡魔，

我要殺掉你才甘心。

不要忘記了你是個非凡的女性，  
不要忘記爲求學而自殺的苦心，

繼續奮鬥呵！

你應該做個社會上有用的人！

——節錄血潮

在那種苦痛的心情之下，我却絕不願意流露絲毫給對方知道，和他通了一年多的信，從沒有把我愛他，思念他的情感提起過，我天天寫日記寫詩，有時偷偷地買了燒酒來喝個爛醉，有時想約幾個同性朋友住到深山古廟裏修行去，但是她們都不知道我的祕密，唉！多麼寶貴的值得回憶的初戀呵！

時代的警鐘響了，一九二六年的大革命爆發了！勇敢的青年男女們，一個個都拋棄了書本，脫下了長衫，參加革命去了！陷在苦海中的我也在這時得到了苦悶的解脫。

那個可愛的影子，突然有一天出現在我的面前，這是真正的影子，兩

個眼睛充滿了熱情緊緊地釘着我。

「信收到了吧？我要找個機會和你深談一次。」  
溫柔的聲調裏，藏着無限的希望與歎息。

「你不相信，我要從軍去了！」

我的微笑中夾着嚴肅，他開始驚訝起來。

「我不相信，你說來好玩的吧？」

「不！真的！」

「你的身體吃不了那種苦。」

「我要鍛鍊。」

「真的這樣決心了嗎？」

陰沉的憂鬱，代替他的微笑了。

「已經報名了！」

「考慮一下再決定吧，我希望和你詳細談談。」

「無須考慮，你應當無條件地贊成我去的！」

「……………」

他低下頭來沉默着，我知道有一種說不出的痛苦，壓在他的心頭，但是奇怪，我一點也不難受，好像一個被判決了死罪的犯人，突然得到特赦一般，我很驕傲地坐在他的對面微笑着。

「明天我要回去了，告訴我，我們還能見面嗎？」

不知怎的，這聲音像一曲悲哀的調子，彈動了我的心弦，我突然感到淒涼起來。

「到前綫上見吧！我希望你也去從軍。」

「……………」

他沒有回答，眼裏閃爍着晶瑩的淚光。

別了！就這樣默默地什麼都沒有說，我送他走出了學校的大門，連手都沒有握，只是含着滿眶的熱淚轉來。



從軍時代的作者





者在線前上

## 當 兵 去 ！

我至死也忘不了我的二哥，能夠去當兵，可以說大部分都是他幫助我的。

一九二六年的暑假，我陪他在嶽麓山的道鄉祠養肺病，那時我的腦海中還深深地印着那個影子的笑容，我的精神很頹廢，整天都不想說一句話，只是看着牡丹亭，燕子箋，西廂，琵琶記……一類的無聊書，二哥非常生氣，他有一天，居然寫了一封信告訴父親，而且當面大大地罵了我一頓，有幾句話，至今還刻在我的腦膜上：

「女人，真是沒有用的！時代的血鐘響了，你還在夢裏睡着打鼾。這

些才子佳人，千篇一律的糜爛故事，早就應該拋棄不看的，你是個覺悟了的女性，又極喜歡新文學的，爲什麼不讀革命的作品呢？」

他給我看××主義ABC，社會主義淺說，以及其他幾本關於社會科學，革命理論方面的書。當我對於這些書發生了興趣的時候，那個影子便在我的腦海裏，慢慢地滲了下來，我寫文章的對象，也轉了方向。因爲住在鄉間和農民接近的機會很多，我開始描寫他們的生活，他們的痛苦，在三哥主編的通俗日報上發表了。

是報名投考軍校的前一天晚上，我和三哥在明德中學二哥住的房子裏討論我可不可以去當兵的問題。

「我反對她去，軍隊中的生活是乾燥的，機械的，每天只知道『立正』『稍息』，絕對服從，她的腦筋也會變得簡單而且遲鈍。當兵，對於一個有文藝天才的人是不適宜的，何況她的身體也許受不了那種苦。」

這是三哥的主張。

「你的見解完全是錯誤的！她如果想要產生有血有力的作品，不平凡的作品，那就非經過一些不平凡的生活不可！去當兵，正是去鍛煉她的體格，培養她的思想，供給她文章材料的好機會，這對於她絕對只有益而無害的。」

「自然，二哥的見解是對的，三哥只得放棄他的主張不和我們爭論了。至於我自己，那更不要說了，即使他們都反對，我也是要去的！因為這年的冬天母親要強迫我出嫁，要想逃脫這個難關，就非離開長沙不可！但是往何處去呢？一個未滿二十歲的孩子，身無半文，帶着一顆從小就受了創傷的心，能往何處去呢？」

這一點，二哥是特別同情我的，他因為自己受包辦婚姻的苦痛太深，所以他極力慫恿我去當兵，他說：

「這是唯一解放你自己的路，只有參加革命，婚姻問題和你未來的出路問題，才有辦法。」

我相信，那時女同學去當兵的動機，十有八九是爲了想脫離封建家庭的壓迫，和尋找自己出路的。可是等到穿上軍服，拿着槍桿，思想又不同了。那時誰不以全世界的十二萬五千萬的被壓迫民族解放的担子放在自己的肩上呢？

女同學們，誰也瞞着家庭，瞞着學校，（除了我們的校長徐特立先生贊成我們去當兵外，其餘的學校，都不許女生去投考）偷偷地去投考軍校，取錄了的，那種眉飛色舞，得意洋洋的喜態，真是描寫不出的。

還記得是一個大雨傾盆的下午，我們二百五十個勇敢的男女戰士集會在長沙的東火車站候車出發，有許多來送行的老太太以及年輕的姑娘們，他們都用手帕偷偷地擦着眼淚，但我們（也許只有我一個吧？）一點也不難受，小胖子樹蓉說：「你們不該哭的，應該鼓勵我們去衝鋒殺敵！」

那時，想不到有個青年，淋着大雨氣喘喘地跑來送給我一封厚厚的

粉紅色的信，他是次花的編者，一個認識不久的友人。很對不起他，一直到了武昌，我都沒有打開這封信，自從我下決心要在腦海中消滅那個影子的那天起，無論誰獻給我的熱情，我都要用冷水澆下去的。

我們五十個女同學，擠在一個車廂裏，沒有坐的地方，大家像逃荒的人一般，用箱子鋪蓋放在底下當做座位。車廂是關馬裝貨的，所以除了兩扇鐵門外，連一個小窗戶都沒有，大家被黑階籠罩得太難受了，於是就放開嗓子高聲唱着：『起來，飢寒交迫的奴隸，起來，全世界的罪人……』

我們的歌聲一發，他們也接着唱起來了，熱鬧啊，我們要慶祝新生命的開始，要慶祝光明燦爛的前途！每個人都像瘋了似的狂笑，高歌，跳躍

.....

## 鄉飽姥追火車

大概是下午五點鐘的時候，火車不知開到了一個什麼站停住了，我和樹蓉連忙跳下來向一個鄉村裏跑去，許多人都用驚奇的眼光釘着我們，但誰也沒有理會，或者阻止我們。

這簡直是一個難言的恥辱，連這一點常識都沒有，雖然兩個人都是初次出門，沒有坐過火車，但爲什麼她們都不知道呢？我們有勇氣去當兵，却連廁所是什麼地方這句話也說不出口，真是天下的大傻瓜。

唉：爲什麼懦弱低能到這個地步呢？

當我們匆忙地從那家距離車站約有三四十丈遠的房子裏走出來時，火

車的影子不知消滅到什麼地方去了。兩個人頓時傷心起來，像瘋了似的拼命地在鐵道上追着火車，四隻眼睛只是朝向前看，不是脚指碰着了石頭，便是脚根被鐵軌撞傷了。樹蓉是個矮胖子，她常常跌倒了又爬了起來，走兩步又跌倒，可憐呵，世間居然有這樣的蠢保。無論你如何跑得快，怎麼趕得上火車呢？

「追不到了，我們轉去罷！」

我失望地說。也不知道走了多少路，已經看不見車站的所在了，兩邊都是森林，陰慘慘地，沒有房屋，也遇不到行人，我們有點胆寒起來，立刻向後轉，仍然沿着鐵道向我們剛才來的地方走去。

我們心裏充滿了懊悔，失望，和怨恨自己的煩惱。

「蠢豬，簡直是兩條蠢豬呵！」

樹蓉幾乎着急得哭出來了。

「我是個鄉龜佬，從來沒有坐過火車，你是從薩陵來的，爲什麼也不



知道火車每次停多少時候，車上有沒有廁所呢？」

我質問她，更增加了她的難過。

「真是碰鬼，兩個鄉飽佬碰在一塊了，我還不是和你一樣？」

沒精打彩地走進了剛才會說過不知多少『謝謝』的家裏去，那個中年婦人帶着飄飄的口吻說：

「火車開了，看你們怎麼辦？」

「我們等下一班的。」

「那麼不要坐在這裏等呀，你應該到車站去！」

這時我們很成激她的指示，好像一個在深山中迷路的孩子，忽然遇到了帶路的救星一般，立刻放開脚步像追趕火車時一般地快跑到了鐵軌旁邊。

等着，等着，一點鐘，兩點鐘過去了，從長沙開來的火車還是沒有影兒；大地早已被黑暗籠罩着了，多麼可怕呵！我們今晚怎樣過去呢？到什

麼地方去睡？兩個鄉下姑娘一雙手空空如也，誰願意收留你？在這個年頭兒，有許多拐賣少女的人販子，如果今晚我們遇到那樣的人又怎麼辦呢？

想到這裏，突然一個高大的惡魔底黑影子張開着兩臂向我們撲來，我嚇得往後面一倒，帶着顛倒的聲音說：

「樹蓉我們趕快去找住的地方吧，站在這里太危險了！」

兩個人緊緊地手牽着手在黑暗中摸到了另一個村莊。

「老板娘子，請開開門。」

從門縫裏，我們看到有人正在點着煤油燈吃飯，輕輕地敲了敲門，裏面有聲音發出來了。

「什麼人？不要站在門口！」

這冷酷的，嚴厲的聲音，已經消滅了我們不少的勇氣，一雙腿子突然僵了下來再也提不動了。

「另走一家吧！」樹蔭輕輕地說：

「老板娘子，可憐我們，請開開門吧！」

「多走一家；我們這里沒有打發的。」

這是另一家的一個老太婆的聲音，非常溫柔。

「老太太，我們不是叫化子，是剛才從火車上掉下來的女學生，請做做好事開開門，讓我們進來坐一下吧！」

我們雖然不是叫化子，但實際上這時比叫化子還要可憐。

「深更半夜，那裏來的女人聲音？一定不要好——」

天！他們把我們當做什麼人看待呢？誰都不肯收留我們，今晚往何處去呢？

有兩個男人從另一所房子裏聽到了我們的聲音，帶着嬉皮笑臉的態度說着：

「到我們這裏來吧！」

我倆像邁着老虎似的不敢望他，連忙轉過背去，避開他們的視線，又迅速地走向另一家門口去哀求。那兩個討厭的傢伙，緊緊地跟在我們的後面。

這回可得到救星了，一個老太婆聽到了我們的聲音，連忙走出來開門，但當她一眼望見兩個都是女人的時候，臉上立刻現出不高興的表情，原來她有個媳婦正在生產，孩子還沒有下來，照迷信上說，如果這時走進來的是個男人，那麼生的孩子也一定是男的。

「老太太，今晚我們可以在這裏住一晚嗎？我們是趕火車趕掉了的。」

「不成，我的媳婦生孩子，忙得很，不能留你們住，你們另去找地方吧！」

「時候不早了，路也不熟，狗又咬人，不知那裏可以去，請老太太告訴我們吧！」

也不知是她有意憐情我們，還是她害怕我們一定要住在她家裏，她真的介紹了一家寡婦帶着她的女兒同住的店舖給我們。

像一個怪物從天空裏掉下來似的，許多村人都來圍着看，我最害怕男人進來，尤其害怕男人和女人說着耳語，我懷疑這裏就是地獄，那些來看熱鬧的，都是「人販子」；我害怕他們會合夥吃掉我們……

我用英語對樹膠說着，今晚不要睡，恐怕有意外的事發生，她點了點頭，苦笑着。

說來也真有趣，我們以為他們是壞人，她們也懷疑我們是不正常的女人，唉！人與人之間的隔膜！

女主人很和藹，待我們非常親切，弄好飯菜給我們吃飽後，就擺好鋪蓋在兩張櫃子的上面給我們睡。因為是和她們母女同房，我這才稍為放心了。

整整地一晚沒有睡覺，我們談話到了天亮。

第二天清早，以我的口袋裏僅有的一塊光洋獻給主人，做爲救了一夜命的報酬。

完全像個鄉下佬似的，我們畏縮縮地走進了建築在鐵路旁的一所洋房子裏，有個帶黑眼鏡的先生從辦公室裏走出來問：

『你們是投考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的兩個女生嗎？昨天下午二點從長沙開來的？在這裏趕脫車了？』

『是的，你怎麼知道？』

我們一直到這時才舒了一口大氣，心上放下了一塊千斤重的鉛板。

『唉！早又不來到這裏報告，害得他們每站都打電報來問你們兩個，而且派了人來尋找；去，趕快去候車！免得錯過了時間，長沙的快車就要到了。』

我們一連向他（後來打聽是站長）行了幾個九十度的鞠躬，他却沒有看到，只顧打回電去了。

「喝！怎麼你也在這裏？」

跳上車，一眼就望到了同來的男同學李君，我們快活得大叫起來。

「邱委員派我來找你們，他說你們兩個都是成績好的優等角色，不能掉的！」

「哈哈！我和樹蓉幾乎把腸子都笑斷了，誰知他們眼裏的「角色」，是兩個這樣蠢得可憐的鄉飽佬呢？」

## 被 開 除 了

天下再沒有比這更滑稽的事！還沒有踏進學校之門，已經被開除了，說出來，有誰相信呢？

事實是這樣的：

最初招生委員會本來只規定招收男生一百名，女生二十名的，但因了投考的有三千餘人，並且程度好的太多，又經過考生全體請求增加名額，所以取了二百名男生，五十名女生。誰知到了武昌，他們又改變計劃了，據說奉了上面的命令，這次招生爲的是造就各省革命的領袖人材，所以每省的數額要平均，湖南這次錄取的太多，照理需要減少三分之二。他們的



分配是男生八十名，女生二十名，用覆試的方法，來淘汰其餘的一百五十名。

這消息傳到我們的耳裏，簡直像宣佈死刑似的感到絕望與悲哀！誰的眼睛都被蒙上了一塊黑布，光明的前途，又被黑暗籠罩着了！

「不行！我們絕對不能被淘汰，我們要求全體入校。」

一位不知名的男同學，這樣首先提出來，隨即大家都附和着說：

「我們要反對覆試，無條件地要求全體入校！」

其中尤以男同學李任伯和女同學譚大姐一段話說得最激昂慷慨。任伯說：

「這簡直是個大笑話，革命人材只嫌少，不怕多——越多越好，豈有限制多少人革命的道理？這次湖南的學生，投筆從戎的這般踴躍，是證明他們的思想是前進的，他們有奮鬥犧牲的精神，他們對革命，有了深刻的認識，這種現象是可喜的，樂觀的，站在革命的立場上來說，應該特別愛

識這班青年，培植他們，鼓勵他們爲國家努力，爲整千整萬的勞苦大眾謀解放；而現在恰恰相反，政府却要制止他們革命，要他們仍然回到學校去讀死書；名義上是說平均發展革命勢力，實際是阻礙富有革命性的青年前進，我們不能被淘汰，無論如何，我們應該全體入校的！」

一陣如暴雷似的掌聲響過之後，鐵大姐忽然從人叢中站起來了，她的嗓子是粗大的：

「各位同學們，親愛的姊妹們！這次我們來當兵，是下了犧牲的決心才來的，我們脫離了家庭來投身革命，目的是在救出痛苦的羣衆和痛苦的自己；尤其我們女同學從軍，是開中國破天荒的先例，政府既然把男女一律看待，使我們也有效命國家社會的機會，那是我們婦女的幸福，人類的光明。大家正在歡天喜地的時候，突然得着要減少一百五十名的消息，實在太令人傷心了！女同學們，我們想想，如果真的被送回去怎麼辦呢？家庭不認我們是女兒了，學校不認我們是學生了，我們往何處去呢？大家有

革命的精神，犧牲的決心，而沒有機會，沒有地方能容納我們。革命是只有向前，決無後退的，我們不願回去，每個人都要進軍校！」

真的，他們的像鐵一般的句子，激動了每顆熱烈的心，誰也主張反對覆試，要求無條件地全體入校。於是反對覆試委員會，在五分鐘之內就組織成立了。當天下午全體整隊過江至漢口軍事委員會的唐祕書生那裏請願，隊伍站在外面，請願意見書由十個代表遞呈，當時得到的答覆是圓滿的，有希望的。他說立刻打電報去南京請示，同時允許幫助我們，使我們都有參加學習革命的機會。

誰知三天過去了，還沒有半點消息，第四天的上午，突然有個男同學氣喘喘地跑來高陞棧——我們女同志住的地方。說：「不好了，不好了，湖南來的同學都去覆試去了，不覆試的，一個也不能進去；還有，十個代表已經掛牌全體開除了！」

「怎麼代表開除了！那麼……我……我……我！」

真像半夜裏聽到一聲巨雷，我驚訝得說不出話來了，雖然明明知道這次被選爲代表，是爲了大衆的利益，並不是胡鬧，犧牲個人，我決不後悔，只是心裏總有一點莫明其妙的難過。

第二天，報上登着開除代表和湘生覆試的新聞了。當我看到謝鳴岡三個字時，我更加感到淒涼！我想這次如果當兵不成，真找不到第二條出路了！學校縱然不開除我，母親也會逼着我出嫁的，不但求學的前途從此斷絕，生命也會被封建社會的惡魔吞噬去了，從事革命的志願，更永遠不能實現。完了，完了，滿腔的希望，如今變成了絕望，浩渺的洞庭湖，也許將成爲我的葬身之地吧？

的確，在那個時候，我很傷心，二哥看到了我被開除的新聞，也非常替我着急，他一面安慰我，一面爲我跑到軍校去找教育長想法，但對方的回答是：

「沒有辦法了，命令既下，不能收回的。」

『我的妹妹的確是個勇敢的孩子，她除了革命，沒有第二條出路的，請想法收了她吧！』

哥哥仍然委婉地要求。

『不成，要她去投考政訓班好了！』

沒法，二哥只好碰着釘子回來了。

政訓班是唐祕審辦的，因為他曾經允許過要幫助我們，這次革命覆試，既把我們淘汰了百多個，他覺得如果真的遣散我們回去，未免太可惜了，所以特地臨時開辦一個政治訓練班（八個月畢業，校址設在漢口），專門容納這些未來的無名英雄。鐵大姐和八個被開除的男代表，還有在軍校未取錄的同學通通去與考了，只有我因為等待哥哥的消息，仍然躺在床上發愁。

『有辦法了，妹妹！』哥哥快活得大跳起來。『從北方招來的一大批學生還沒有考試，你趕快改名，換北方籍去報名投考吧！』

這是一個難得的機會，同時也是危險的嘗試。如果被學校查出來，那不是「弄巧成拙」嗎？然而爲了前途，爲了實現自己當兵的志願，也顧不了許多了。

報名相取來了，一個人悄悄地走去報名，在姓名一項裏，我寫下了謝冰瑩三個字，其次是籍貫，我填的北京。

「學校證明書，怎麼沒有拿來？」

那位穿軍裝的辦事員，認真地問我。

「沒有，大概過兩天就有了，我們來考的人很多，修業證書在一位隊長手裏，他後天才能到。」

滿以爲難關可以平安地過去了，誰知另一位站在我前面，看着我填表的辦事員說：

「你是北京人嗎？爲什麼說的一口湖南話？」

他在尋找我的秘密了，天！

「是的，我是北京人，因為從小跟着父親在湖南長大，所以說那裏的話。」

「你該不是被開除了的那個代表謝鳴岡吧？」

他像偵探似的，眼睜睜地望着我。

「什麼？你說什麼？我聽不懂。」

儘管我的態度如何鎮靜，却怎樣也平靜不了那顆突突地跳着的心。

好在這時恰好來了許多個報名的，他們沒有再往下問了，否則是多麼的危險阿！

關於我報名易籍，第二次投考軍校的事，湖南的同學全體都知道了，但他們是同情我幫助我的，因此學校方面還不知道有這麼一幕趣劇正在開始排演。

考試的那天，我夾在從北方來的一千多個青年男女的中間，擠向試場去，只聽到滿口帶有卷舌音的北方調，真的好像自己跑到了北京一般。他

們無論男女，幾乎都是高大個子，粗黑的皮膚，富有健康美；臉上充滿了和藹的笑容，他們第一個給我的印象是誠懇，和藹，忠實。

我的性格也像北方人一般，只是身材又矮又小，皮膚太白，言語不同，否則我真不愧做一個冒牌的北方人。

也不知是我管得太潦草，還是題目出得太容易，兩天來的考試，都是我一個人先交卷，每次都有幾個監考員注意我，當我把卷子送到桌上時，他們總是不約而同地把視線集中在我的身上，我生怕他們發現那個祕密，我的心整天都像吊在太空裏似的感到恐懼，不安。

「恭喜，恭喜，你考取了第一名！」

當王君把這消息很高興地告訴我時，我無論如何也不肯相信，我以為他們是故意和我開玩笑，第一名也就許是倒數過來的第一，否則一定被學校知道而又被開除了。

懷着高興而又恐懼的心情，我飛也似的跑到了發榜的地方——兩湖書



院。抬頭一看，果然看到自己的名字在最前面的第一個，我由內心發出勝利的微笑來了。

——丘八，幾天之後，我就要開始丘八的生活了！哈哈！

歸途中我這樣微笑着自言自語。

晚上哥哥添了菜請我喝酒，還約了他的朋友來陪，被開除了的我，還有今天的快樂，真是夢想不到的事。

入  
伍

我記得很清楚，是一九二六年的十一月二十五日的下午，我們搬進了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的女生隊，進門就看見一堆堆穿着花花綠綠的小姐們在那裏交頭接耳地談着什麼，也有些臉上的表情是苦悶的，悲哀的，還有一個站在她朋友的背後，偷偷地用袖子擦着眼淚。

「哭什麼呢？不要難過，今天不能出去，就等到明天再說吧。」

聽到這幾句話，才明瞭她們談的是關於出外的問題。

「究竟是怎麼回事？難道今天搬進來的人，都不許出去嗎？」

我這樣誠懇地問一位先搬進來的同學。

「是的，誰都不能出去。」

「那麼，明天呢？」

「明天也不能，聽說要一個月以後才能出去一次。」

不問倒罷，一問簡直駭得我魂飛魄散了！我們都以爲先把行李搬來，等下還要回水陸街（那時我們已由高陸棧搬到這裏來了）吃晚飯的，因此有些零星的日用品此刻都沒有帶來，要一個月後才能出去，這不等於受禁閉嗎？正在大家懊悔不該這麼早進來的時候，突然一個十四五歲的小號兵在吹起：「的的的打打的打」的號音來了，同時有三個官長從裏面走了出來，有一個是女人，全副武裝，打着一副黃呢的綁腿，完全與男的一樣，我正在看得出神的時候，却不料那個不十分高大的男官長在喊全體整隊了。

擠，擠，擠，大家擠在一堆，排成了高低不一的混亂隊伍，有少數同學望着那位女官長的那種神氣十足的表情，不由得格格地笑了出來。

「快，快，快點把隊伍排齊，不許笑，要編隊了。」

男官長說話時的態度是異常莊嚴的，這使得大家都不約而同地打了個冷戰。

足足站了一個鐘頭，才把我們分成三個區隊，依着身材的高矮排成了，我是第三區隊的第三十三名，比我高大的同學很多，但還有十多個比我更小更矮的。我拍拍一個叫做鄭梅光的肩說：

「你太小了，怎麼背得起槍呢？」

「哈哈，你以為自己很大嗎？還不是和我一樣是個小兵。」

「不許說話！」

我們最初受到警告了，大家都把視線移向左邊來，鄭，仍然在微笑着。我低下頭來，感到一種說不出的難受。

突然從裏面挑出來五担軍服，按着點名冊每人發了一身灰布棉衣，一頂帽子，一雙橡皮底鞋，一雙草鞋，兩雙黑布襪子，一雙灰布裹腿布，還有一根一寸多寬的束腰皮帶。

東西分配好了之後，那位男官長（後來打聽才知道是連長）告訴我們怎樣打綁腿，怎樣束皮帶，怎樣帶帽子，怎樣敬禮，接著他說：

「你們趕快回寢室去把身上的小姐衣服脫下來，換上軍裝，從今天起你們再也不是嬌滴滴的小姐，而是雄糾糾的武夫了。」

聽到這裏，大家都哈哈大笑起來，連長這次並沒有罵，只是接着說下去：

「最要緊的，你們要把臉上的胭脂水粉洗得乾乾淨淨，不要留一絲的痕跡在上面，頭髮一律剪短，最好是剃光像我們的一樣。」

「呀！」誰驚訝得叫出聲來了，連長即刻正言厲色地改變了剛才的溫和態度。

「你們首先要認清楚，到這裏不是像在文學堂似的過着浪漫的舒服的小姐生活，你們都是兵，今天開始入伍，軍人的天職是服從紀律，服從長官，整齊嚴肅，吃苦耐勞……」

連長一口氣說到這裏，我們每個人的精神都振作起來，真的，從今天開始，我們是個入伍兵了，過去的一切浪漫習慣都應該去掉得乾乾淨淨。

解散之後，每人拿着一套灰布衣去變室化裝，只聽到許多滴滴的聲音在說着：

「脫了皮衣太冷呵！」

「像斗笠一般的帽子呵！」

「這襪子我生平沒有看見過！」

「呵呀，衣服太大，我穿着好像在唱木頭戲呢！」

聽到這句話，大家又哄然大笑起來，二十分鐘之後我們都變成了粗魯的，精神奔奔的丘八了。

第一次整隊去食堂吃飯，十分鐘吃完，飯後不能隨便跑去食堂，要等到了時間，值星官喊「立正」，才能站起來。

於是又是整隊，解散。

晚上，女生隊的鄭隊長來訓話了。

他是一個高個子身材，年齡大約在四十歲上下，人很瘦，臉上長滿了凹凸不平的麻子，說得過火一點，完全像個波羅蜜一般。從他的外表看來，是一個很老實，很文雅的先生，一點也不像軍人的模樣。他第一個給我們的印象就是那個奇怪的敬禮。他是把五個手指往外一拍，好像是刮人家的耳光似的，有一個同學忍不住笑了，其餘的也將要響應起來，幸而連長的眼睛下一個很嚴厲的警告，否則笑聲會像火山一般爆發的。

隊長說話的聲音也很溫柔，只是他有一個不能不叫人發笑的毛病，幾乎每說一句話的下面，離不了『時候』兩個字，比方說：

『各位同志來到這裏的「時候」，是下了犧牲的決心，你們要取消浪漫思想的「時候」，要除去依賴，懶惰等壞習慣的「時候」……』

有時他竟把「時候的時候」連在一起用，這時同學們固然笑得腸子在

肚裏打轉，就是連長也忍不住用牙齒緊緊地咬住下唇。

訓話完畢後，就是點名睡覺。連長說，本來不應該這麼早睡的，但爲了我們今天初來，又沒有上操，明天早晨五點半就要起來，所以特別提前睡。

唉！這怎麼睡得着呢？外面剛剛打着八點鐘，我們四十幾個人躺在一間空洞洞的房子裏，床是一塊硬板子，上面鋪着一床灰色毯子，蓋被也是薄薄的，一個像我三歲時代睡在搖籃裏的小白枕頭配上白白的被單，倒也十分整齊美麗。有些從鋼絲床上，絲綿被裏鑽出來的小姐們，自然難免有幾句訴苦的話。

「熄了燈後，誰也不許說話，查出來了，明天要處罰的！」

女政治指導員來查寢室了，空氣立刻肅靜下來，她們用手電射在每一個床上，要我們不要把被頭蒙住了嘴，不要踢開了被窩着了涼。她們倒像慈母一般關心我們，愛護我們的。



這一夜大家都走進了另一個新的世界，光明的天地。

「難道我是在做夢嗎？怎麼睡到這裏來了。」

靜寂的午夜，我從梆梆的更聲裏驚醒來。睜開眼睛一看，淡淡的月光，照着滿室都是白茫茫的一片，完全像躺在醫院裏一般的寂靜，淒涼。由各人鼻孔內和嘴裏發出來的鼾聲，織成了夜的交響曲。我不能再睡着了，想到再過幾個鐘頭，我們就要拿着槍桿操着「一二三四」了。「兵！」是一個多麼有力的字，真想不到數千年來，處在舊禮教壓迫之下的中國婦女也有來當兵的一天，我們要怎樣努力才能負擔起改造社會的責任，才能根本剷除封建勢力呢？

一個人到了太快樂，或者太興奮的時候，他往往會整晚失眠的。鑽進我腦海中來的那些美麗的無窮的希望，像無數萬火星似的在圍着我跳舞，要不是在夜裏，我真要狂呼跳躍起來。

隔床的同學也醒來了，她聽到我在打哈欠，忙用輕微的聲音問我：

「你知道現在幾點鐘了？快要起來了吧？」  
「快了，響過三點了呢。」

起初是我們兩個人談話，後來醒來的人漸漸加多，於是大家索性都爬了起來，爲了害怕在十分鐘內不能把衣服穿好，（還要整理鋪蓋打綁壓，洗臉，）所以不到四點鐘我們全體都跑去操坪了。

「喂！怎麼的，還沒有吹起床號，你們都起來了！太早，太早，趕快回寢室睡去吧，不要在這裏鬧。」

連長慌張地從寢室裏走出來，看到我們這一大堆黑影子，幾乎嚇了一跳，原來全體都集合在操場上了。

「不，官長！我們不敢再睡，恐怕吹號時醒不來，所以先起來等着。」

同學中有一位這樣回答他，那時還不知在說話之前應該來個「報告」和立正的。

「你們這麼熱心，這是很好的現象，但望希這種精神能夠永久不變。」

我們開始過一天上四點鐘學科，四點鐘術科的生活了。步槍真重，一支恐怕有三十多斤，和樹墩一樣矮的有六個，她們都沒有槍高。出操時，前面的每個人都要望着她們發笑，有時跑步，她們簡直拖不起槍來；但這只是最初幾天的現象，一星期過後，她們都變成短小精幹的前衛隊了。

奇怪，過慣了浪漫的，自由的學生生活的我們，突然來這裏過這種機械的，艱苦的，唯命是從的軍隊生活，誰也不感覺到苦，或者有什麼不舒服，更沒有人想開小差。只是在入伍期間，（要經過三個月的入伍，才算正式兵，）每月只限定請假出外一次的規則，倒使大家覺得太嚴格了一點。

冬天，雪花飄滿了大地，在人們正在做著甜夢的時候，我們在潔白的雪上踏上了整齊的足印，張開嘴在大聲喊着：「一——二——三——四——」了。

## 「打破戀愛夢」

自從唱會了奮鬥歌以後，每個人的嘴上都哼着這樣的調子：

「快快學習，快快操練，努力爲民先鋒。

推翻封建制，打破戀愛夢。

完成社會革命，偉大的女性！」

而且每次唱到「打破戀愛夢」這句的時候，總是把嗓子特別提高，好像故意要喚醒自己或者警告他人在革命時期中不應該戀愛似的。

春天的風是溫暖的，醉人的，春之神帶來了甜蜜的愛情種子，散在少年少女的心田，也帶來了鮮紅的血露，灑在青年男女戰士的周身。雄壯的

銜鋒殺敵的號音，喚醒了他們的迷夢，一個個從粉紅色的宮殿裏跑出來，走向充滿了血腥氣味，橫陳着無數骷髏的社會戰場上去了！他們把狹義的愛的觀念取消了，代替着的是全社會被壓迫者的勞苦大眾的愛，同志的愛！

雖然也有少數的男女同學在互相戀愛着，但他們首先第一個條件是對方的思想是不是和自己站在一條戰線上？是不是個真正為革命願意犧牲一切的人？換句話說，他們實行的是『革命化的同志愛。』

照理，一般飽嘗過舊禮教壓迫痛苦的她們，一旦從鐵籠子裏解放出來，應該對於愛的安慰是很迫切需要的吧；然而不，事實恰恰相反，她們並不把戀愛看得稀奇神祕，或者怎樣重要。她們最迫切的要求，祇有兩個字——革命！她們把自己的前途和幸福，都寄託在革命的事業上面。誰也知道整個的舊社會不根本推翻，女子永遠也沒有得到解放做人的一天！人生需要創造永久的幸福，創造全社會大家享受的幸福；戀愛是個人的私

事，而且絕對不會像吃飯這麼重要的。大家在願把生命獻給羣衆，獻給社會的堅決信仰中，戀愛不過是有閑階級的小姐少爺們玩的把戲而已。

真的，這就是我們的思想：我們對於戀愛的見解。

是入伍後第二個月的第一天早晨，我從值星官手裏接過來一封厚厚的信。那是他——那個初戀的影子寫來的。信是那麼重，像鉛一般壓在我的手心裏，同學們都望着我微笑，以爲又是誰寫來的一封信。多。（那時因爲我在學校出版的日刊上常常發表文章，所以給我寫情書的人很多。）看了封面上的筆跡，我像觸了電似的全身麻木了，整個的腦海裏突然不寧靜起來，好容易等到散了隊，我偷偷地跑去操場角落裏拆開信來看。

天，這是怎麼回事呢？紙上塗滿了模糊的血跡，字又是這麼潦草，我沒有讀這封信的勇氣了，連忙把牠插在口袋裏。如果在兩個月以前，這封

信落在我的手裏該是多麼珍貴！現在，唉！我沒有這種心情了，我的生命已交給羣衆與社會，我的思想整個地改變了，我要一腳踢開這消磨志氣的戀愛！

想到這裏，恨不得把信撕得粉碎拋在字紙窰裏或者用火焚化，使牠不留半點痕跡在人間。然而矛盾得很，我又沒有毀滅牠的勇氣，終於打開來看了這封充滿了熱情而悲壯的信：他希望我接受他赤誠的愛，他願意永遠和我站在一條戰線上奮鬥，願意把生命獻給勞苦大眾。在信箋的最後一頁，有五個用血寫的字——血潮的象徵。

看到「血潮」，我記起了自己的初戀日記，但只一刹那，僅僅只一刹那，聽到集合號在吹，我連忙跑去站隊。

「誰的情書？」

樹樁輕輕地附在我的耳邊問着。

「不是。」

我搖搖頭，眼淚幾乎要流下了。

樹春是我的好朋友，我們甚麼事都是公開的，晚上我把這封用血淚寫成的信給她看了，她嘆了一聲說：

「唉！可惜他不是同志……」

從別處得來的消息，他的思想是和我背道而馳的，唉！還有什麼可說呢？完了！完了！

受着理智與情感的驅使，我終於回了一封要他立刻來武漢參加實際工作的短信，誰知一個月兩個月過去了，回信還是杳然。我知道他那封信一定是被一時的情感衝動寫下的，並不是他的思想有了新的轉變，我不能和一個非同志戀愛，我要在腦海中消滅那個影子！他是我的敵人，我應該以殘酷的手段對待他，這年頭是不講情感只重理智的，思想相同的就是朋友同志，否則就是敵人。

消逝了，夢一般的初戀，可愛的影子？從此永遠地在我的腦海中消逝了！



## 幾個不守紀律的男女兵

李中仁，這位綽號「神經病」的幽默家，幾乎全校都知道他的名字和故事。他是男生隊第一大隊的入伍生，和我們同時考進來的。他不喜歡說話，有時甚至一連幾天都不開口。他生着一副有神經病似的面孔，誰見了他，都忍不住要笑，因為當他的眼睛呆呆地釘住你看時，你會不知所以然地笑了起來。

聽說有一次，大隊長正在房裏辦一件很重要的公事，忽然聽到外面在喊着「報告！」聲音是非常沉重而帶着緊急的神氣，大隊長忙把筆丟下也大聲地回答着：

「進來！」

「神經病」一踏進門，就是一個九十度的鞠躬禮，大隊長正焦急地等着他的報告，他却變手捧着那把放在茶几上的茶壺，咕嚕咕嚕像黃牛飲水似的，一口氣把茶喝得乾乾淨淨一滴也不留。

「喂，你這是幹什麼的？」

大隊長這一氣非同小可，他幾乎要刮起「神經病」的耳光來了。

「報告，完結！」

他轉過身來，一溜就不見了，這時氣得大隊長怒笑皆非，祇是不住地罵著：「混蛋！混蛋！」

還有一次，全校的隊伍在大操場裏受檢閱，每隊的值星官向總指揮「報數」完畢之後，就要開始檢閱了。

這時他遠遠地拖着槍，用快跑步走來總指揮面前，從張地大聲喊着：

「報告！」

「什麼事？」

「小便。」

這些靠近檢閱台站着的學生，都鬨然大笑起來，台上的長官們也都扭着嘴低下頭來暗笑，好在這是一位頂頂大名的「神經病」，否則，他非受嚴重的處分不可的。

他有藝術的天才，繪畫更是他的特長，學校的標語宣傳畫，幾乎有三分之二出於他的手。就僅僅因了這一點，官長們都站在愛惜人材的立場上，原諒他一些言語行動越軌的過錯。但後來終於把他禁閉起來，據說因為他有一次說了許多帶有某種反動嫌疑的話，所以不能不請他嚐一嚐鐵窗風味的生活。

容貞，這位喜歡擦點粉，衣服穿得很整齊的女兵，她爲了沒有經過諸假的手續，偷着跑出去看她的愛人，回來便被送進禁閉室，飯也不給她吃，而且第一天連一滴水都不給她喝。門口站着守崗的，雖然也是同學，

但誰也不敢送東西給她吃；我們從洗臉房出來，如果跑去探望她一下，給值星官看到了，他馬上便板起臉孔說：

「你們也想要進去吧，好的好的，一塊兒關起來！」

她一連禁閉了三天，還沒有釋放的消息，誰都替她着急，覺得楊連長這次的處罰，未免太苛刻了一點，對於女兵，尤其是初次犯規的，應該特別原諒。我和樹蓉兩個人更加難過，每次偷偷地替她送餛飩去時，總看見她的眼裏含着盈盈欲滴的淚珠。她躺在一塊硬板子上，僅僅只有一條灰色毯子，便桶也放在裏面。每天只送兩碗白飯，一碗泔水給她吃，我跑去問連長爲什麼不給她菜吃，他回答我：

「犯了紀律的人，才送進禁閉室，她現在是個犯人了，應該受這種苦的特遇，如果住的吃的都和你們一樣，那麼，誰也願意犯法了。」

「她什麼時候可以恢復自由？」

「只要她自己認錯，明天就可以放出來。」

本來的規定祇禁閉三天的，誰知因為容貞的個性太強，不肯認錯，所以又加了兩天，後來爲了馬桶問題，改良吃飯鋪位等問題又和連長鬧過一次，連長說她是有意搗亂，所以再加了兩天。這樣一來，容貞禁閉一星期的消息傳遍全校了，大家都提心吊胆，生怕自己也有那麼一天來到。她被釋放出來以後，臉色似乎蒼老了許多，精神也沒有以前的活潑了，大家包圍着她問：

「黑房子生活的滋味怎樣？」

「你這次是爲愛而犧牲的吧？」

初入伍的時候，我們在「軍令如山，黨紀似銼」的紀律之下，因了請假遲歸，或者吃飯站隊時笑了一聲而被罰立正的，幾乎每天至少有兩個人。我雖然沒有住過禁閉室，但罰站却在三次以上。

說來慚愧，自己早就應該受處罰的；雖然我入的是這座軍紀森嚴的軍事學校，我們的待遇完全和士兵一樣的，但天生成的我那種愛好藝術，愛

好自由，完全和孩子一般的性情，無論如何也改不掉。自從連長有次在我的講桌裏發現有小鴨，小貓，洋娃娃，小鼓小鑼以後，他就常常罵着：『學文學的人是浪漫的，不能革命的！』

受了這一個刺激以後，不但小玩意任他沒收，而且連我從長沙帶來的幾本小說，我都丟在儲藏室的角落裏不看了，每天和眼睛接觸的盡是些農民革命問題，世界革命史，經濟學，政治學，軍事學……等，尤其是那本步兵操典，幾乎有大半可以背得出來！

也許是所謂江山易改，本性難移的原故吧？如何克制自己的情感，下決心要把自己鍛煉成一個鉄一般的性格，但那種孩子氣，永遠也去不了，還記得有次在野外演習，休息的號音一吹，我趕快丟下槍爬上一條水牛的背上玩去了。

王排長氣憤憤地走來責備我的時候，我却以笑容回答他：

『排長，學校裏沒有馬給我們練習，只好騎騎牛。』  
這話引得連長和同學們都大笑起來。

## 血的五月

這鮮紅的，用革命先烈們的血染成的五月呵，只有在一九二七年是這麼被我們熱烈地慶祝過……

只要不是冷血動物，只要不是反革命者，無論老的少的，小脚婦人，謀都舉起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的拳頭，站到飄蕩在空中的革命旗幟之下來了！誰的腦海裏都深刻地藏着一個堅強的信念，明天是我們的世界，明天是新社會產生的日子，明天是我們脫離奴隸的枷鎖，開始做人的一天。

偉大的，不可抵禦的羣衆之力！因了他們整千整萬顆心的團結，整千

整萬個人的力底團結，僅僅在一點多鐘內，居然把英租界收回了。沒有消耗一顆子彈，沒有流過一滴血，就這樣輕輕地由萬萬千的勞動者，學生，軍人，革命的老百姓，用團結的力把緊緊地被握在帝國主義者手中的一塊地盤奪過來了！真威風呵！停在長江中的十餘艘軍艦，不但不敢靠近岸來，而且架好了的機關槍，都被我們搬過來了，開機關槍的劊子手——水手們，一羣羣拚命地往他們的軍艦上爬，爲了看到這些來勢洶洶的羣衆，爲了我們團結力的堅強，帝國主義者和他的子孫們，沒有一個不駭得屁滾尿流，戰戰兢兢的。

偉大的，不可抵禦的羣衆之力，我還是第一次見到這麼驚人的！

得到這一次的勝利，更加强了每個民衆的自信心！最後勝利，一定屬於我們的，只要我們團結，只要我們不怕犧牲，軍艦不敢開攔來，劊子手願意丟下機關槍逃走，他們害怕什麼呢？——羣衆的力，力的團結！



在鮮紅的五月裏，國際工人代表團來到革命中心的武漢了，工農革命的領袖也來到武漢了！我們整天忙着歡迎，忙着操練閱兵，忙着出特刊，寫標語，傳單。

用大紅布寫着的標語，掛滿了兩湖書院，掛滿了武漢三鎮。在歡迎大會的那天，各國的革命領袖，都帶着他們自己國裏的兄弟們的心和我們的交換，他們的力和我們的團結；七十餘歲的老頭湯姆，演說完了，從口袋裏拖出一塊像一面大旗幟的紅綢巾來往空中一揮，跳起腳來，大聲叫着：『世界革命成功萬歲……』

接着台上下的人一齊叫喊着，跳着。

站在廣場裏的兩萬餘人都發狂了，好像明天真的世界革命就要成功了似的，誰都忘記了黑暗，只望見光明，誰都不感覺痛苦，只知道快樂，一顆歡樂的心像燕子似的飛在天空裏翱翔。

在鮮紅的五月裏，鄂首跳舞團，也來到漢口的血花世界表演了。一天真活潑，強有力的少女們，披上血紅的綢子，在淡綠色的燈光下唱着『想我們受過，多少奴隸，勞動的沉痛！』

那種整齊活潑的步伐，雄壯的歌聲，感動了每一個觀眾，鼓勵了每一個觀眾的熱情，大家也和着高唱起：『遍紅的火爐，烤乾盡了我們的血汗……』

半夜，無數的人羣像浪花似的從血花世界湧了出來，誰也讚美着：

『偉大啊！像這樣有力的革命跳舞，我生平還是第一次看見呢。』

月兒亮晶晶地照在馬路上，寂靜的夜裏，充滿了 5 | 1 7 1 3 | 1 7 6

5 | 1 7 1 3 | 5 ——— 0 | 底歌聲。

在鮮紅的五月裏，三寸金蓮的姑娘婆婆們，也都從工廠裏，茅屋裏跑出來集會在閱馬廠開會了。

「走快一點呵，王大嫂，別人都站好了隊呢。」

「腳痛呀，你家。」

「你家趕快放了牠吧，革命時代，不應該裹腳的。」

「小時候裹的呵，沒得辦法，你家。」

她們自從經過了「三八」節之後，大半都認識自己是個和男子一樣的人了！可是她們是這麼可憐，一雙腳裹得像紅辣椒一般，走起路來東倒西歪，每次要她們參加羣衆大會時，總是苦痛地說着：「腳痛，走不動呵，你家。」

「走不動也得走，這是我們應當參加的工作哩！你家！」

這是她們自己姊妹們的回答，多麼有力的句子呵！

在鮮紅的五月裏，我們的嗓子叫啞了，我們的腳底走得起泡了，晚上只睡五個鐘頭，工廠裏，茅棚裏，學校，十字街頭，漢陽門，江漢關碼

頭……何處沒有我們的足跡呢？

呵！五月，鮮紅的，用革命先烈的血染成的五月呵，你永遠被紀念在我們的心裏，可是一九二七年那些熱烈地紀念你的人們，又不知有多少做了烈士？

## 出發

突然得到一個命令，女生隊要挑選二十個出來組織宣傳隊隨軍北伐，第一個目的地是河南。

『報告連長，我要去北伐！』

『報告連長，我是北方人，正好去宣傳北方的民衆！』

『報告連長，我的身體很強健，一定打勝仗的，我要參加北伐！』

楊連長的房裏簡直像一個被擊穿了的蜂窩，來來去去的，盡是我們的同學。

『大家不要鬧，誰都要參加北伐的，不過是遲早的問題，這次只挑選

二十個身體健康，跑路很快，而能做文字宣傳，或口頭宣傳的去，其餘的以後再分幾批出發。」

楊連長不忙地說着，每個人都希望自己有當選的希望。我高興極了，我想：我的身體很健康，又能跑快路，又能寫幾句文章，我應該有當選的可能吧！

果然，第二天的清晨，楊連長在報告我們出發河南的名單了，第二個就是我的名字，上帝！我該沒有聽錯吧？女生隊該沒有第二個謝冰燮吧？我喜得發狂了！散了隊後，立刻去收拾行李，又寫了一封出發前給三哥的信，誰知第三天的早晨，他忽然出現在女生隊的通報處了。

「怎麼？你來幹什麼？三哥！」

我又驚又喜地問。

「昨天晚上，接到你那封說要出發的信，寫得太悲壯了，我一面交給印刷工友去排，一面叫了車子到車站，搭八點半的特別快車來了。」

他的聲音有點顫抖，淚珠在眼眶裏游泳了。我害怕受他的影響，連忙把視線集中在那塊寫了「革命者，不流淚，只流血！」的九個大字的標語上。

「二哥大概早已到了河南，我這次去，一定可以會到他，三哥，你也來吧，我們在前綫上相見，多麼痛快！」

我說了之後，望着他勉強地笑了一笑。

「你們出發的消息，我不敢告訴家裏，如果父母親知道了，真不知要怎樣地傷心！」

真的，我不知那時候一顆心怎麼這樣像石頭一般的硬，我始終沒有流淚，內心裏只是充滿了快樂和興奮。

「可以請假出去和我喝一杯酒嗎？」

「不！臨到要出發的時間，紀律更嚴了，今天要不是你直接找連長，說明特地從長沙趕來的，恐怕還不能會到我。」

「那麼我只好走了，立刻還要搭火車回長沙。」

「好的，打了勝仗回來再痛飲吧！」

就這樣，他說了「好好保重」的話後含着淚珠兒走了，守衛的同學向他敬禮，（因為他也是穿的軍服。）他也忘記了問，我連忙向她簡行了一個舉手禮，她因為沒有聽到我們的談話，還把三哥當做是我的男朋友，在向我開玩笑呢！

等着！等着！出發的日子還是遙遙無期，我們二十個人正在焦急得要哭的時候，突然又接到一個緊急命令，說敵軍已到了汀泗橋，要我們立刻全體動員應戰，否則，他們馬上就會打到武昌來了。於是當夜大隊長招集全體男女同學訓話，把我們組織成一個中央獨立師。第二天清早出發，女同學除了留三十多個在後方做宣傳和救護的工作外，其餘的全體出發。

第二天，早晨五點鐘的時候，我們已經整裝待發了。



女生隊的門口，好比一條缺了湍的河，站在門口看熱鬧的，送行的，像水一般地在激流着，洶湧着。有幾個老太婆，竟蹲下腰來向掛了斜皮帶的官長哭着求情：

「我的孩子不能去打仗的，我只有她一個……」

「我的女兒不能去，她如果有什麼不幸，我也活不成的。」

哭聲，吹號聲，笑聲，呼喚聲打成一片。

「老太太，你不要傷心，我們要打勝仗回來的！」

「老太太，你不要耽心你的女兒，我們都是有父母的孩子呢。」

「開步走！」全體隊伍開動了，羣衆的歡呼聲，口號聲，我們的歌聲，號聲，奏成了一曲悲壯的，勇敢的前進曲！

「努力殺敵，凱旋歸來！」

羣衆的聲音，像戰鼓似的在我們的耳邊響着。

「努力殺敵，凱旋歸來！」

我們完全喜狂了，也學着大乘的聲音一齊呼喊，精神抖擻地走向沙場去……

## 「從軍日記」

比我們先一天出發的男生隊，已經在汀泗橋和敵人開過火了。當火車停住時，我伸出頭來一望，猛地看到幾個受了傷的同志，痛得在血泊裏打滾：『媽，媽呀，痛死我了！』沉痛的，淒慘的呼救聲，真令人聽了心寒。還有兩個是死了的，鮮血染紅了整個的頭部，腦漿也迸出來了；另一個是斷了一隻手臂的，眼睛還在半開着。我們請求排長允許我們下車，去救那三個受傷的同志，同時把那兩個死了的埋了他。

『不行，火車就要開了，前面的工作比這還緊要，這裏等下一定有救護隊來抬的。』

排長嚴肅地說，我的心裏，充滿了悲壯而悽涼的情緒，我開始領略到戰爭的殘酷了！

一連三天，都沒有好好地吃過飯，每天從早晨六點吃了飯，一直要到晚上八點或九點過後才有吃。在行軍時間，才知道士兵的生活，真是人類中最苦，最可憐的！有時，粗糙的米，還伴着許多谷殼，每餐像嚼沙子一般不能嚥下；菜呢？更不要說了，爲了便於攜帶，老是煮着一鍋發了霉的臭豆豉，散了許多鹽在裏面，簡直鹹得不能進口。但是奇怪，當我飢餓的時候，這些粗硬的飯和臭豆豉，竟比鷄、魚，肉還要好吃，爬進口裏，像龍珠米似的，一溜就溜到喉管裏去了。

六月。正是一個熱死人的季節，汗珠像雨點一般流下，流多了，衣服像剛浸過水來似的，全身都被一塊濕布裹着，走起路來，怪難受的。一雙腳板像踏在火爐上一般發燒，臉上的皮，開始一層一層地脫下來了。『熱

呵，熱呵！」的呼聲，到處都可聽到。但誰也沒有怨恨，誰也不想向後轉，或者開小差。誰也甘願忍受目前一切的困苦艱難，而把快樂寄託在「打勝仗」的上面。

有時污水池裏的水，不但供給我們洗臉，洗衣，而且也供給我們做飲料；男同學還把拙雷做游泳池在裏面洗澡呢。

在這樣有意義、有趣味的特殊生活中，我開始寫從軍日記了。用膝頭當做桌子，每天在行軍時休息的幾分鐘裏，或者犧牲了睡眠，在巨大的燈光下，我寫着一天的生活，寄給編中央日報的長鬚子老頭孫伏園先生。誰知不幸，有一次在鐵路旁邊，我因為要去解決小便問題，便把毯子，包袱，水壺，飯盒等通通丟在草地上，等到跑出來搭火車時，我的全部家當，已經不翼而飛了。起初還以為是那位同學代我拿走了，後來把全火車上在座的都打聽完了，並沒有誰看見，唉！完了！我辛辛苦苦寫的日記，連自己都沒有看一遍，就這樣無影無蹤了。因為受了這個打擊，又加以每

天跑路太疲倦，（每天平均至少都要跑八十里，有時例外，還要跑一百二十里，）工作又忙，所以日記就不能繼續寫了，只寫了些通信，一直到現在，（而且到永遠！）那時候的生活，我都一點一滴地記憶得清清楚楚，每到一個地方的印象，每一個和我接近的羣衆底容貌，我都活鮮鮮地刻給在腦海裏。只是奇怪，寫起文章來時，像着了魔似的，我的筆尖下再也寫不出第二本從軍日記了！謎！這真是一個不可解釋的謎！

## 三個老囚犯

一羣農民雜在我們的隊伍裏，用索子綁來了三個土豪劣紳，當他們被送進那間廣闊而黑暗的臨時拘禁所的時候，忠實的農民簡直快活得要發狂了！

「哼！你原來也有今天！」

一個十四五歲的孩子，這樣用手指在裝有一格格圓柱子的門上，如果再伸長一點，簡直就要觸着那個看來似乎有六十多歲的白鬍子老頭兒的臉上了。

三個人都是同樣地流着汗珠，喘着氣，他們的眼睛裏，仍然放出兇猛

的火焰，但不像平時一般有威風，白鬍子老頭兒正在眼淚雙流，他不住地搖着頭，手被繩子反靠着綁起來了，他們今天是從四十里外的城隍廟裏抓來的。

「哭什麼？你娘的，難道還有人同情你嗎？」

由人叢裏發出另一個聲音，好像是一位小兵說的。

「哈哈，那個老傢伙也弄到了，痛快，痛快！」

「官長！他們平日是最壓迫我們的，非趕快槍斃不可！」

「要把他們的老婆兒子都抓來！哼！那些母夜叉真正厲害！」

「哼！平時我們全村人的生命都在他的手裏，今天他們的生命，都到了我們的手裏了，哈哈！」

從外面擠進來看老囚犯的人，像潮水似的湧進，嘈雜的語聲裏，夾着勝利的，愉快的哈哈，每個農夫村婦，甚至幾歲的孩子臉上，都充滿着驕傲的勝利的微笑。他們都伸長着頸子往黑房子裏探望，好像生怕那三個



囚犯立刻就要從門縫裏逃走似的，他們緊緊地把監門堵住。

「同志們！請出去，我們要開飯了。」

倒是小號兵勇敢，他從裏面跳出來對大眾說，手裏拿着吊有一塊大紅綢的喇叭，放在嘴邊做着要吹號的姿勢。

「同志們，你們都去吃飯吧！我們來守衛。」

一個雄糾糾的青年農民，突然地用力擠向前去。

「好，我也來一個。」

噹噹噹，外面的鑼聲響了。

「這是幹什麼的？」

「開羣衆大會。」

於是他們又像浪似的退出去了，有幾個走了又回轉頭來再三囑咐着

說：

「同志們！不要讓他們逃走了，這是三個最惡的傢伙！」

這晚的守夜，輪流到我了。本來我不是這一隊的，因為一位同學去開會去了，她要我代替她的職務，我很高興。要在平時，對於值夜這工作，我最害怕，因為沒有月亮的晚上，確實太黑暗太淒涼，一個人拿着槍站在那裏，好像幽靈似的總有點感到害怕；却是今晚我的胆量忽然壯起來了，精神也特別興奮，好像那三個俘虜，就是被我一個人抓來似的，感到一種說不出的愉快！當我背着槍，在監門口走來走去的時候，那個年紀最老的白鬍子老頭兒，總是苦喪着臉哀求我說：

「官長，釋放了我吧，我是個好人，他們冤枉抓了我來。」

另一個瘦得像一根枯柴，只有皮包骨的四十多歲的矮子，竟跪了下來，不住地向我叩着頭：

「官長，可憐我吧！我一家大小二十多條命，都靠我生活的，我並不是土豪劣紳，你救救我，官長，你救救我。」

兩行清淚，從他那凸出的眼睛裏流了下來，另一個帶近視眼鏡，牙子

薰得烏黑的鴉片烟鬼也跪下來了，他不住地作揖叩頭，但我只當沒有看到一般轉過臉去，仍然很悠閒地踱來踱去。

「什麼官長，我是個看守兵，不要做聲，這麼晚了還鬧什麼？」

我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大聲罵過人，今天，哈哈，今天我是個管理囚犯的看守兵了，應該顯得威風的；可惜我的聲音還不算大；他們認得我是個女兵，以為女子的心是軟的，因此他們拚命地哀求。

「哼！救救你，不要夢想！你知道你曾經害死過多少人？你剝削農民，壓迫農民，你自己想想這一生一共做過多少壞事……」

我更來得凶惡了，每說一句話，就用槍往地下一頓，可是他們並不停止向我磕頭哀求。

「看守官長！我確確實實是個忠厚人，沒有做過壞事的，你去村裏調查吧！」

「用不着調查，是你們本村的老百姓抓你們來的，你想，我們才到這

裏，怎麼知道你們是壞東西呢？」

「我只是有一次對王三麻子有點過不去，一定是他報私仇的！官長！救救我吧！」

這是矮子說的。

「革命軍不許有人報私仇的，今天他們幾百人來抓你們，大家公認你們是無惡不作的土豪劣紳，難道這也是報私仇嗎？瞎說！」

「哎喲！我的骨節要痛斷了，官長，請你大發慈悲，解開了案子吧！」

鴉片煙鬼又在呼冤似的大嚷起來。

「混蛋，還不安靜一點，再要鬧，今晚就拖去槍斃你們！」

「要不是我這一聲鎮壓他們，還不知要咕嚕到什麼時候。」

雖然現在他們不敢大聲吵了，但哀怨訴冤之聲，仍然不斷地響着，這使我感到了討厭。

十二點了，連長跑來看了一看，他用手電往裏邊一照，突然驚訝起來，

「嗚！那個老鬍子那裏去了？」

「就在門邊。」

「呵……你要好好看守，不能打瞌睡，跑掉了，是要你的命的！」

「是！」我連忙立正敬禮，他却匆匆地跑了。

月亮像玉盤似的掛在中天，炎熱的暑氣完全退盡了，一陣陣清涼的風從天井裏吹過來，外面不斷地有人走來走出。隔壁房子裏四五個女兵在談論今天開婦女大會發生的事情：

「真的太混蛋了，他說老婆不該去參加婦女大會，回來就用刀子割去了她的耳朵，還在她的腿子上砍了一刀。」

「你們怎麼知道的？」

「一個她的鄰居來營部報告，當時營長就派我們八個人去緝拿凶手，

誰知那王八逃走得太快，我們去時早已無影無跡了。」

「一定躲在哪個地板底下，或者屋角裏，牛欄裏，你們因爲人少，所以沒有發現。」聽聲音這是淑昭說的。

「你倒說得好，什麼地方沒有尋過？連糞缸裏我們都用棍子撈過了。」繼宗急得跳起來，她是「駭殼隊」的隊長。

「哈哈，難道他還像糞蛆一樣真的鑽到糞缸裏去嗎？」

我一時忘記了自己的職務，便也插進去和她們攀談起來。

一陣大哈哈過後，她們又出去開會了。

在軍事緊急期間，我們是這樣不分晝夜地工作着，忙碌着的。

也許因爲太疲倦的原故，我終於坐下地來了。照軍紀上說，這是千不該萬不該的，但腿子實在站酸了，她們又因爲有事，過了四個鐘頭還沒有派人來接班，爲着要看守敵人，我不敢有絲毫的疏忽。坐在冰涼的石塊上，雖然感覺無上的舒適、愉快，但苦了兩只眼睛：一面要望着門口是不

是有官長來查夜，或者同學來接班；一方面又要眼睛睜地看著那三個老東西，生怕他們把案子解開了在裏面鬧起來，監門又不很結實，假若是三個有力氣的人，也許已經衝出來了！

『官長，我口渴死了，給我一點水喝吧！』

又是那個老鬍子在搗麻煩。

『不要鬧，等天亮了，會給你們東西吃的。』

『等不到天亮了，官長，做做好事，給我們一點水喝吧！』

『就是要殺頭，也要使我們做個飽死鬼呀！』

真看不出那個鴉片煙鬼，原來他是這麼凶惡的。

『我偏不給你水喝，看你怎麼樣？到了這個地步，你還敢拿出土麥劣紳的威風來嗎？』

老鬍子和矮子連忙向我道歉，要我看他們兩人的面子給一點水喝，我知道他們明天就要槍斃了的，連忙用杯子倒了一杯茶送到老鬍子的嘴邊，

那烟鬼還在想掙扎解脫案子，自己接過杯子來吃，我用上了刺刀的槍往裏面一刺，他嚇得連忙規規矩矩地坐下了。

第二天的早晨，太陽剛剛出來的時候，廣場上擠滿了男男女女的羣衆，和我們的兄弟們。主席台上坐着各鄉的農民代表，有一個正在激昂慷慨地演講那三個土豪劣紳的罪狀，每說一項台下就大聲應着：『對了，對了！他正是這樣壓迫我們的，還有……』

『鎗斃！鎗斃！快一點！快一點！』

『讓我來開槍！』

『每人砍一刀吧！』

『要把他們拖到台上來，殺給我們看！』

『……』

罪狀宣佈了之後，三千多個羣衆，再也不能等待了，他們高舉着粗大的拳頭向前擁擠着，叫喊着！



「革命軍是爲勞苦的工農大眾謀解放，謀利益的，王富財，郭養廉，這兩個土豪，還有王興祥這個劣紳，都是農民羣衆們親自綁好送來師部的。今天在大會上，又經過各鄉的代表宣佈了他們平日壓迫農民大眾的十大罪狀，又有三千多羣衆舉手贊成鎗斃，這是全體農民的主張，我們當然要執行。好！現在就把他們帶上台來鎗決吧！」

「好……」大眾的呼聲。

主席這樣宣佈之後，拍！拍！拍！一連響了三聲，立刻這三個罪大惡極的魔王，就這樣鮮血橫流地結束了他們的生命。

如暴雷一般的掌聲，口號聲，伴着洪水似的笑聲，充滿了躺着一個死屍的廣場。

## 夜間行軍

晚上八點鐘的時候，突然接到師部的命令，第三連要開拔到距離峯口四十餘里的青山坳去駐防。據密報，還有小部份殘逆躲在山坳裏，我軍今晚前進，說不定在半途就要開起火來。

「夜間行軍，自從出發以來，今天還是第一次，過慣了學校生活的你們，也許有些胆小或者吃不下這種苦的，但你們現在是士兵是戰士了，生命都可以犧牲，自然不怕吃苦。我現在要告訴你們的是夜間行軍，爲的避免敵方注意，同時因奉緊急命令，所以要在今晚十二點之前達到目的地。這條山路聽說非常不好走的，又不能打手電，你們要好好地去走，不要心

慌，不要害怕，即使擦了一交也不要做聲，輕輕地爬起來就完事。各人的手要按着槍柄，免得和水壺飯盒相撞，發出叮噠噹噹的響聲來。記着，要大家絕對遵守鎮靜的紀律，不許開口說話，不許走得太重，脚步要輕輕地像老鼠子似的……」

楊連長說到這里，大家「吡」的一聲笑了出來。

「啊，還沒有開步走就笑起來，這成什麼話！等下如果有人在路上笑的，他就有意擾亂，給敵人知道自己的隊伍，簡直等於通敵，那就非嚴格處分不可！」

大家的笑容還掛在嘴邊沒有消失，但誰也不敢笑出聲來了。

「楊連長究竟是個丘八出身，如果說脚步要輕輕地像燕子似的，那句子多麼富有詩意。」

解散後，我附在光慧的耳邊說着，害得她連眼淚都笑出來了。

我們的隊伍像長蛇似的開始走動了，起初還可以聽到水壺和飯盒相碰

的聲音，後來經過排長輕輕地叮嚀過幾次，真的半點聲音也沒有了。有些穿了新草鞋的，從腳底下發出尖銳的 *stap, stap, stap* 的響聲來，劉排長又站住了。

「誰走的這麼響？」

「報告排長！沒有辦法，我穿的是雙新草鞋，今天早晨才買的，還有節奏的聲音，是由那里發出來的。」

這是劉傳萬的聲音，他簡直在寫文章。

「不要囉哩囉囉，再要響，把牠脫光打了赤腳走！」

老劉害怕打赤腳，因為刺會跑到肉裏去的，他真的駭得祇敢輕輕地像老鼠似的走了。

夜，黑暗得伸手看不到指頭，對面看不清人，天上地下黑漆的一團，更分不出東西。每個人都像如履薄冰似的，小心翼翼地走着，忽然「噠通」一聲，前面有誰掉在水裏了，隊長暫時停止了一下，於是叮嚀噓噓的聲

音又起了。

「走！走！前面快走！」

又是劉排長的聲音。

「一身都是泥漿了，眼睛打不開。」

剛從水裏爬出來的那個人，可憐地回答着。

「打不開，也要走的！」

立刻，有人掉下水的消息，全連的人就知道了，大家互相警戒着。

「小心走呵，不要跌倒。」

路，真的太難走了，有時上山坡，底下流着聲音洪大得像瀑布一般的溪水，雖然看不見那不知若干深的巨壑，但由水聲裏可以聽得出，這里確實是個危險的地方。

「後面小心，這里有一個深潭，大家慢慢走，掉下去不是好玩的。」  
這聲音，是由走在最前面的那個發出來的。

聽到深潭，大家都害怕起來了。如果真的掉了下去，不能爬上來，而隊伍又走了，剩下自己在泥漿裏打滾，那時不知要怎樣着急；即使爬了出來，又辨不清東南西北，走錯了路又怎麼辦呢？甚至還有些過慮的，想到如果這時有敵人來，實在不好應戰，他們一定藏在深山裏，而我們左邊是峭壁，右邊是深淵，不要說一枝槍沒有地方放，真的打起來，還不知有多少「噶通噶通」掉下水裏做蝦蟆去的呢。

「報告連長！打一下手電吧，前面太危險了！」

誰在大胆地說着。

「不能打手電，這是很險要的地方，說不定有殘敵埋伏在那裏，慢一點走好了，千萬要靜。」

這時緊張的空氣，包圍了每一個人的身心。也許是初次經驗夜間行軍生活的原故吧，大家有一種好奇心，希望真的有敵人從深山裏鑽出來，我們倒好迎頭痛擊。而且在黑茫茫的夜裏，什麼都看不見，只聽到「劈拍！

劈拍！」的槍聲，紅光爆發的炸彈，那該是多麼美麗的夜景，多麼雄壯的音樂！

還有，因為看不見敵人的多寡，看不見血肉模糊的屍屍，作戰時一走更有精神，更加勇敢。夜的空氣是靜穩的，嚴肅的，緊張的！一想到爲真理而戰，爲光明而戰，爲全人類中的被壓迫階級而戰，就會精神百倍起來。但同時我也想到過，晚上開戰，分不清敵人和自己的弟兄，一定會誤殺多少人的。

深潭過去了，現在走到了一處左右都是高山的地方，山像屏風似的夾住一條小路。

「拍！拍！拍！」

忽然隱約地聽到了幾聲槍響，大家打了一個寒噤。

「停住！」連長發命令了，「聽一聽，是不是槍聲？如果前面有敵人，後面三排埋伏，前面尖兵隊預備開槍，不要慌張，沒有得到命令，不

許亂開槍！」

每個人的心裏都充滿着緊張，興奮的情緒。連長又繼續着說：

「千萬不要害怕，他們是殘敵，不堪一擊的；作戰時大家要沉着，勇敢，不怕犧牲！」

大約過了三四分鐘，空氣又恢復安靜了。好像敵人就在前面似的，我恨不得立刻打先鋒衝了過去。隊伍走得很慢，我有點不耐煩起來，連忙從一個一個的身邊擠了過去。

「幹嗎這樣向前擠？不許擾亂秩序！」

班長在罵我了。

「我要到最前線打衝鋒去！」

我勇敢地回答他。

「變通！」突然我的右腳踏進了水裏，幸而左腳站得穩，身子沒有倒下去。



「呀！又是誰跌倒了？」大家很關心地問。

「我！」

我像很害羞似的連忙爬起來趕上前去。

「邊說銜鋒，走路都要跌倒，唉——」

另一個男同學故意輕輕地讓讓，引得大家都笑起來了，爲了他最後的一聲嘆息，拖得很長很長，連我都忍不住笑了。

光蘇走不過我，她早已落伍了，她的腳也是小腳，比我的要短半寸。可憐的她，五歲的時候，就做了媽媽的犧牲品！

晚上行軍，再舒服也沒有了，雖然沒有月亮和星光，我們要像瞎子似的摸着走，但帶着花香迎面吹來的清風，像冰淇淋似的沁入我們的心脾，令人感到一種說不出的愉快。尤其當牠從樹梢輕輕地掠過，發出清脆的哨聲時，簡直是世間一曲最美，最悅耳的令人陶醉的音樂。

走着，大家寂靜地走着，在每個人的懷裏，藏着一顆追求光明，追求

革命的赤心，跳躍着，燃燒着！雖然一連走了三四個鐘頭沒有休息，但誰也不敢說疲倦，誰也精神抖擻地在追趕着前面的隊伍。

突然，在那遙遠的山邊，發現幾點紅光了，這是黑暗中的曙光，我們的目的地快到了！

「走上前去呵，曙光在前，同志們奮鬥！」

我首先放開嗓子唱着，大家都一齊唱了起來，雄壯的歌聲，衝破了黑夜的沉寂。

## 解散的前夜

事實完全如我們所希望的一般，一個月零四天的戰事，如今告了一個段落，我們是高奏凱歌歸來了！雖然這次西征，犧牲了七十餘個同學，百多個教導隊的同志，然而我們獲得了好幾千槍枝，建立了革命的基礎，在每個民衆的心裏，樹下了永遠不可動搖的信念。我們最大的勝利，就是從軍閥手裏得到整千整萬認識我們，信仰我們的羣衆！革命的種子，散佈在我們到過的任何地方。勝利，我們是帶着最後的勝利歸來了！

是從前線歸來的第七天晚上，天上沒有月亮，只有幾顆閃爍着的星

星。我坐在呂靜(她是女生隊的看護長)那裏談天，告訴她關於行軍時候的生活是如何快樂有趣的時候，忽然聽到號兵在吹集合號了。

像平日一般，在三分鐘內，全體已經整好了隊報完數了。

大家眼巴巴地望着站在階台上的五位男女官長，她們都把頭低下來，不知在想些什麼，揚連長開始說話了。

「各位同學！」

奇怪，爲什麼他今夜的聲音突然改變了呢？還沒有說下去，我們似乎聽出他的聲音在顫抖了，我害怕有什麼不幸的事發生，果然，他在宣佈我們的命運，宣佈我們的死刑了！

「首先請大家要鎮靜，不要慌張，要勇敢，不要害怕。」

……怎麼，難道又要我們出發嗎？那有什麼可怕呢？

我心裏這樣想着。

「這是一個很不幸的消息，請大家聽了不要傷心！革命者受挫折，受

阻礙，這是常有的事，我們應該再接再厲，絕不可灰心的！」

……他究竟要說些什麼？

『因為反動勢力太大，爲了要保存我們革命的實力，……環境逼着我們，不能不暫時解散……』

這是晴天一聲霹靂，午夜的一顆炸彈，牠炸破了二百五十顆熱烈的心，炸毀了二百五十個人的生命！大家都像失掉了知覺似的再也無心聽下去了，然而揚連長的聲音更悲壯地在繼續響着：

『當然，這絕不是害怕，絕不是不抵抗，我們無論如何要做最後的掙扎！你們身體好，能夠跑路的，就跟着十一軍出發，否則，各人回到自己的家裏去，暫時忍受一點苦痛，不久的將來，我們也許要過比現在更痛快，更自由的生活了！現在每人發十元錢的遣散費，明天趕快拿去做衣服化裝，灰衣是不能穿的。』

天，這是怎麼回事呢？爲什麼要解散我們？我們的希望，我們的理

想，難道真的只能曇花一現就消滅了嗎？

楊連長報告完了之後，接着是每個官長的沉痛的演說，她們的每句話，都是那樣深刻地烙印在我們的腦海裏。

「只要你們的信仰始終不變，只要你們時時刻刻都想到為革命而犧牲，那麼，在目前如果生活沒有辦法時，就是去當軍閥的姨太太也未嘗不可以，只是你們千萬不要沉醉在物質的享樂中，而忘了自己的使命。你們總要有一天刺死那萬惡的軍閥，才不愧是一個受過革命洗禮，受過軍訓政訓來的戰士，方不愧是一個有志氣，有思想的勇敢底女性！」

這些話，像一把亮晃晃的尖刀，刺進了每個人的心裏，有很多在流淚了。明天！唉！想不到我們所期待着實現的明天，竟是埋葬我們的地獄！回到封建的家庭去，唉！有誰願意呢？

整個的晚上，我們都沒有睡，就這樣大家圍坐在操坪裏呼口號，唱歌，演說，一直鬧到天明。

第二天，武漢的女生，陸續地回家了。花花綠綠的衣裳，代替了威威武武的軍裝，我因為脚痛不能走路的原故，只好化裝和樹麥翔雲她們一路回到長沙來。

這樣轟轟烈烈，開世界先鋒的女生隊，雖然解散了，但她的精神，是永遠存在着的！一九二七年的革命種子，散佈在中國的一個城市，每一個農村，我永遠地堅信着：最後的勝利，終久是歸我們的！

## 第五章

### 家庭監獄



靜安寺

江  
西  
南  
昌

## 歸 來

爲了便於自己裁製起見，我和樹蓉，翔雲珊瑚都買了同樣的白虎綢，各人做了一件沒有領子的長西裝。所謂西裝，並不是像西洋女人穿的那麼漂亮的時裝，不過沒有扣子，領子是桃形，穿起來時，只消往頭上一罩就行了。

我們的頭髮都是剪得很短的，尤其樹蓉的完全剃得像個芋頭一般，只這一點，無論我們化裝的技術怎樣高明，人家一看就會知道是拿過槍桿來的女兵。還有，我們晒黑了的皮膚，和因爲握槍柄弄厚了皮的右手掌，也是一個給人認識我們的標記。

「軍服脫下了，什麼時候再穿呢？」

當我說這句話時，竟滴下了兩顆熱淚，樹蓉也忍不住哭起來了。

四個人望着擺在床上的新衣服，像牧師在替死人祈禱似的，默默地沒有半點兒聲息，誰也不願意脫下那套灰布衣服；尤其那根被我們弄得很光滑很柔軟了的皮帶，真不願把牠解下來。記得最初繫牠的時候，大家都感到麻煩，而且硬癱癱地縛在腰上，怪不舒服的，因此散了隊後，第一件事就是把皮帶解開，讓腰部大大地運動一下，有時竟忘記把牠繫上，就跑去出操，爲了這，連長罵我們不守風紀，常常罰我們立正。後來慢慢地習慣了，除了睡覺，簡直一刻都離不了牠，我常把牠和槍當做我的愛人般看待，尤其冬天需要牠緊緊地縛住我，使冷風不能侵入，週身都是暖融融的。至於槍，更比我的生命要寶貴，毀滅舊的制度，創造新的社會都需要着牠。可是現在呢？什麼都沒有了，不但槍離開了我們，而連一根小小的皮帶也不能保存了！唉！……

一直臨到要離開武昌的那天下午，我們才在無可奈何中換上了新製的衣裳——很像一件簡單的跳舞服。四個人跑去一個很小的照相館，拍了一張照，留做解散後的紀念。還跑到百貨店，每人買了一頂草織的洋帽戴着，以遮蔽這個見不得別人的頭。

上火車了，僅僅只有鴻淒然地走來送我們。一個月以前我們從這裏出發鄂西時，是多麼威風凜凜，轟轟烈烈，今天，第二次離開武昌的今天，却是天色沉沉，狂風怒號，每個行人的臉上，都罩着一層陰慘慘的苦悶。淒涼，說不出的淒涼憤慨，填滿了我們的心胸，要不是那堅強的信仰，和未來新社會的紅光在主宰我們，誘惑我們，誰願意苟延殘命呢？鐵軌上，難道不是很好的葬身之地嗎？

火車一停下來，就有警兵上來盤問每個旅客的來歷，檢查他們的週身和行李。爲了我們的皮膚和服裝，太令他們注目了，好幾次幾乎被他們識出破綻來；幸而好，那位和樹蓉同鄉，在某軍當副官的李先生，特別保護

我們，每次遇到檢查，都說我們是他的家屬，在漢口教會學校讀書，放暑假回來的。

「家屬？家屬那裏有這麼多？一定是女生隊的×××！」

車到了岳陽，來檢查的更加嚴厲，他居然說出那樣的話來，幸虧李先生的口才好，終於拿出官長的威風來把他們壓倒了。

到了C城，第一個困難，就是沒有住處。住旅館，不但找不到担保的人，而且四個人合攏來的財產都不到六元，怎麼住下去呢？我大胆地帶着她們三個走進了一位同鄉蘭的家裏，她是在大同女校時的同學，而且和我感情很好的，想來她不會拒絕。誰知我們一走進門，蘭就發抖起來，她忙附在我的耳邊輕輕地說道：

「你們爲什麼在這個時候回來？這裏是個恐怖世界，殺人比宰雞鴨還多，我家裏不能留你們，無論什麼客人來，都要經過五家承認，懂得嗎？五家聯保，警兵每天都要來查幾次，何況你們又是從武漢回來的……！」

有什麼辦法呢？在別人的眼裏看來，我們比洪水猛獸還可怕；但是說句良心話，這位同鄉不敢留我們在她家裏住，也的確有她的苦衷，我們應該原諒她的。

樹蓉和珊瑚，第二天就回去了，我爲了腳痛得太厲害，只好在蘭那裏借了五元錢來住公醫院。我用了謝天的名字去掛號，那天醫院剛剛開始診病，我是第一號，於是看護和醫生都笑我是個「天字第一號」的病人。有個姓陳的看護，日夜陪伴着我，安慰我病中的寂寥，她像呂靜一般溫存體貼，雖然住了一個星期，病還沒有好，但精神上却得到了不少的安慰。

借來的錢又用完了，沒法，只好和翔一同回去，明知此去是吉少凶多，但爲了負有解除婚約的使命，再危險些也要回去的！

抵蘆田的那晚，恰恰是四更時候，當我叫開裕通板的大門時，他們都疑心是我的幽靈歸來了，決不相信我還活在人間。因爲半個月以前，他們聽到一個消息，說我在前棧打死了，現在突然一個活鮮鮮的鳴岡站在他們的面前，怎不叫他們懷疑，驚訝呢？

## 被母親關起來了！

兩個瘦小的轎夫抬着我一步步地走近了我一別兩年的故鄉時，我的心也跟着漸漸地沉重起來。

「鳴叔，快到了呵！」

翔在後面的轎子裏喊我。

「唔……」

過了一座茶亭，就是一條小小的街道，再上去不到半里路，那所特別高大的新造屋子，就是我的家了。

我生怕熟人望到我，連忙將頭低到胸前。在望見了那所我第一次見到

的新屋時，好像有一種微弱而沉痛的聲音在我的耳邊響着：

「這就是禁閉你的牢獄呵！」

然而我並不害怕，我是下了奮鬥的決心才回家來的，牢獄雖然建築得這般堅固，但我相信我的力一定能衝破牠的。

到家了！姊姊和嫂嫂，母親，還有許多孩子們都出來迎接，她們的臉上都堆滿了笑容，緊緊地握着我的手，孩子們都扯着我的衣服問：「還認得我嗎？姑姑！」尤其高興的是白髮蕭蕭的老母親，她喜歡得連眼淚都流出來了。

「兒呀，你瘦了很多了，在外邊真苦呀！」

母親用衣袖擦眼淚時，姊姊和嫂嫂也陪着哭紅了眼睛，只有三歲的芸寶，在牽着我的手問着：「姨媽，你給我買了洋娃娃帶回沒有？」

進門，我就看到了堂屋裏擺了許多漆得紅紅綠綠，金光閃閃的各種各式的木器，我知道這就是替我預備的嫁奩；我真替母親嘆息，冤枉花了這



許多錢！

午飯後，她們領我參觀新造的房子。這雖是舊式的建築，房間却很寬大，光線也十分充足，空氣不用說，在這樣水秀山青的鄉間，是最新鮮的了。聽母親說，本來的計劃，是正屋兩棟，橫屋兩棟，但爲了經濟不夠，這時還只建築好了正屋，但已花去三千多了。樓上因爲窗戶開的太高，光線很暗，不適宜住家。磚，石，和樓板是再堅固也沒有了！如果帝國主義者不用炸彈大炮來毀滅的話，恐怕三千年過後，牠還是不會損壞的。我對於這樣寬敞，堅固的房子並不感到什麼，因爲我是絕對不願老死鄉村的，即使聽有羅馬的教堂那般莊嚴，華麗，我也不會住到這里來的。

「你看，娘是多麼爲你操心呵，爲了漆這些木器，我有兩個多月沒有睡了，括風的天，生怕灰塵落在金紙上，常常睡到半晚爬起來用油紙蓋上，白天又怕孩子們去弄髒了，或者麻雀飛來撒屎在上面，一天至少都要

看幾十遍；天天都要去監工；否則也許兩年都漆不好，現在三十多件木器都漆好了，被窩，帳子……也都辦好了，只等你回來縫衣服。」

母親一口氣說到這裏，我半句話也沒有回答，只是低着頭走着，她還以為這是少女害羞的常態，於是更愉快地說着：

「這次真是菩薩催你回來的，自從知道你『當兵』去了，我就天天過着以淚洗面的生活，我唯恐你在外邊有危險，日夜爲你燒香問卦，在菩薩面前許願。起初聽到你去打仗的消息時，我還急得暈過去三次，有一次足足死了一個多時辰才蘇醒過來的。蕭家也很掛念，常常打發人來探聽你的消息，鄰居都擔心那孩子沒有福氣得到你，現在好了，謝謝天地菩薩，你已平安歸來了！」

滿肚子要說的話，我竟不知從何說起，在父親還沒有回來之前，我想還是不提到解除婚約的好；母親是這樣頑固的女性，和她說，一定沒有好結果的，我忍耐着過了兩天的嘔吧生活。

誰也沒有料到鄉里的消息靈通，竟比無綫電還來得快，蕭家已經知道我回來了，竹林——未婚夫蕭明的叔父——寫信來要求我家看日子接親，大哥連忙拿着信來問我：

「怎麼回答他呢？」

「你說等父親回來再說好了。」

信是照我的話回覆了，可是這問題怎樣解決呢？蕭家既已知道我回來，結婚期當在不遠，我如果不趕快進行解除婚約的工作，那就來不及了。事情真湊巧，剛剛這天晚上父親從他的朋友家裏回來了；看了竹林的信，他立刻找我談話，並問我結婚期究竟定在什麼時候好。

「我這次是專爲此事回來的，爸爸，我前次寫回來的信，想必你老還記得很清楚，我和肖明是絕對不能結合的！他與我不但沒有半點愛情，簡直連感情都沒有，他的思想，興趣，都不和我相同，他的個性，能力，……我完全不了解，怎麼好同他結成夫妻呢？」

「怎麼？不能結合，難道你想離婚嗎？」父親一開口就拍起桌來大罵，母親更是氣憤憤地滿口「畜生，畜生！」的罵個不休，但我仍然很從容地回答他：

「是的，這次我是專爲了要與肖明解除婚約才回來的。」

「喝！你想解除婚約嗎？除非你永世不歸來，現在既回到了家裏，還想離婚嗎？不怕你有天大的本領，也逃不出我的掌中。」

母親更來得厲害了，她做着要打我的姿勢；父親也氣得遠遠地跑開了。我知道這時不能再繼續談下去，便退到寢室裏來給他們寫了一封五千多字，說明爲什麼要解除婚約的信，誰知第二天父親看了之後，不但不爲信中的話所感動，反而嚴厲地責備起來：

「看了你的信，知道你要解除婚約的理由，最大的有兩個：（一）沒有愛情，（二）思想不同。現在我來答覆你：第一，愛情只有夫婦間才有的，愛情的發生，是在兩人結婚之後，絕對沒有在結婚之前而能發生愛情

的；現在你還沒有和他結婚，當然沒有愛情。第二「思想」兩個字，只能用之於革命同志，而不能用之於夫婦之間，試問，你和他是結成夫婦，組織一個「夫唱婦隨」的美滿家庭，去傳宗接後，能夠主持中饋，就是個模範的賢妻良母，你又不是和他去革命，要思想相同幹什麼？」

「爸爸，要結婚後才能發生愛情，那只是你的戀愛哲學，那只是封建社會獨有的怪現象。在現在，男女二人，一定要經過情感的進化，才能達到結婚的目的，最初由認識而成朋友，由朋友的情感，進到戀愛的階段，愛情達到最高點時，兩人就結合而成永久的伴侶，這就是所謂夫婦。至於思想一致，更屬重要了！朋友兩人的思想不同，尙且不能成爲朋友，何況夫婦乃是一生的快樂與幸福的創造者，如果思想不同，各走各的路，愛情立刻會被裂的。況且現代的結婚，絕不是像封建時代一般，牠的目的僅僅在組織一個家庭；現代的婚姻，是與改造社會有直接關係的，兩個人結合了，並不是只求自我的享樂，主要的在兩人同爲社會服務，努力幹着創造

新社會的工作。因此他們不但是夫婦，同時也應該是摯愛的朋友，忠實的同志；肖明的思想是與我相反的，根本就失掉了和我結婚的第一條件。」

「噫！思想？女人要那種危險的革命思想幹什麼？不過你是受過幾年師範教育來的，將來結婚後就允許你在鄉間當一個小學教師好了，我相信他決不會阻止你的。」

「快不要和他辯論了！」母親連忙接着父親的話大嚷起來：「這東西簡直不是人，父母大於天，豈敢和我們做對！送你讀書，原望你曉得禮義廉恥，誰知你反成了畜生，連父母都不要了！婚約是父母在你吃奶時替你訂下的，你反對婚約，就等於反對父母！你如果做出這種無人格，沒有廉恥的離婚事出來，敗父母的名譽，羞辱祖宗，我就要……」

「洞庭湖裏水飄飄，好夫好妻命裏招，」無論是什麼樣的人，許配了他，就要嫁給他的！何況蕭家有財產有名聲，蕭明也是個好人，並沒有

瞎了眼睛，跛了腳；要知道「千里姻緣一線牽，」夫婦是前生就安排定了的，怎麼能反對呢？」

聽了這些話，我連冷笑的反應都沒有，我早就料到了她會說出這些話來的。

「在現代，雖然不能強迫你「嫁雞隨雞，嫁犬隨犬，」但像有明一樣的人，無論如何是可以嫁的，看他寫給你三哥的信，尙能通順達意。」

倒是父親的這幾句話，幾乎引得我笑了。

最後一句話說得太有趣味了，實際上，他的確是個連信都寫不通的人，在小學讀書時，有位教我，同時教過他的國文教員謝先生曾對我說過這樣的話：「你和你的未婚夫何以相差這麼遠，你在學校的成績佔第一。而他恐怕要倒數第一呢。」後來我接到他幾封給我的信，才看出他的學問，智慧，原來的確像謝先生所說的一般，這樣一個腦筋簡單，沒有思想的人，我怎能與他結合呢？

母親又在罵了，她說想不到送我讀了這許多年的書，回來是如此令他們失望的！她從此再不送大哥和三哥的女孩子讀書了。聽到這幾句話我倒有點替孩子們擔憂，她們現在還是小學四年級的學生，根據我過去的經驗，母親是決不許她們讀更多的書的，加以我這次的事發生，一定更要藉口不再送她們進學校了。唉！孩子們呵！將要降臨到你們身上的不幸底命運，是我賜給你們的呢？還是社會？

正在沉思間，忽又聽到父親的咒罵了：

「學校不知是什麼魔窟，凡是進去的人，都像着了魔一般，回來鬧着離婚，祇要是父母代定的婚姻，不論好歹，都要離婚。」

「那當然，父母怎麼知道兒女需要什麼樣的妻子或丈夫呢？婚姻是人生的—件大事，當然要由自己做主，才能選擇到好的！」

我知道這幾句話，會引起他們的痛罵，但如果不說出來，我的腦子將要脹破了。



「快不要丟醜了，一個閨女，也能選擇丈夫的嗎？蕭家的名聲很好，他的三伯父會做過省議會的議員，在縣裏極有名望，全家都在外邊讀書，你的婆家送到我家來的禮物也不少了，前年你的未婚夫，又親自跑來替我拜壽，如果你現在做出這樣的醜事來，叫我如何對得起他們！」

「俗語說：『好馬不吃回頭草，好女不嫁二夫郎。』你還記得列女傳的故事嗎？」

「哼！列女傳她還讀嗎？」母親還沒有說完，父親忍不住連忙接着說：「她只看些什麼自由戀愛這一類的小說，什麼羅家少女爲婚姻不自由而自殺，誰家兒郎爲反對舊禮教而與家庭破裂這一類的報紙，她受了這些報紙小說的影響，所以也回來反對父母，反對禮教了！」

「笑話！禮教也敢反對的嗎？」母親越來越威風了，「牠是數千年來聖人立下的……（這下面的字句她不曉得如何說，所以我用點子代替着）誰也不敢反對，難道你是一個女孩，也敢反對禮教嗎？唉！你也不想，

貞節碑坊是如何樹立的呀！人家十二歲的女孩就知道守節，而你們這些自由的人，恐怕一年嫁二十四個，還沒有丈夫過年！」

「哼……」我由鼻孔裏輕輕地哼了一聲，並不想和她辯論半句。現在我更加知道和她講道理，是絕對沒有用的，惟一的辦法是和他誓死奮鬥，下個不達到解除婚約，誓不甘心的決心。

「貧富雖由天定，但也要人為，蕭家的財產很多，你也能夠賺錢，將來兩人成家立業，慢慢地會成爲個財主，有田有土，多麼幸福！」

上帝，她越說越糊塗了，這些話是多麼令人心痛呵。她侮辱了我，蔑視了我的人格，根本他不了解她女兒是怎樣的思想，怎樣的人格，怎樣的個性與志願，她以爲我是嫌貧愛富的，所以盡量說些發財的話給我聽。

「不要說這些與我不相干的話了，我願意嫁個和我有愛情的窮光棍，但決不願意和有錢的人結婚！」

我憤憤地說着。

「不和他結婚，你打算怎樣？」  
母親在桌上大拍起來，這自然恐嚇不了我，只是我倒擔憂她打痛了寧心。

「她打算要離婚。」

父親代我回答了，這時我真感激他。

「不離婚她怎麼樣？」

「她信上說，不離婚就自殺！」

「好肥，她只管死吧，我空空地撫養她到這大，還送她讀了這多年書，也許是我前生欠了她的孽債，到……到如……今……她……她……」

母親忽然放聲大哭起來，眼淚，鼻涕，口水流了一滿桌，頭，不住地在壁上亂碰，父親生怕她受傷，立刻奔過去緊緊地抱着她。聽到哭聲，姊姊和嫂嫂也都跑過來了，正在她們手忙腳亂的時候，我偷偷地溜了出來，跑到野外去散步。

太陽暖融融地照着，可是我的心是淒涼的！

遠遠地一個穿白長衫的男人向我走來，仔細一看，知道這是大哥。

他問我一個人在這裏想什麼心事，我把剛才那一幕滑稽劇全盤告訴了他。遲疑了很久，他皺着眉頭憂鬱地說：

「你不應該回來的，現在既到了家裏，怎麼能跳出火坑呢？我想……」

「你想什麼？難道要我犧牲，真的和肖明結婚嗎？」

「我……我是這個意思。」

「不！我絕對不能和他結婚，我要奮鬥到底！」

「母親比歷史上古今中外任何專制帝王還厲害可怕，難道你還不知道嗎？我爲了沒有得到她的同意帶你嫂嫂去益陽，回來時，她說我犯了「逆親順妻」的罪，罰我跪了兩小時，頭上還頂着一大盆水，這件事我是永遠不能忘記的！還有，你二哥，三哥和你姐姐的婚姻，都是痛苦到了極點的，但誰也不敢提出離婚的話來，你雖然比我們都勇敢，但你恐怕只能在

外面打仗，而不能回家來革命吧？」

說到最後，大哥笑起來了。但我嚴肅地回答他：

「大哥，你不要諷刺我，不要估計我的力量太小，老實告訴你，我是早已知道回家就會被禁閉起來的，但我如果不將婚約解除，我在外邊將永久不能和別人結合，肖家無論什麼時候都可持着婚書來找我搗亂；爲了免除麻煩，爲了我要正式向封建社會宣戰，所以我一定堅持到底，不達目的，決不干休！我甯可爲反對禮教，推翻封建制度而犧牲生命，但決不能屈服在舊社會的淫威之下……」

「我要回去了，萬一給母親知道我們在這裏談話，還以爲我是和你有聯絡的。」

可憐的大哥，每分鐘都在東張西望地注意，看有沒有人望到了他。

「好吧，你只管回去，我不願連累你以及其他任何人。」

「好的，祝你孤軍奮鬥成功！」

他仍然帶着譏諷的笑容走了，我還獨自在田隴間徘徊了很多時候才回家。

我沒有吃晚飯，爲的是不敢看父母親的兩副冷鐵一般要吃人似的面孔。黃昏剛過去，我就躺下床睡了。

姊姊，大嫂和三嫂，知道我很傷心，特地跑來安慰我，她們不敢多說話，更不敢大聲說，因爲母親就住在我的隔壁，我們的一舉一動都能聽得清清楚楚。她們唯恐母親聽到了她們的說話，每個人都挨到我的耳邊來，細聲地說着要我不要過於悲傷的話。她們的頭髮雖然剪了，但因爲常常擦生髮油的原故，有一種令人嗅到立刻就作嘔的臭氣，沖進鼻孔裏來，我總是拒絕她們的好意，希望她們整天不來我的房裏。

姨母也被姐姐請來了，她是母親的第二個妹妹，就住在我家從前的舊房子裏，她的丈夫在縣裏的教育局當門房，每月祇有六塊錢的薪水；兩個兒子都在軍隊中服務，小的當排長，大的曾經當過團附，不過因爲自己太

好嫖賭了，完全不遵守軍隊中的紀律，所以被撤了職，現在還不知流落在什麼地方。姨母本來有三個兒子，一個女兒，前年最小的兩個不幸因病死了，她爲了這一對極聰明的孩子之死，所以傷心得竟哭瞎了眼睛。她是一個絕對的「命運論」者，一切都相信是前生安排定了的。她信仰神，每天唸經，吃素，迷信比母親還厲害，可是她的思想不像母親一般頑固，她允許她兒子在外邊娶親，死去的女兒長到了十歲，也沒有給她訂婚，她常常勸導母親：『現在的世界變了，你不要對待兒女太厲害，他們自己有學問的人，是想幹一番大事業的，你不要拘束他們吧。』但母親不但不接受她的忠告，反而每次責備她太沒有做家長的資格了：

『無論世界變到什麼地步，父母還是父母，自己生的兒女，假如還不能服從我，我怎麼能征服別人呢？』

姨母聽到了她的「父母大於天」的話，也沒有什麼可說，只好低著頭答應「是，是。」

可憐她此刻來到我的房中，坐下去，半天還不敢開口，一直聽到母親和長工談話，她才敢小聲地對我說：

「鳴岡，你初回來不要和你母親鬧吧，她的脾氣向來是很大的，你順從她一點好了。婚姻是前生註定了的，丈夫雖沒有你的聰明，你屈就一點也無妨，將來大家都說你好，萬古傳名，多麼威風！」

「姨媽，不要說了吧，我的痛苦是你們任何人不能了解的，我並不希望你們來安慰我，請你們從此不要理會我吧。」

我恨恨地說着，眼淚如瀑布一般瀉了下來，具有慈悲心腸的姨媽，也陪着我流淚，姊姊更是哭得像淚人兒似的。

從今天起，我開始過着監獄似的生活了！

夜，靜寂的，幽暗的漫漫長夜。

在鄉間，晚上過了八點鐘，就靜寂得像死一般，但家裏的人今天特別



睡得遲，也許是大家在議論我的事，竊竊的談話聲，一直到十二點過後才停止。

月亮爬上了中天，淡淡的光輝射在我的帳子上，一隻蚊子在嗡嗡地叫着，除了這微弱聲音在打破夜之沉寂外，我幾乎懷疑我已躺在闐然無聞的墳墓中了。

翻來覆去地想着，我的問題，絕對不能和平解決的，父母已與我處在絕對相反的地位，我不能屈服，他更不肯讓步，不肯放棄做父母的威權。他一定要貫徹「父要子亡，不得不亡」的封建社會的法律，而我恰恰是反對封建社會的叛徒，這樣，相隔三個時代的父與女的思想，怎能不衝突呢？無疑的我只有拚命和家庭奮鬥，才能獲得我的自由，爭取最後的勝利！

不過事實上的確也有點困難，在鄉村，除了翔一個人而外，沒有了解我的人。（翔是我在小學，中學，軍事政治學校的同學，在封建社會的家族上關係說來，她比我小一輩，所以總叫我做鳴叔的。）姊姊她們

雖常常陪着我流淚，但她並不知道我何以一定要解除婚約？何以不能像她一樣忍受一切的痛苦？女子何以一定要到外面去求學，和自己愛着的人結婚？她的流淚，不過是表示她很愛我，替我傷心而已。一方面也害怕我有意外的危險，因為小時候爲了讀書，我曾有過一次絕食的自殺，從此她知道我的個性是堅強的，無論做一件什麼事，不達到目的不止。是的，單就這一點說來，她是比嫂嫂，姨媽更了解我的，但這有什麼用呢？她不能幫助我逃出火坑，她只能整天陪着我流淚，唉！流淚有什麼用呢？

——翔嗎？她雖只和我相隔咫尺，但不能來看我，她的家庭也和我家一樣的專制，爲了她反對和那個嫖賭健全的男人結婚，她現在也被軟禁着了；即使萬一她能夠來到我這裏，也不能談什麼話，因爲母親一定要在旁邊監視的……

——大哥？他是這樣害怕母親的弱者，他的腦筋雖比母親的新一點，然而那種想升官發財的思想，不完全是個封建社會的典型官僚嗎？他口

裏雖說着同情我的話，但謹敢擔保他背面不說我的壞話。唉！思想不同的人，決不肯幫助我的。

——三哥遠在長沙，遠水不能救近火，即使他寫信回來替我說話，封建思想根深蒂固的父母，怎會接受他的意見呢？

——大哥說得不錯，我是孤軍奮鬥，但沒有援助我的人，奮鬥的結果，恐怕只有失敗吧？

——自殺，倒是個最好的辦法，忍受一剎那的苦痛，解除了一生的煩惱，憂愁。人生究竟有什麼意義？遲早是死，無論在生時做過多少偉大的事業，建立過多少奇功，一到最後的一口呼吸停止時，什麼都沒有了。一切都是幻滅，一切都是空虛。犧牲了吧，與其將活躍躍的生命付與別人去宰割，不如痛痛快快地死在自己手裏；生命是我的，當然我有權利來處理，死吧，死是我最後的安息，也是我最後的勝利！

想着，絞斷肝腸一般地想着，我似乎覺得除了『死』，再找不出第二

條出路了。昨天我還以為父親會同情我，會因我那封一字一淚的信而感動，可是今天的事實，證明了他是和母親站在一條戰線上的。他的強硬，冷酷的態度，那裏是過去用皮袍裹着我睡覺，最痛愛我的爸爸呢？我這時完全明白了情感是什麼東西，在與自己的利益有衝突時，兒女不認父母為父母，父母更不認兒女為兒女，各人都為着自己的環境，自己的利益，自己的思想而鬭爭，情感這東西，是多麼可怕呵！

富於情感的人，最好是不要了解情感的究竟。我現在了解了這點，推翻了母愛高於一切的哲學，我的心幾乎痛得要破碎了。最愛自己的母親這樣不愛惜我，同情我，還有什麼可留戀的呢？

月色由黯淡而漸漸地消沉下去，遠遠地聽到犬吠的聲音，我家的雄雞，也在喔喔地開始啼了，房子裏忽然黑暗得可怕，我知道這是黎明將到的象徵。父親和母親在開始談話了，但聲音太低，無論我怎樣留心靜聽，也聽不出半句來。

——死？難道你真的只有死路可走嗎？爲什麼不想想自己的前途，自己的志願？你常常責備自殺的人太沒有勇氣，太懦弱，太不中用；求生，是一切生物的本能，何況一個有萬物之靈，具有創造社會一切的聰明底人，不努力求生，而真的去尋死嗎？你雖然是這樣渺小，即使真的自殺，於社會沒有絲毫影響，牠決不會因你的死，而有什麼損失，但你自己對得起社會嗎？對得起供給你吃飯，供給你衣穿，供給你受教育的勞働者嗎？你不想想，你是受過革命洗禮來的，你是負有改造社會使命的戰士，你曾經上過火綫，在槍林彈雨中做過殺敵救同志的工作，你曾經宣過誓，要爲全世界十二萬萬五千萬被壓迫的勞苦羣衆底解放而奮鬥；你曾否認自己是個懦弱無能的普通女子，而是個有血性，有勇氣，意志堅強的人！你是反抗一切不合理的舊制度底戰士……現在難道你真的忘記了自己的任務嗎？死，就是表示你的失敗，禮教的勝利。封建社會，這殺人不見血的惡魔，每天都張開着血嘴，在吞吃這些沒有勇氣奮鬥的青年，你也甘願給

種吞下去嗎？而且，你應該更進一步想想，自殺是多麼愚笨的事呵，你死了，舊社會少了一個叛徒，就省掉一顆子彈，即使你沒有勇氣拿槍，跑上戰場去衝鋒殺敵，也應該作一點給敵人殺掉你的革命工作。無論如何，「被殺」總比「自殺」來得偉大，來得有價值！

「生」與「死」的鬭爭，整整地在腦海中交戰了一夜，最後，還是「生」得着了勝利。

第二天的晚上，我仍然沒有睡覺，眼瞪瞪地望到月朧從黑雲裏掙扎出來，又從光明的地方鑽回去。

我想起了白天大哥告訴我明天要去縣裏的話，他或者可以幫助我一點也未可知，就在銀色的月光下，我偷偷地爬了起來，寫了一封要他援救我的信給他。

第二天。

大哥看了信後沒有說什麼，只是不住地搖頭表示不能幫助的樣子，我

又流淚了，兩人默默地對坐了幾分鐘後，他輕輕地離開了這狹小的牢房。我失眠的生活，從此開始了。

深夜，打開窗子放進風來，月兒早已爬上棧頂了。從前棧歸來，因受了濕氣而浮腫潰爛的腳，痛得非常厲害，我整晚地呻吟哭泣，母親連叫我一聲都沒有。唉！現在我真的是被棄的孩子了！我再也得不著慈母的撫摸，慈母的安慰了！更永遠不能和她親吻，倒在她溫暖的懷中了！「心肝，寶貝」的聲音，也永遠聽不到了，回想以前我有病時，她整日整夜地陪着我，殷勤地看護我；現在呢？即使我死在床上，她也不會來過問的。上帝，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呵？

月亮照着我的淚珠，滴在枕頭上，這一顆顆亮晶晶的淚珠呵，你跳到我母親的心裏去吧，月亮，你將我悲苦的消瘦的影子，照到我母親的眼裏去吧！她爲什麼變得這樣殘忍，這樣冷酷呢？我整整地哭了一晚，都沒有聽見她半點聲音，她是真的睡覺了，還是故意不理我呢？媽呵！你的熱

烈而真摯的愛，真的不能再給與我一次嗎？

.....

大哥走了以後，我每天都期待着他的來信，可是五天，十天，一個月過去了，還是音信杳然。一切只有自己靠自己，不要求人幫助了吧。我這樣對天發着誓。

現在外面寄給我的書信，統統要經過父親的檢查，發出去的，更比在監獄裏還查得嚴格，那封託大哥帶到縣裏去發給孫伏園先生的信，幸而他藏在帽子底下，否則一定會被查出沒收的。唉！這樣不自由的生活，怎麼過得下去呢？

翔的妹妹青青，是一個十二歲的，活潑而聰明的孩子，她在我和翔之間，做了許多令我們永遠不能忘記的事。她做我們的「交通」，母親累次罵她是密探或者間諜。她替我們送信，替我們傳話，但每次都要經過母親很久的盤問與搜查後，才允許她進我的房裏來。



可憐我那時完全像一個囚犯一般，整天被關在那間小房子裏，白天只有射進來的一綫太陽和我做伴，晚上只有照着我流淚的月亮是我唯一的朋友；外來的人，誰也見不到我，我竟沒有犯罪而做了囚徒！

有一天，突然我被母親從「監牢」裏叫出來，原來又是青青來了，我一眼望到了她，精神爲之一振，好像見到了救我的恩人一般，有說不出的感激和喜悅。

「你姐姐好嗎？」

「當然囉，她比你好！」

正在母親聽了這話大發雷霆的當兒，他使一個眼色在地上，隨即鬆開了脚，讓我見到被她踏黑了的紙團。

——怎麼拿到手呢？

我正在想得發愁的時候，忽然來了一個人會母親，他和那人談話去了，我就立刻拾了紙團，回到房裏去看。條子上是這麼簡單的幾個字：

「這種生活再不能忍受了，我們決定逃走吧！」

唉！天，幸而這字條沒有給母親見到，否則，她又要鬧得天翻地覆，而我逃奔的計劃，也不能實現了，多麼危險呵！

父親也完全不理我了，他僅以對待仇人的臉孔來對待我，明明知道我心上的痛苦，可是他連話都不和我說一句，只是每天微笑着，和孫兒們玩，我總覺得他的性格完全改變了，而且這改變，不是偶然，是必然的！母親比他更變得厲害，整天都是扳起她那張要吃人的面孔連望都不望我，可是一遇到有人來時，他就笑嘻嘻地去應酬，並且告訴他們我是如何地聽話，安守本分地在家裏預備嫁衣裳。

「有家教的小姐究竟不同，在外面讀了這多年書，還沒有『自由』，（註一）真是你老人家的好福氣。」

好幾次我聽到有人這樣恭維母親，真感到肉麻，母親還驕傲地在誇耀她的威風：

「別的女人一出外便變壞了，但我的女兒，是不敢的，即使他在外面做了女皇帝，還是要服從父母之命的。」

「父母大於天」的哲學，她又搬出來了。我真替她悲哀，母親的威權將由我一個人推翻了，如果她知道有那麼一個前途，現在也許不這樣禁閉我，監視我吧？

兩只腳腫得像圓柱子一般，貼了藥膏，仍然沒有好，在鄉間是找不到醫生的，我懊悔不該回來這麼快，但並不怨恨我不應去當兵。病是在行軍時候得來的，夜晚在野外宿營，中了濕氣，所以腫子就由浮腫面潰爛，唉！這害死人的病腳，要沒有牠阻礙我，不是早已隨他們出發了嗎？

(註一) 我們鄉里人，指在外面自由若婿的爲「自由」。

## 殺收信件

這是一個使我憤恨，苦痛得幾乎要自殺的消息：表弟告訴我，每次我寄給朋友們的信，都到了父親的手裏了！

「天呀！我比囚犯還不如了，他們尙且有通信的自由權，爲什麼我沒有呢？」

我暈倒在姊姊的床上了，他以爲我得了什麼急症，嚇得手忙腳亂，我那時只知道用拳頭拚命地捶我的胸部，恨不得幾拳就把我的心捶個粉碎，讓鮮血流了出來，給狠心的父母看看。唉！可憐我每次半夜裏偷偷地爬起來寫給朋友求援的信，竟一封也不能達到他們手裏，斷絕我與外面通消

息，這是致我於死地的惟一的方法，唉！好聰明的父母呵！

越想越傷心，淚珠兒便不住的流。

『不要哭了罷，妹妹。你即使哭斷了腸子，他們也不會把信退還你的。』

倒是姐姐這幾句話喚醒了我，我再也不哭了，他們既以高壓的手段對付我，我也以同樣的手段來回答他們吧！

逃奔的計劃早就有了的，可是什麼時候實行？走的路線怎樣？這些都成了問題。翔也被禁閉着，不能來看我，要逃走，我們兩人非同時動作不可的，不預先商量好，怎麼行呢？

整整地一個月沒有接到任何人的信，甚至連一張報紙都沒有。我知道，一定又是被父親通通沒收了。有天他們都出去了，我想法打開了那扇通他們睡房中的門，在父親的枕頭下，搜出了一封伏園先生寄給我的掛號

信，裏面說已寄來二十元，要我作爲逃走到漢口去的路費。可是並沒有看到匯票，細看封面，信是由縣城裏轉來的，也許錢早就被大哥用掉了，唉！可憐呵，真想不到我已陷入絕境，有誰知道我在過着這樣的地獄生涯呢？

現在，我整天都過着睡眠的生活，沒有書看，沒有報看，也不再寫信了，抽屜裏除了幾張去廁所用的草紙外，你再找不出可以寫字的紙來。惟一珍貴的寶貝，是藏在稻草舖裏的一本日記。每晚夜深，或者天還沒有亮的時候，我便輕輕地捻燃了燈，躺在床上寫着我的血淚生涯，寫完了，仍然放在原地方。母親沒有想到我還有這麼大的一件祕密，如果給她發現，那真不敢往下想了。

這難道還是人的生活嗎？我再也不能忍耐下去了！

又不知他們收到了一封什麼人要我逃走的信，所以這幾天監視我更嚴

了！

有一天黃昏，我想偷偷地寫幾句話寄給伏園先生，由青青代我設法找人帶去投郵，因為在房子裏不能寫，（現在母親整天都坐在我房裏做事。）只好帶支鉛筆跑去廁所裏寫，正在把草紙攤在腿上開始寫的時候，忽然廁所門開了，現出一個人頭來，這就是母親！

『怎麼？你到很聰明，知道躲在這裏寫信，趕快給我！』  
她走來搶我手裏的草紙，我立刻把紙和鉛筆通通丟進毛坑裏，同時氣憤憤地回答她：

『難道拉屎你也要來監視嗎？』

『要監視，你又怎麼樣？』

自從這件事發生以後，母親更把我當做殺人犯似的看待，而我也只當她是個殘酷的典獄長，我們常常四五天不說一句話，像結了仇似的。

## 朝南嶽

母親見我的腳還沒有完全好，她說這一定因了生我時許的「血盆香」沒有還的原故，因此就決定八月廿八起程去衡山進香。廿七的晚上，洗好了澡，換上了潔淨的內衣，第二天很早就起來，穿上母親特地爲我進香製的大紅洋布衣褲，頭上罩着一塊紅布，繫了青帶，對着鏡子一照，我大大地吃了一驚，原來我已變成一個可怕的赤鬼了！

這種無意識的迷信，我本來從小就反對的，今天爲什麼像一隻小羔羊似的服貼貼地任母親擺佈呢？這是有原因的：

第一，整天關在房子裏，我已悶得透不過氣來，做一次長途旅行，自



然可以舒散一下心中的積悶，何況衡山是五嶽之一，風景清幽，久爲遊人所贊許，正好借此機會遊覽一下。第二，也許我有機會從半途逃走，那時真要謝天謝地了。

從我家到衡山，有五百餘里路，即使半天都不耽擱，坐轎也要十天才能打回轉。自起程的那天早晨起，一直到我們回來那晚爲止，全家都要吃素，我和母親在每餐吃飯之前，還要跪在所謂三天門下叩頭；更可笑的，母親還要問卦，如果菩薩允許我們吃飯，才能起身吃，否則就要一直跪到懺悔所有的罪過，卦打轉來了，才能爬起來。這是多麼可憐可笑的舉動呵，然而母親還說她的虔心是可以感動天地的。

還有，最令我討厭的，就是唱拜香歌了。

「南嶽司天朝聖帝，安邦護國大天尊。

思想父母恩難報，發心朝拜燒保香，

保佑父母千年在，千年福壽得安康。

這本歌，從頭至尾，已經被母親唱得爛熟了，無論坐在轎裏，或者休息，早晚祈禱的時候，總是喃喃地唱個不休。可是，我手裏雖拿着牠，簡直連翻閱一下都不願意。

驕夫們便整天談着關於南嶽聖帝的故事：

「聖帝爺爺，簡直是個活菩薩，」承南說，「有一次一個女人還『拜香，』（註一）她正在跪着的時候，有個過路人看到她的腳特別小，也許只有寸多長，他想用手指來量一下長度，却不料手一伸去，就永遠不能縮回了，任他如何悔過，那個大拇指和食指還是伸着像一個八字，不能縮回來，你看怪不怪？」

「是的，這就是聖帝在大顯神通，」承必接着說，「還有一次，一個還『餓香』（註二）的人，已經餓了八天了，忽然走到一處有桃樹的地方，他看見沒有人，就伸身摘下一個來吃了。那知桃核還握在手裏，那人突然

眼睛翻白，上嘔下瀉，不到十分鐘就死了。後來過路的人，看見他吃下去的桃子都吐出來了。哼；舉頭三尺有神明，真是一點也不錯，他以為沒有人看見，其實菩薩，什麼時候都在你身邊的。」

「你們親眼看到那樣的事沒有？」我問承必他們。

「我沒有看到，但是很多人都這樣說，當然是真的。」

「瞎說，我從來不相信那些木頭，為什麼牠不在我面前大顯神通。」可憐他們連忙替我懺悔，幸而母親沒有聽到，否則又不知要罰我脆蕩小時了。

母親的轎子，總是走在我的後面，晚上我們是睡在一張床上的，一進伙舖，她就不許我走出房門一步，好像害怕我立刻就會逃走似的。

大約是第三天的晚上，我們住在一個叫做石家灣的地方，這是一個大院子，周圍繞着一灣潺潺的溪水，綠樹修竹，錯雜地生長着，非常富有詩

意。有一個十七八歲的姑娘，正跑出來散步，她一眼望到了穿紅衣紅褲的我，趕快走近來細細地看，我站起來讓她坐，她就笑嘻嘻地問我：

「你是去還「血盆香」的嗎？」

「是的。」

「你讀過書沒有？」

「沒有。」

「不像，看樣子，你是讀過書來的。」

「不，我真的是一字不識呢。」

她好像看相的人似的，把我從頭到腳細細地打量了一番，引得驕夫們都笑起來了，母親正在準備敬神，她沒有留心我們的談話。

敬完神後，她就向我宣傳起來：

「兩個月以前，我們這裏有個婦女協會，是替被壓迫的婦女謀解放的，所有加入過的女子，都要放足，剪髮，不得迷信菩薩。」

聽她的說話，知道她是個有點新思想的女子，我很高興，立刻和她攀談起來。乘着母親去廁所的當兒，我跟着這位石姑娘走到她的家裏，談了半小時的話，她的母親很開通，也不相信菩薩，遞給我兩個鹹蛋，我連忙接過來吃了。

母親跑來找着我了，她不管我是在別人家裏，見着就大罵起來，回到伙舖，立刻要我跪下懺悔，並且說：

『老闆娘告訴我，石姑娘不是個好東西，她是婦女協會的幹事，也是講自由的，你爲什麼和她談話呢？』

我沒有回答她，只是默默地站着。

『你沒有喝人家的茶吧？在敬神時間，不能管別人半點東西的，就是白開水都不能喝。』

『是的，我並沒有喝她們的白開水。』

但是心裏在想：我不但喝了茶，而且吃了鹹蛋呢。

她說我不該和外面的環境接觸，終於又逼着我跪下了，她要我懺悔，自己也跪在那裏燒紙錢。我却回味着剛才石姑娘說的一段話；

「婦女協會，在兩個月以前便解散了，這是沒有辦法的事，但我們並不灰心，無論如何，總有我們出頭的一天，……婦女不參加革命，是永遠得不到解放的……」

五天來的椅子生活，全身的骨骼都坐痛了，清晨與黃昏時的野外風光，別有一種令人陶醉的美麗。當紅日初升，萬道金光射在整個宇宙上面的時候，我覺得一切都是生氣勃勃的，人間就是一團火，每個人都生活在火的中間，熱，有力，有光！我沒有煩悶，沒有悲哀，心裏感到的只是像太陽一般的熱，太陽一般的興奮與光明。我似乎像天上的安琪兒似的快樂，完全忘記了人類的苦痛，憂愁；我祇知道，整個的宇宙充滿了美，充滿了活躍的朝氣，充滿了無限的希望與光明！

你看；

這珍珠似的稻穗，

錦繡似的彩霞，

這清脆的鳥聲，

潺潺的流水。

這清朗的空氣，

嫋嫋的晨風，

一切都象徵着美的人生，

和諧的世界！

可是，當你眼睜睜地望到時光在你的不知不覺中消逝時，你發現自己走進了另一個世界，空虛和悲哀，便輕輕地鑽進你的心窩。

黃昏恰是人生的暮年，不，簡直就代表着一個行將就木的人，什麼希望也沒有。過去像風吹散了，浮雲似的沒留半點痕跡，雖然燦爛的晚霞，

朦朧的暮靄，特別富有一種詩意，但那只不過如曇花一現，剎那間又被黑暗消滅了。在憂鬱的時候，我總喜歡黃昏，希望夜永遠支配着宇宙，索性一切人都在黑暗中過活；但究竟這只是一瞬間的思想，我仍然熱烈地在追求早晨，追求太陽一般的生活。

到了衡山了，雖然是一個縣城，比不上長沙的繁華，可是這裏有一座比皇宮還華麗莊嚴的宮殿，燒香的人，來來往往，簡直擠得水洩不通。像走馬看花似的，燒完香後，就一直往祝融峯的頂上爬去，什麼地方都沒有參觀。

從山脚到山頂，來回有六十餘里，清早上去，要黃昏時候才能下來。路，像梯子似的，都是乙字形的拐彎，這裏不能坐轎，只可慢慢的走。轎夫和那個挑香紙的苦力，氣喘喘地跟在我們的後面走着。也許因為精神比較舒服的原故，所以這兩天我的脚也不大痛了，尤其爬山的時候，我特別走得快；看看母親追不上了，但她的嘴裏還在不住地吟着拜香歌，我回頭



一看，她停止腳了，好像全身都在發抖似的。我忙跑轉去，勸她坐下來休息一會，她突然跪下來了：

「聖帝爺爺，你饒恕了她吧，她是個無知的小孩，信口開河，求聖帝大發慈悲，赦了她吧。」

「怎麼？我又沒有說錯話，爲什麼要懺悔？」

我嚴重地問她。

「無論怎樣難走，都不能休息的，只要誠心誠意想着聖帝，她就會使風來吹你上去的。」

「好吧！那麼你等着風來吹送吧。」

這句話又說錯了，母親勸我跪了幾分鐘，自然少不了又是懺悔。

路上有好幾處用茅草蓋成的茶亭，裏面有開水，紅薯，玉米出賣，我總喜歡坐在那裏看風景，或者買東西吃。

快到南天門了，母親忽然肚子痛起來，一步都不能走了，她要驢夫把

我喊轉來跪下懺悔。

「又是爲的什麼呀？」

「你一定要跪下，我不能走了，完全因爲你有過的原故。」

「笑話，我有過，聖帝爲什麼不處罰我呢？」

「不要多說，趕快跪下！」

沒法，我只得服從她的命令。

她休息了一會，就恢復了疲倦，才繼續着走，可是頑固的她，還在對轎夫們說着；「聖帝爺爺，真是千靈萬靈，一點也不能瞞他，要不是孩子跪下悔過，我的病決不會好得這樣快的。」

我很想告訴她，聖帝就是自己，肚子痛，喘不過氣來，是因爲走得扶的原故，休息了一會，當然會好的，但我害怕又要跪下，只好不說了。

經過了南天門，獅子巖，念松庵，就到了祝聖殿，這裏離祝融峯不遠了，是一個很大的殿，裏面擠滿了些正在忙着焚香打卦的男男女女，有些

還儀香的，簡直瘦得祇剩一張皮包骨了。還拜香的，正在高唱着：「一拜天皇並日月，二拜地府並乾坤……」整個的殿裏，充滿了烟霧朦朧的氣氛；鐘聲，鼓聲，木魚聲，鬧成一片，每個人都像着了魔似的，跪在道士的後面喃喃地祈禱，在這一剎那間，我簡直把這比成了地獄，每個面黃肌瘦的香客，都像地獄裏的鬼使一樣。

我正在看得入了神的時候，却被母親拉着跪下來了，爲了那個所謂聖帝爺爺不肯領受我的香（這是母親說的，）足足打了三十多個卦，母親老是逼着我叩頭悔過，但我的腦海裏，那時正在記着隔壁那位婦人的叩頭數目，已經數到六十了，她還沒有停止。

滿以爲把香燒了之後，就可從容地遊覽風景，誰知母親像來的時候一般，一刻都不許我停留，就匆匆地走下山來了。

失敗了，我的計劃完全失敗了，既沒有時間遊覽風景，更不能乘機逃走，除了沮喪地跟着她回來，還有什麼話可說呢？衡山第一次給我的印象

是這麼模糊，除了領略到山峯的高，路徑的渺絕外，什麼美感都沒有。但是我看到了許許多多的怪現象，嘗到了一種人家沒有嘗過的生活滋味，——唉！那是多麼愚蠢得傷心的滋味啊！

註一 進香者隔五步或十步就跪拜一次的，叫做拜香。還道種香的人，服裝都是一律的，頭上戴着紅布，繫以青帶，（如果是母親死了的，則單以青布，繫以白帶，腰間圍以大紅兜肚。手裏端着一條小豬似的香架，上面點着三根線香。

註二 進香者，不吃一點東西，每天只喝幾口水的，叫做餓香。

## 慘痛的惡耗

是一個雨天的黃昏，姨媽偷偷地送來了一封三哥給我的信，還沒有打開，我的心就突突地跳個不住，我知道這是個不祥的預兆。果然，信紙上畫着幾個大大的字，二哥死在南京了。

天！一星期前，剛剛收到他的來信，難道真的死了嗎？……

我不知那時的生活是怎樣過去的，我失去了靈魂，失去了生的興趣，再也沒有奮鬥的勇氣了，我整天都想死，都想到黃泉之下去找痛愛我的二哥。

我們雖然有五兄妹，但感情和我最好的要算二哥。我在小學讀書時，

他就介紹新的小說給我看；寫了很多很有趣味的白話信給我；考進女師以後，他極力誘導我走上文學之路，那時他在山西進山中學教課，薪水並不多，但每年他至少要寄二十元或三十元來給我買書。後來回到了長沙，更介紹許多世界文學名著給我，如果我有不理解的地方，他詳細地替我講述。一九二六年的春天，他的肺病發了，每天要吐兩三痰盃的血，在湘雅醫院診好後，就在嶽麓山的楓濤亭療養，那時我犧牲了學業，整整地伴他住了四個多月。因為他只能喝點牛奶雞湯，白天我就專門替他看脈搏，量溫度，熱牛奶，煮雞湯；晚上，我在他的床頭輕輕地唱着我們孩子時代常唱的安眠歌催他睡，說些學校裏有趣的故事給他聽。有時我過江替他買東西去了，三個鐘頭不見我，他就急得吐血；回來，他流着淚牽着我的手說：

「好妹妹，你以後再不要離開了，我寧可不吃東西，只願你整天坐在我的身邊。」

那時三哥在綠雲中學教課，他只能在星期日來看他，平時除了一個煮飯的孩子而外，就是這一對相依爲命的兄妹兩人，住在這寂靜的山上。

記得是一個初夏的晚上，月光如水銀般傾瀉在大地上，晚風自樹間吹過，發出輕微的哨聲。小虫在草裏唧唧地叫着，整個的麓山，恰像一個美麗的仙女浴在月色之下。看守墓廬的朱三，和做飯的小東早已睡熟了，二哥要求我扶着他去外面看月亮，我害怕他一經運動，血管又破裂吐血，極力阻止他，但他堅持着要去，沒法，只好先擺好睡椅，然後扶着他出去。一隻腳剛踏出房門，他就大叫起來：「呀！美極了！美極了！月光如水水如天……」

我也因爲他的高興而愉快地笑了，說完了後面一句，他自己也大笑起來。

「妹妹，你看我病得多麼可憐，連打油時都不會做了呢！」

我扶着他躺下，微風吹散了暑熱，也吹走了二哥的病魔。他快活極

了，慢慢地和我談着他在烟台海邊看月亮的景緻。

「海的偉大，海濱夜色的美麗，是你夢想不到的，今年暑假，如果我的病完全好了，我一定帶你去烟台或者青島去。」

由於調養得法，他的病一天比一天地好起來了，可是另一個不幸的命運，又降臨到了他的身上。他愛上了一個朋友舒瑞余女士，起初兩個人都是一見傾心，不久，愛的熱度，便達了沸點；不料時間還不到三個月，這位女士突然不理二哥，另外和一位舊情人要好去了。二哥受到這個打擊，就立刻離開了長沙，跑去武昌參加革命。他那時担任第四軍軍部的祕書，和他的好友馮在一道，生活過得很苦，一隻行軍床，一床軍用毯，枕頭用幾本書代替着，這就是他臥室的全部陳設了。

我在過着入伍生活時，他每個星期都買了糖，燻魚，五香牛肉到女生隊來看我和幾個朋友。

「哥哥，下次再多買些來，否則，我不見你的面。」



我是故意向他撒嬌，他却生怕我真的不見他，有次竟買了六大包東西來，花生，瓜子，糖，蝦米……凡是我喜歡吃的，通通有了。他故意把每包都打開，放在會客室的桌子上，我們正在吃得津津有味的時候。忽然一聲哨子吹，連忙丟了點心去集合，他見會客的時間已過，只好匆匆地回去；等到我們操了兩點鐘回來，花生和瓜子都無影無蹤了。我以為是二哥惡作劇，故意帶了回去，後來一問，才知道是值星官說這些有殺的東西骯，他把牠沒收了。

六月，他出發到河南去了，並沒有告訴我那天走的，只是在路上來了一封很悲壯的信，末了兩句是這樣寫的：

『親愛的妹妹，我走了，你不要難過吧！不久的將來，我們就會在前綫握手。』

幾天之後，我也出發鄂西了，從此我們地角天涯，音信斷絕，回到家來，寫了好些信給朋友，打聽他的下落，都說不知道，正在焦急萬分的時

候，忽然接到他一封報告吐血甚劇的信，我的回信剛剛發出，不料這慘痛的惡耗突然來了！

我不能往下寫了，二哥之死，在我的生命史上，是最傷心的一頁，我的心深深地劃上了無數血淋淋的傷痕；我像失掉了靈魂一般地整天叫着「二哥！二哥！」有時哭着，有時笑着。

她們都說我瘋了。

我知道二哥的死，是封建社會逼死他的，我要報仇，我要將萬惡的封建社會，打個落花流水。

晚上，我吹熄了燈，靜靜地坐着候他的幽靈歸來！

可是，一夜，二夜，十夜，……在我的流淚與嘆息中過去了；房子裏靜悄悄地並沒有看見他的影子歸來。

我吐血了，多麼鮮紅的血呀！我希望有和二哥一樣的結果，我希望變隻小鳥和二哥飛去青島，飛去烟台，飛去喜馬拉雅山，還要飛到世界上最

寂寞的海島上去，最美麗的樹林裏去，我們要飛到海的盡頭，天的頂點去，那是多麼廣闊無垠的世界呵，任我們翱翔，任我們遊歷。

二哥死的消息，誰聽到都是很傷心的，父親幾乎到了心痛欲絕的地步，母親也暈倒過兩次，但他一面在每天哭泣二哥之死，擦乾眼淚時，又在爲我預備嫁奩。我以爲她有了二哥的教訓擺在面前，或者她從此減輕對我的壓迫，甚至允許我解除婚約也未可知，豈知她仍舊固執着她的主張，始終要貫徹她的思想。

唉！親愛的母親，封建思想的忠實信徒呵：難道殺死了一個還不夠嗎？

## 秘 密 會 議

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我和翔假託燒香拜觀音菩薩的名義，來到朝陽庵了。這天恰是陰歷的九月十九——所謂觀音菩薩的第三個生日。從早晨七點鐘起，就繼續不斷地有一大羣一大羣的女人，拿了香紙去拜佛，母親是特別信仰觀世音的，只要我真的說一句去燒香的話，她一定允許的。雖然聰明的她，生怕我借故和翔去商量什麼秘密計劃，但是她的自信力特別強，以為無論我怎樣厲害，總是逃不出她的手掌的。

我和翔是完全爲了商量逃走的問題，才來到朝陽庵的。

我們也提着籃子，裏面盛了些線香，木香和紙錠。木香上面寫着『信

女謝鳴岡叩還觀音大士保香一柱」等字。

匆忙地把香燒完了之後，（我們還跪在地上叩了四個頭，）就想偷偷地跑到山頂上去商量我們逃走的計劃。誰知又被那些拜佛的女人拉住了，要我們替她們寫木香上的字，好容易寫完了，才有機會給我們溜開。

在一處古柏樹最多的山坳裏，我們膝頭緊靠着膝頭地坐着，枯黃的樹葉，隨着秋風在天空中飛舞，哀怨的蟬聲，似哭泣一般地叫着，本來寂靜的山林，這時更加淒涼起來。

「翔，我真沒有想到，回來是這樣受罪的，我的生活，簡直比囚犯還不如！」

僅僅只能說這兩句話，我的喉管咽住了，再也不能繼續下去。翔是不容易流淚的，她祇嘆了一口深長的氣，很久才回答這麼幾句令我失望的話：

「我也沒想到你的母親是這樣殘忍，這樣頑固的。但你既已回來了，

就只好忍耐，萬一忍耐不住，我們就逃走吧！」

「難道你還忍耐得住？」

我打斷了她的話。

「我當然不能忍耐，而且知道你更比我不能忍耐，所以我想在今天商量一個怎樣逃走的方法。」

「是的，我早已打定主意，要實現遠走高飛的計劃了。就在最近走吧！什麼都不要帶，只要逃去了虎口，我們即使沿門托鉢，或者替人家當丫頭，也比較現在的生活要痛快些！即使沒有人僱我們，討不到飯吃，因而我們活活地餓死在異鄉，我也願意的。就這麼決定吧，我們只要約定一個確實的日子，和相會的地點及時間，出發時不要在一塊，免得別人看出了我們的秘密。」

剛談到這裏，母親着人來找我們了。

兩個人藏着滿腔未說完的話，又只好悵悵地回到了黑暗的牢獄中。

眼見得自己的計劃，一步一步地在實現，內心是多麼高興呵！我每天都要對姊妹她們談好幾次的話，我告訴她們我是怎樣了解母親的愛我，以及我過去思想的錯誤，現在完全覺悟了，人的一切，的確在前生就安排定了的，以後我要安守本分地過生活，父母大於天，我們是應該絕對服從的。這些話初傳進她們的耳裏時，總帶着懷疑的態度問我：

「你們讀書的，也相信菩薩嗎？」

「要不是讀書的人信菩薩，爲什麼會寫出一大本一大本的金剛經、佛經給你們天天唸呢？」

她們笑了一笑，似乎表示我這話是對的。

以後母親看見我幫着她收拾箱子裏的衣服，繡線，布疋，刺繡……等等，居然什麼事都要和我商量了：

「衣服，就隨你的意思做去吧，只要你喜歡什麼樣式，就叫裁縫怎麼

做好了。不過你不要縫的太短，鄉裏人不開通，他會笑忘穿襖子的；還有些綢緞，我是替你保留了十幾二十年的，都給你做夾衣服吧！至於紅的緞子，除了給你做被窩外，還留有兩節，將來等你生了孩子後，再替外孫做花帽。」

聽了這段話後，我想告訴她：「媽，你不要做夢了！」但爲了要實現我的計劃，我咬着牙根忍耐着，而且故意裝出差答答的神氣回答她：

「媽，衣服最好少做幾件，免得將來換了式樣又不時髦，布也少帶些去，橫豎娘家我每年都回來幾次的，難道不能一次一次的做嗎？」

「娘家你是理「胞衣」的地方，當然你可以常回來，但這次是做新娘子，不多縫幾箱衣服，要給人家看輕的。幾多人家賣了田地來嫁女，你姐姐的婆婆嫁女時，竟有三十二床綢子被，二十八床毛絨毯，還有四百租的田契，不過他們真的是賣了田地來擺闊的。我不贊成太奢華，東西只要夠用，不太寒酸，就得了。」



「媽，你嫁姐姐太闊氣了，我看了很痛心！父母辛辛苦苦積得的錢，應該留着以後慢慢地用，你和父親都老了，也應該多吃些滋補的東西，我只是愛讀書的，出嫁的時候，只要父親送我幾箱書就行了。」

「好子不要爺田，好女不要嫁奩，孩子，你究竟是個知禮義的讀書人。」母親從心坎裏發出愉快的微笑來了。

父親聽了我要他送書的話，他也快活得連鬍子都豎了起來。

「好的，好的，只要你專心讀書的話，我一定送你四箱子書。」

有時在寂靜的午夜，我想着他們的悲哀，竟難過得流下淚來。父親是最愛二哥和我兩人的，而現在二哥是死了，我呢？將比二哥更使他們傷心，他們也真像含泥糊巢的燕子一般，——「燕子含泥空費力，養大毛兒各自飛。」母親教給我兒時的歌曲，如今是做了她自身的寫照了。不過這，是沒有辦法的，人生來就是整個的屬於社會的，「父母的兒子」底時代早已過去了，社會的進化，時代的洪流，已隔開了父與子的關係，這決不是人類的感情起了什麼變化。

## 第一次逃奔

記得清清楚楚的，這是十月十八日的那天，裔吾叔母請我和父母親三人去吃早飯，這半年來無論誰來邀我出去，母親總是拒絕的，不知怎的，這次竟答應了。但爲了這天中午，自己家裏也要請客，她要辦菜，沒有功夫去，只好要三嫂陪了我去，名義上是陪，實際上是監視我的言語行動；父親當然要去的，他負的使命也許比三嫂的更大，不過在那時，我敢斷定，誰也沒有料想到會有什麼意外發生的。

「喝，你也來了！」

當我一眼望到坐在已經擺好了杯筷的桌子上的翔時，我歡喜得幾乎要

流淚了。

「請坐，請坐，祖母爲什麼沒有來呢？」

她連忙站起來，讓出自己的位置給我坐。

這天主人是請一個新娘子，我們都是陪客。酒席有三桌，女的佔了三分之二。和我同桌的除了三嫂和新娘子而外，其餘都是「閨女」，我們像平時一般地玩皮，不住地找新娘子開玩笑，但隔壁有位老太太告訴她說：「新娘子，你不要胆小，她們兩位也快要做新娘了，你就大大方方地告訴她們一些新娘子應當知道的常識吧！」

這話引得大家都哈哈地大笑起來，我和翔有些難爲情，臉上紅得像夏天的晚霞一般。

酒席很豐富，本來鄉下普通請客，只有六大碗的，但這天却有八碗，而且每樣菜都很合口，大家吃得歡天喜地，有說有笑的。

我在翔的腿上用力捻了一下，就算是「開步走」的信號。

誰也沒有料到在一剎那間，會發生一件鬧動整個謝錫山的新聞。

酒，滿杯滿杯地篩着。

菜，一碗一碗地出着。

「唉嗚！我的肚子痛起來了！」

我一面用手接着肚子，彎下了腰，一面表現着痛得不能忍耐的苦臉給人家看。

「該沒有吃錯菜吧？怎麼忽然肚子痛起來了？」

同席的人都放下筷子，呆呆地望着我。

「不要緊，我因為昨夜受了涼，剛才又多吃了點東西，所以肚子脹得痛，對不起，我等一下再來陪諸位。」

假託去廁所的名義，我退席了，翔也陪我走了出來。我們真的一同跑進了臭氣難聞的廁所。

「走吧，是時候了！」

我嚴肅地對她說。

「青青知道我們的秘密了，不過沒有關係，她不會對任何人說及的，她還給了我一塊錢，這是從母親那裏偷來的。」

翔低聲地說。

「姊姊，叔叔！你們要什麼時候才能回來？」

青青忽然也起來了，眼睛裏充滿了亮晶晶的淚珠，翔牽着她的手有點戀戀不捨的樣子。我也感到一陣陣的心酸，但究竟理智的鞭子在我背後抽着，使我不敢多有一分鐘的停留。

「青青，好孩子！不要難過，我們幾天之後就有信來的；翔，再不能耽擱了，我們趕快走吧！」

從廁所裏出來，一溜就溜到了後面的山坡上，兩隻惡狗汪汪地叫着趕來。從破爛的屋子裏，走出一個中年婦人來，她凝視着我們，惟恐她看出了我們的秘密，我故意現着從容的態度，慢慢地走着，像散步似的；但內

心裏却像火燒眉毛一般地着急，生怕請客的主人趕來，或者翔的母親看見青青流淚，知道我們已經逃走，趕快去報告我的母親，那麼一定有人會趕來的了！

「翔，放開腳步走！那女人已經進屋子裏去了。」

我們生怕後面有人追來，一面拚命地往前走，一面又不住地回轉頭來，探望，有一兩個認識我們的挑煤的苦力在注視我們，我只當沒有看到一般從容地走着。

恐怖，充滿了我們的心，充滿了我們的每個細胞，爲了怕遇到熟人，我們改走了一條田廔很狹的小路，兩隻腳像車輪一般地向前滾着，兩個飛跑的影子映在清澈的水田中，像一幕美麗的電影。

汗珠如雨點一般地從額上流下來，兩人都走得氣喘喘地，像一匹駝了千斤重担子的駱駝一般疲勞，但絕不敢有一秒鐘的休息或遲緩。

「鳴叔，要是家裏的人趕來，怎麼辦呢？」

翔，究竟比我胆小，走到半途，居然想停止下來。

「我們趕快走，他們決不能趕上的！」

「不能趕上？他們一定請男人來趕，當然比我們走得更快。」

「他們這時正在歡天喜地的吃酒，夢也想不到我們正在奔逃中。我們只要馬上趕到藍田上了船，就什麼問題都沒有了。」

「一座一座的山，一排一排的田，在我們的兩邊飛奔過去。」

「快活呀！離開了黑暗的牢獄！永別了，充滿了封建臭氣的故鄉！」  
我自言自語地說着，不覺就到了福蔭亭。這裏藍田只有五里路，我看看後面沒有人追來，就像一個從斷頭台上脫逃出來的囚犯，快活得什麼似的。

「翔，現在真的是我們的世界了！」

我大聲地叫着，跳着。

「不要太喜早了，等開了船再快活不遲。」

她忽然蹲下來了，因為口渴得太厲害，所以用手掌在小溪裏掬水喝，

我也似乎口渴了，也蹲下來一同喝着。

「走得沒有氣了，我們在這裏休息一下吧。」

翔央求着說。

「也好，橫豎快到藍田了。」

我們坐在田埂上，談着此後的出路問題。

「僅僅只有一塊錢，怎麼夠船錢呢？」

翔總是這樣多憂多慮，那個問題沒解決了這個問題又來了。

「不能到長沙，就搭幾十里的船也好，以後我們就用逃難的方法去沿門托鉢，徒步討飯到長沙，到了那裏，就進廠做工，那麼，生活問題就可解決了。」

「走，後面有人追了！」我忽然慌張地站了起來。也許這是我的神經過敏，覺得後面有急促的脚步聲，回頭一看，幾只鴨子在田裏唧唧地喝



水。

『走吧！快到中午了，又會在藍田遇着很多挑煤炭上街的熟人。』  
我催促着翔，兩人又匆匆地向前走。

雖說我們從小就在這條路上，經過不知多少次了，但除了知道一條大路外，別的小路都不會走。因此只好直接走進藍田。幸而還好，沒有遇到認識我們的人，這時才停住腳舒了一口清氣。

上帝！這難道是在做夢嗎？

當我們正在匆忙地和一個船老板講船價錢時，忽然發現了我的母親就站在我們的後面，兩個轎夫正在用衣袖擦着額上的汗，氣喘喘地望着我們微笑。

——沒有希望了！我的內心這樣叫喊起來。

母親真有超人的政治手腕。當她在許多人正在吃着午飯的伙舖裏，見到我們這一對叛逆的女孩時，一點也不露出怒容，反而笑嘻嘻地向船老板

及旁觀的人解釋：

『她們倆真是個未來的女博士，爲了急於要出外讀書，簡直一天都不能等，天沒有下雨，船怎麼好開呢？船老板，你說是不是？』

『船是可以開的，不過水小一點。』

船老板的真面目也擺出來了，他是不曉得我們中間的內幕的，當然希望做了這筆生意。而且，他絕對沒有想到我們只有一塊錢的利益給他賺，他還以爲我們的行李都在後面沒有挑來呢。

『水小，船當然走得慢，』母親繼續着說：『與其在路上耽擱日子，不如在家裏好好地等候幾天。』

『年輕人是性急的，你老人家是來趕他們回去的嗎？』

另一個老年人這樣誠懇地問母親。

『是的，我想留她多吃幾隻肥鷄才走，船老板，對不起，天老爺下了雨，再來做你的生意吧！』

船老板的臉上浮着一層薄薄的似乎是失望的苦笑。

看熱鬧的人，都望着我們兩個呆子發笑，我們始終沒有開過口。自從發現了母親，我就好像一副堅固的鐵鍊已經鎖在腳上了。不，與其說腳鍊已經帶上，毋寧說我的頭已安置在斷頭台上還來得恰當。到了這個時候，真的完全中了母親的話，除非變隻蚊子飛出去，否則再也逃不出她的手掌了！

我知道第一次的計劃完全失敗了，只好垂頭喪氣地跟着她回來。這一晚，她一直罵到天亮，無論什麼凶惡的粗野的侮辱我的話，一切都罵盡了，我完全像個啞子一般，連半句話都未曾回答。

第二天早晨，天還沒有亮，三嫂偷偷地跑來告訴我昨天我們去廁所以後的經過：

「我們老老實實地等候你和翔來吃飯，誰知等了半個多鐘頭還不見你們轉來，於是我去問翔的母親，她說不知道，去廁所尋找，那有你們的影

兒？有些人以爲你回去了，我飯也沒有吃，立刻奔回家裏問母親，她很驚惶地說：「她並沒有回來，呵，逃走了，一定是逃走了，趕快替我叫兩個有力的轎夫來，我要追去！」母親痛罵着我的無用，並且一口咬住我是和你勾通的，不然，又不是泥菩薩，難道走了人都不知道嗎？她一面流着淚，一面罵着就跳上了轎，自然她完全忘記了午間請客的事。」

我本來無心聽她的話，但是當她形容母親那種着急的情態時，我幾乎笑出聲來，雖然沒有走成，使她們知道一點我的厲害也好！

我和翔逃走的事，傳遍了整個的謝鐸山，整個的藍田；他們無論早晚白天，誰見着了，總是一開口便議論着我們「逃奔」的事：

「那倆個傢伙的胆量可真不小，居然敢在白天，而且是三桌人圍着的席上偷着逃走！」

「女人敢這樣自由行動，真是無法無天！」

「哼！無論世界變到什麼地步，女人終究是女人，要她生就生，要她死就死，什麼反對封建思想，打倒封建制度，豈有此理！一個女人居然敢說什麼反對，打倒，真正豈有此理！」

「唉！唉！糟了，糟了！世界真正變了！『黃花女』也敢做出逃奔的醜事來，還成什麼話！」

一切外面的輿論，都傳進了我的耳裏，「爲革命，忍受別人所不能忍受的侮辱和痛苦吧！」整天，我都以這句話來安慰自己。

現在的生活，比初回家時，自然要更不自由，更苦痛了！自從逃奔的事發生以來，我便正式變成了犯人，朋友們寄給我的信件或雜誌，通通被母親付之一炬；青青再也不敢來傳消息了，甚至連同住在一家的姊姊，嫂嫂，姨母們，母親也禁止來會我。

晚上從小小的窗子裏望出去，蔚藍的天，嵌着白玉似的月亮，遠遠地送過來幾聲驚人的犬吠，我懷疑着，也許這就是我的幽靈在遊行，不久我將

與故鄉做最後的訣別了！

我又想到死了！因為這種不自由的生活，實在太痛苦得沒有意義。假若我是被關在大的監獄裏，和許多受難者在一塊兒，我相信那時一定沒有那樣的氣悶，我們可以相互報告各人的經歷，各人的思想及興趣，我們還可談到未來，未來社會的光明和幸福。但可惜現在就只有一個這麼孤零零地過着牢獄生活的我，整天閉着嘴唇，悶了一肚子氣在心頭，沒有地方發洩。唉！豈祇沒有地方發洩悶氣，簡直我成了一隻待主人宰割的小羔羊。他什麼時候請客，就在什麼時候殺掉我。刀子掛在我的頸上，誰知道我在這世界上還可活上幾天幾小時呢？死，還是自己毀掉自己的生命吧。

難道你真的像小羔羊一般懦弱，不能抵抗嗎？第一次失敗了，你不能再做第二次，第三次，乃至無數次的逃奔嗎？

最後，理智又得着勝利了！

## 第二次逃奔

在一個細雨霏霏的黑夜，我又做了第二次的逃奔者。

這天，母親因為清理我的衣箱，累得太疲倦，很早就睡覺了，聽到她呼呼的鼾聲，我忽然又起了逃走的念頭。但右邊的門是鎖得緊緊的，左邊的，通母親房裏，她每晚都扣上了的；從窗屋口爬出去嗎？更沒有希望，一根一根的粗大木頭釘牢了，加以又有推積着一丈多高的磚石在阻礙着，想來想去，最妥當的辦法，只有輕輕地叫開通母親房裏的門，假借口渴要喝茶的名義跑了出去。幸運得很，起來開門的是父親，他沒有想到在這冷雨淅淅的深夜裏，會發生一件他意想不到的陰謀，他摸着開了門後又躺下

了。（我們家裏，每晚睡後要熄燈的。）

我忽然聽到三嫂的女兒在啼哭得很厲害，就悄悄地走去叩她的門，當問孩子爲什麼這樣哭得兇，是不是飢餓得太厲害了？她很驚訝我半夜三更，怎麼能夠跑出來，我告訴她是得到了母親的允許的，她這才敢開了門讓我進去。

『今晚我就在你這裏睡了吧，剛才我做了一個惡夢，一個人睡，怪可怕的。』我哀求她。

『不可能，如果母親知道了，會罵死我的，我受不了，還是點了燈送你回去吧。』

『一切有我自己擔當，你放心好了。』

十分鐘後，母親來到三嫂房裏尋找我了，她用提燈向我的臉上照了很久，然後大聲地叫着：『起來，過那邊睡去！』

『媽，她睡覺了，不要喊醒她吧，橫豎在這兒睡一晚，沒有關係



的。」

三嫂聽到我的駭聲，以爲我真的睡覺了，其實她們那裏聽得這又是我的空城計呢？

『好，如果她明早不見了，就只找你要人！』

『笑話，同在一個床上，失掉了一個人，還成什麼話！』

我暗地裏在被窩裏高興得幾乎笑出聲來，感謝三嫂，要不是有她担保，一幕慘劇，不是又不能表演了嗎？

雨，越下越大了，整個的天空，是黑漆漆的。爲孩子而受許多辛苦的她，早已熟睡得像泥人一般了。

靜悄悄地，我爬了起來，開了通後面山路的房門，忽然我家的那只黑狗汪汪地大叫了幾聲，我惟恐驚醒了她或者母親，故意摸索着往廁所裏一躲，狗認識是主人，也就停止了吠聲。

從廁所裏出來，我又輕輕地摸着走上了一條小路，我決定這次不經過

藍田了，要另外發明一條沒有人走過的路；不過一想到什麼山上都有挖煤的人，我又害怕了。天，半夜三更，又是大雨滂沱的夜裏，他們不把我當做鬼打嗎？

雨，稍爲停止了，空中忽然現出一道灰白色的光輝來，也許真的是上帝賜給我的一絲光明吧？

沿路的大吠聲不絕，我的心是這般突突地狂跳着；我不敢回頭，時時刻刻都感覺到有一雙可怕的惡魔的巨掌，好像就攔在我的後頸上似的。

不顧性命地只管向前奔着，山路是這樣崎嶇，加之雨後泥濘不堪，更難行走，我已經跌倒四次了，滿身都是黃泥，臉也弄髒了，連眼珠子裏都有泥。我沒有想到假使明早有人見到我，會不會將我當做鬼打，我只是飛也似地爬了高山，又跑過平地，像有無數萬敵人，在後面追我一般迅速地狂奔着。

突然，我從山上滾到一條小溪裏來了，臉部和手，都被荊棘刺得鮮血

淋漓，腿上的皮更不知摔破了多少，全身已經濕透，現在我真的變成一個泥血糝糊的野鬼了。

——上帝呵，救救我吧，生死存亡，就在今夜決定，如果再逃不脫，我這一生就這樣完了！

我並不信仰上帝，然而那時我却對着茫茫的，黑暗的天空，默默地坐在地上祈禱着蒼天。

遠遠地望去，似乎有點紅光在閃動，起初，我以為是流星，但抬頭望望漆黑的天空，決沒有星星出現的道理，然而奇怪，紅光越閃越近，越來越大了！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也許是磷火吧？小時候常在夜裏望到對面山上有紅光射出，越積越多，母親告訴我，這是鬼火，（即磷火）凡是出現了鬼火的地方，不久一定有火災的。不錯，這一定是鬼火，不然，為什麼火光越來越大呢？

不知怎的，我有點害怕起來了！似乎從遙遠的火光裏，發現了一個巨

大的黑影，這黑影，張開着兩手向我走來。天，這難道又是來追趕我回去的惡魔嗎？

不！絕對不是的，這是一座人跡罕到的森林，鬼都不會知道我躲在這裏，何況又是雨夜，她們又睡得那樣沉熟，那裏還會想到我已逃走了呢？恐怕連夢都沒有夢見吧？

那麼，那斷斷續續，愈來愈近的火光，究竟是什麼呢？但我又想，不管牠是鬼火也好，人火也好，趁着牠還沒有照到面前的時候就溜開吧，免得真的遇着鬼害怕，如果是人，他也會把我當做鬼打的。

我迅速地站了起來，可是一雙腰子像鎖上了百斤重的腳鐐似的拖也拖不動，週身像發瘧疾似的不住地顫抖；我索性又坐了下去，閉着眼睛，細地分析那紅光究竟是什麼東西。

呵，明白了，那一定是二哥的靈魂，在拿着火把歡迎我去，他是不能離開我的，他曾經說過他和我的關係，好像人的肉體和靈魂，雖然人是死

了，靈魂還是有知的，他也許在陰間生活得太寂寞，太淒涼了，所以來接我一同去生活。我近來的痛苦，他也許在冥冥之中完全知道了，最愛我的二哥，你難道真的來救我了嗎？

當我睜開眼睛向前仰視時，忽然發現兩個高大的鬼影，站在離我不遠的溪澗上，有一個高高地將火把舉起，大聲叫喊着：

「喂，你看，在那裏，在那裏！」

這時，我週身的血液都沸騰起來，不問那兩個黑東西是鬼或是人，立刻放開脚步就跑，誰知還跑不上二十步，我便被黑影的巨掌抓住了！

「鬼，鬼，鬼！」

我大聲地叫喊着，每根骨節都嚇軟了。

「鳴小姐，我們是人不是鬼，你不用害怕，和我們回去吧，你媽媽很耽心你深夜受了驚呢。」

天！這明明是來抓我回去的惡魔，我咀咒他們，痛罵他們是可惡的東

西，爲什麼好好的人不做，要做專制魔王的走狗。

任我如何咒罵，他們總是置之不理，起初是很客氣地帶着懇求的語氣要求我回去，後來見我的態度太頑強，又亂罵了一陣，於是他們就動起武來，兩個人一同把我拖了走。

快走近「監門」了，我才發現前面還有一條黑狗，迅速地向牠的主人那裏奔去，原來能找到我的所在的，不是他們兩個，而是一條小黑狗的功勞。

家裏所有的人，除了小孩，通通都起來了，堂屋裏的神燈也點着了，亮晶晶地像過年似的熱鬧。

「你們在什麼地方拖了鬼來了，趕快把她摔出去，不要嚇壞人！」

母親兇惡的臉孔，比閻王還可怕，可憐的三嫂，眼皮紅腫地呆望着我發抖，我用感激與悲哀的眼光回答了牠。雖然我現在又回到了牢獄，然而能夠實現我的計劃做第二次逃奔的，我却不能不感激牠。

### 第三次逃奔

距結婚的日子，只差二十天了，蕭家去了好幾個電報催促蕭明即刻回家，但他因為接到了我那封初抵藍田時發給他的哀的美敦書，所以不敢回來碰我的釘子。兩家的父母都很着急，尤其母親簡直像熱鍋上的螞蟻一般，白天行坐不安，飯也吃不下，連最愛的酒也不喝了，晚上更是通宵失眠，不是咒罵我，便是找父親埋怨，說他不該送我讀書去，否則她早已做了外婆，何至於到現在還沒有嫁出去。她最担心蕭明不要我了，那時她的女兒嫁不出去，她就非自殺不可！

嫁粧，和一切的日用品，吃的，用的，甚至連小到去廁所用的草紙，

都準備好了，在父親面前，我已好幾次很坦白地告訴過他：

「即使硬把我抬到蕭家去，也只有兩個前途給你看到：不是自殺，便是逃走，永遠不歸來。爸，你絕對相信我的話好了，東西通通不要拾去，免得白白地送給人家。」

聽說，這些話父親也曾對母親講過，而且根據我幾次逃奔的事實證明，他也相信我的確不會和蕭明結合的，但母親堅持着她的見解：

「自殺？她是故意說來恐嚇你的。逃走？她嫁過去，一個人守着這許多東西，就會捨不得離開了，而况女人只要到了男人手裏，無論她怎樣強悍，也會像小羔羊一般溫柔的。假若蕭明是聰明的，待她特別好一點，我怕她永遠也不想往外面跑了。」

唉，母親是這樣被聰明誤了！她根本不了解她女兒的思想，和性格。她以為豐富的物質，可以引誘我，改變我的思想，所以在距離結婚期只有十日的那一天，把一切的嫁粧預先送到蕭家去了。我却嘆息她的失策，因



爲她這樣做，便把自己辛苦積聚了十餘年的財帛，無條件地送給人家享受去了。

第三次，我又逃奔了！

誠如姐姐所說，任我怎樣飛，也飛不出她的籠子。

這回來趕我回去的，不是凶惡的母親，也不是強壯的農夫，而是穿着紳士長衫，搖搖擺擺走着的大哥和姐夫。當他們在一間舖門口攔住我時，我立刻從懷裏取出早就預備好了的刺刀架在自己的頸項上，向他們嚴重地宣誓：

『這次如果你們再把我拖回去，我就立刻死在你們的面前！』

大哥連忙從我手裏把刀子奪過去，也像我剛才一般架在他自己的頸項上說：

『如果你這次回去還受虐待，不許你出來，你可以用這刀子殺了我！』

「而且也殺了我吧，」姐夫又從大哥的手裏奪過刀子來，「兩條性命，總可抵得過你一條吧。」

他們的話，雖然說得十分堅決，但我仍然懷疑，我再也不願入他們的圈套了，我有我自己的主張，寧可死在路上，不願再回到監獄裏去。

他們知道和我講道理是講不通的，惟一的對付方法就是要那兩個預先雇好了的壯丁，用武力壓我回去！

圍着看熱鬧的人，越來越多了，路上簡直擠得水洩不通。因為我這次是化裝一個中年農婦逃走的，所以來看熱鬧的男男女女，沒有不哈哈大笑的；年老的婦人，有些看到我含淚的愁容，也有陪着我流淚的，但這並不是說她們了解我的苦痛，同情我的境遇，她們是在一剎那間見到了我的苦痛悲壯的表情，才發生的感情反應而已。

經過兩小時的糾纏，終於又被他們拉回去了。

奇怪，這次回去，母親半句話也沒有說，父親只用氣得發抖的眼光望

了我一下便低下頭來。房子裏，堂屋裏，處處都可聽到像老鼠剝谷似的竊竊的私語，可是她們見了我這種化裝農婦的模樣，誰也不敢笑出聲來，只有芸實在問她的母親：「媽，姨母爲什麼穿這樣的醜衣服？」姐姐連忙搖了搖手，孩子也就不再做聲了。

這次我再也不能沉默下去了！只等誰先開口罵我，我就要和他大鬧一場，自己的生命決定在這次最後的掙扎中犧牲，我寧可給社會罵我是叛徒，是逆女，而絕不願屈服在舊禮教之下。我的膽量很大，絲毫也不顧慮什麼，我靜靜地候着那一幕流血慘劇的到來，誰知什麼都沒有，大家靜默得像啞子一般，我吃了一碗飯後，便躺下休息去了。

結婚的日子快到了，蕭明還沒有歸來。他家裏雖去了不少的電報，但得到的答覆老是「電悉，緩歸。」

蕭家已決定先將新娘子接過去，等新郎回來後再舉行婚禮，起初我滿以爲母親會答應這個要求的，誰知她害怕我一到蕭家便溜走了，對於她的

名譽有損失，所以一定要候蕭明回來才許迎親。

三天以後。

「新郎回來了，恭喜恭喜！」

媒婆坐着轎子來催親了！全家都忙得像戰場上打仗的兵士一般，姊姊和三嫂常常偷偷地跑來我房裏流淚，嘆息，她們的內心充滿了恐怖和憂愁，誰都害怕那一幕意想不到的悲劇，會發生在洞房花燭之夕的。

「唉！如果有什麼變故，可惜丟掉了一肚子好書。」三嫂嘆息著說。姊姊也嗚咽地哭起來了，雖然她們這時是在母親的房子裏，但她的淚水好像都流進了我的心窩似的感到難受。

大嫂，姨母，六祖母都來煽勸我，恭喜我，說著什麼「菩薩保佑你」的話，有時我聽得討厭起來，就恨恨地回答她們一聲：

「菩薩保佑你們吧，我自己也快要做菩薩了。」

孩子們在掛着彩燈的堂屋裏跳着，笑着，小嘴裏塞滿了蕭家送來的糖果，快活而且驕傲地。

謝鑄山的每個人都在等着看一幕又喜又悲的趣劇。一個怪物——叛逆的女性，做了他們茶餘酒後的話題。整個的鄉村，都被這怪物轟動了！他們批評着，討論着，猜想着她未來的命運和前途。

翔也被母親請來吃喜酒，她見我累次逃奔都失敗，所以對我居然說出這樣沒有志氣的話來：

「鳴叔，這一個月以來你也太苦了，照一照鏡子吧，看你現在成了個什麼樣子！我勸你這次過去，還是算了吧！」

「你不想逃走了嗎？好一個沒有勇氣的弱者！」

我望望房子裏只有我們倆個，所以大聲地質問她。

「我不想奮鬥了，就這樣活活地讓封建家庭毀滅了我吧。」

「爲什麼你這樣懦弱？」

「一個人的力量有限，我不能奮鬥了！」

「好，那麼你就伏伏貼貼地屈服了吧，能夠服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不但是個烈女而且也是個貞婦呢。」

我以這樣的話來刺激她，滿以為她也許會起一種反感，豈知她只是冷笑了一聲，同時帶着譏諷的語氣問我：

「你奮鬥了這麼久，有什麼結果沒有？」

「哼！結果？你看吧！」

兩個從小在一塊長大的好朋友，至此便完全失去了感情，彼此都看不起對方，認對方的思想與行動都是錯誤的。

沉默支配着我們，各人的目光集中在熊熊的火爐上。

這是我們最後的見面，當我做了第四次的逃奔者，而且永別了故鄉，一直到現在，這位被封建社會摧殘了的，做了三個孩子的母親的少婦，我都時時在懷念着她，可憐着她。

最後一次的狂奔終於得着了勝利，那時我一點也不慌張，像一個詩人在翠柳依依的堤岸上散步似的慢慢地走着，嘴裏輕輕地哼着沒有韻的調子：

永別了，我的故鄉！

美麗的故鄉呵，

有翠綠的青山，

有潺潺的流水，

杏桃如畫，

垂柳如絲。

美麗的故鄉呵，

曾陶醉了我兒時的心靈，

葬送了我寶貴的青春。

到現在，只剩得心坎上的血痕深深！

封建社會的猛虎，

想要吞沒這顆黑暗中的明星。

奮鬥呀！

只有奮鬥才能得到最後的成功！

永別了我的故鄉！





第六章  
飄  
流



入  
獄

好像是上帝故意在捉弄我，要我嘗盡人間的苦味似的，剛剛從家庭監獄中逃了出來，如今却又踏進了真的監獄之門了。

爲了被關在籠子裏的翹，需要吸收一點新鮮的空氣，要我寄幾本可看的書給她，以消遣那些漫長的苦痛日子，我拿着一包已封好的書，直向郵局走去，突然前面來了一個很面熟的青年。

「嗚，那裏去？」

「想不到是你，幾時來的？」

原來他是艾斯，一個武漢時代的伙伴。我們就站在人車擁擠的八角亭

談起話來，他告訴我和他同來的還有莫林，現住在××街新安棧，他希望我去談談，就這樣我夾着書跟他走進了新安棧的樓上。

這簡直是在做夢似的。

當我和莫林，艾斯三個人被鐵鍊鎖着送到警備司令部去的時候，路上擠滿了看熱鬧的人，孩子們竟唱着『的打打，的打打，的的的——殺殺』的聲音；一個老太婆嘆息地說：『又是一個年紀輕輕的女孩。』

『快點走，腿子斷了嗎？』

一個警兵惡狠狠地用槍柄打在我的肩上。

『混蛋！爲什麼動不動打人？』

我站住罵他，大家都眼睜睜地釘着我。

『哼！你怕打嗎？明天還要你的頭落地呢！』

我忍着氣沒有回答，只好加速地走着，像一個逃亡者的脚步似的。

我們被鎖在監牢裏了。這是小小的兩間，他們兩人同在一房，我被送

到一間又臭又黑比他們小一倍的房子裏，「洞」的一聲，笨重的鐵鎖落了下來。

『喂！這是什麼？』

當我突然發現我的腳踏着一個圓東西，兩道光線射在我的眼簾時，我不覺大聲地叫了起來。

『和你一樣的人。』

說着，她站起來了。

『對不起，我從外面進來，因為房子太暗，看不清楚，請原諒我吧！』

我誠懇地向她道歉。

『沒有什麼關係，剛才我也是因為睡覺了呢。你是什麼案子？』  
聽她的聲音，不像長沙人，大概是瀏陽一帶的。

『我沒有犯法，他們胡胡塗塗地把我抓來了。』

「從那裏抓來的？」

「在一個客棧裏，我去看兩位朋友，恰遇着他們去巡查，不問事由就用辣子鎖起來了。」

「他們呢？」

「也來了，就關在對面呢。」

她順着我的手指示的地方去望，望到了莫林和艾斯，莫林附在艾斯的耳邊輕輕地說着什麼，但立刻被看守禁止了。

「那一位是你的丈夫？」

我覺得她這句話問得太唐突了，想責備她兩句，但一想到大家都在醫院裏「同病相憐」，何必生氣，我應該原諒她的。

「她們都是我的朋友，我還是個「閨女」呢。」

我仍然溫和地回答她，這使得她有點不好意思起來。

這正是二月的梅雨天氣，地上潮濕得很，我們坐在舖有一層薄薄的爛的稻草上面，沒有被蓋，也沒有東西吃，坐下去，就有無數像蚊子似的東西直往肉上鑽來，我開始感到一種忍不住的難受，只好站了起來。

「稻草是很久的了，上面一定有很多虱子，臭虫，我的全身都被咬腫了。」

她說着，捲起衣袖給我看，可是黑漆漆地什麼東西都看不到。

「沒有東西吃的嗎？」

我的肚子好像有點餓餓了，這樣問她，是希望她回答一個「有」字的。

「哼！連水都沒有喝的，你趕快叫你家裏送飯來吧。」

「呵！原來這樣，我的家裏還不知道我到了這裏呢。」

看守來罵我了。「不許說話！」

晚上十點鐘的時候，好幾個持了手槍的警兵走進來，看守開了鎖，卻



我到法官那裏去審問。

我故意走得很快，駭得他們連忙趕上前來用手槍對着我，好像我立刻就逃走似的。

法官是一個年約四十多歲的人，有一口日本人的八字鬍子，看樣子很忠厚，可是理智告訴我，忠厚的人就不會當法官。

他問了我的姓名，年齡，職業，籍貫後，劈頭就是一句：「你是什麼時候加入××黨的？你們的機關在那裏？你擔任什麼工作？」

「什麼？你的話我完全不懂，我是一個師範生呢。」

他聽了我的回答，狡滑地哼了有聲：

「你沒有加入嗎？爲什麼有這些×化書？」

「書是從書局買來的，難道賣書的也是××黨嗎？」

「趕快認出來，立刻就釋放你，否則明天就會槍斃的。」

法官用恐嚇的語氣，逼着我招認！

「橫豎這時候我的生命掌握在你的手裏，你要槍斃就槍斃，有什麼辦法呢？」

我從從容容地這樣回答了他，誰知反引起了他的惡感。

「你不犯法，誰敢亂殺你。」

「我並沒有犯法！」

「證據真確，還敢低賴嗎？打！」

粗大的木棍落在我的腿上，我撲倒在地上了。雖然很痛，但我還沒有到失掉知覺的地步。

「你究竟招不招，否則就灌辣椒水。」

我知道這是一種極殘酷刑罰，用紅辣椒末放在開水裏，從鼻孔裏灌進去，使受刑者痛得七孔流血，非到你招認出來不停止。很多不是政治犯的青年，被他們抓出拷問，爲了怕痛就故意首先承認是××黨，結果冤枉地犧牲了許多生命。

立刻，我的腦海裏印上了種種的殘酷印象，眼前一昏，我有點胆寒起來。

「趕快說，用不着考慮，難道你真要受刑嗎？」

「何必這樣恐嚇我呢？我什麼都不知道，你要我從那裏招起？」

也不知那位書記在簿子上寫了些什麼，法官說了一聲：「帶回去，等下再給她苦吃！」他又被押回監獄了。

當我經過他們的牢房時，莫林連忙將頭靠近鐵門問我：「你說了些什麼？」我正想回答時，槍柄已落在我肩上，原來看守兵就站在我的後面呢。

他們是兩次被分開了傳去的；不知道有句什麼話，兩人的口供不一樣，於是事情就變得嚴重了。看守和一個查夜的在談論着關於他們的事：

「法官說，他們中間有一個是重要份子，明早就要槍斃。」

那位婦人已呼呼地睡着了，我站起來把臉貼在鐵門上望着他們，他們

也淒然地望着我，一切都由三對視線傳達，嘴是不能發聲的。

我開始注意艾斯的眼裏有發亮的淚光，我似乎覺得他太不應該了，在學校裏大家叫着「革命者，不流淚，只流血，」的口號，爲什麼一旦遭遇了不幸，動不動就流淚呢？

第二次又傳我去審問了，我的口供還是和前回一樣，半點都沒有改變。

法官氣得臉上的青筋都膨脹起來了，可是不知爲什麼，他這回不但不打我，而且叫我到他的私人辦公室裏去，衛兵也沒有，僅僅只有我和他兩個人。

我知道這是他的軟計了，他想用甜言蜜語，哄小孩似的引誘着我說，可是我仍然和前次一般硬挺挺地回答他。

「坐下慢慢談吧！你抽烟的嗎？」

「不！謝謝！」

「現在有許多有爲的青年，因為走錯了路，白白地犧牲生命，我看你很聰明，不是普通的女子，雖因意志薄弱，誤入歧途，但只要你從此覺悟，改過自新，前途的希望無窮，我對你說的，都是好話，現在你就老實說吧！」

他的眼睛，放出兩道可怕的光，我不敢望他，忙低下頭來用輕微的聲音回答他：

「法官，很對不起，我實在什麼都不懂，我沒有走錯路，因此也沒有什麼過可改。」

「你願意殺頭嗎？」

他生氣了，重重地把燈頭往地下一丟，一個大拳頭「蓬」的一聲落在桌上，我吃了一驚。

「你萬一要殺，也沒有辦法，這是不能由我頭不願意的。」

我改變了態度，大聲地說着。  
終於爲了我的頑固的供辭，使他沒有辦法，只好又吩咐警兵給我帶上  
了一付腳鍊。從此，我又嘗到另一種生活的滋味了！

第二天的清早，那位女難友醒來了，她將嘴巴對着我的耳邊輕輕地問  
道：

『昨夜你審問過幾次？有危險沒有？』

我把審問的經過簡單地告訴了她，她搖了搖頭，以憂鬱的眼光望着  
我，隨即又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我關到這裏來，還只有七天，已經看到有五個像你這樣年輕，有一  
個還只有十五歲的女孩子，先一天進來，第二天就牽去……咳！你該不……  
不至於吧？』

我感激她的關心，但不知要怎樣回答她才好。

接着她又詳細地告訴我，她的案子是爲了和丈夫打架，沒有生命危險的，她說：『我出去了就替你送點飯來吃，不要難過，我明天就可以出去的。』

『我恐怕吃不到你的飯了吧？』

我是隨便說說，不料竟引起她的傷心而落淚了。這時，我緊緊地握着她的兩手，頭倒在她的懷裏，眼淚如瀑布一般傾瀉下來，把她當做我的愛人，一個最親愛的朋友般看待了。

誰也夢想不到，已經在閻王那裏報了名的人，現在却從死亡綫上得了救！

這是第四次的審問了，據說因了我們的供辭太倔強，又在艾斯的箱子裏抄出來一些有反動嫌疑的信件，三個人又是南腔北調，各人說着一口家鄉話，因此他們一口說我們是反動份子，應該處以極刑的。

法官詳細地問起我的家庭狀況，當我說出父親的名字時，他大大地吃

了一驚，原來他曾在父親那裏讀過四年書，我們的生命，就在這一線意外的曙光中得救了。

他允許我寫封信給住在北門外的大哥，而且答應飭一個勤務兵送去。第二天晚上三點多鐘的時候，大哥和他的岳丈龔先生倉皇地跑來獄中探望我，大哥自然板起了面孔，大大地罵了我一頓，龔老先生却慈祥地安慰我說：

『不要着急，無論如何，我們要救你出來的。』

『不止我一人，還有兩個朋友呢。』

莫林和艾斯向他們微笑着點頭，大哥帶着譏諷的口吻說：

『既來到這裏，就安心一點吧，鐵窗生活的滋味，是不容易嘗到的。』

他們進去會法官去了，我大胆地說了幾句勸艾斯莫林不要難過的話：

『我們有得救的希望了！』



我從絕望中迸出一聲苦笑來。

「法官是你父親的學生，你自然有希望，只是我們，恐怕……」

艾斯淒然地說，淚珠充滿了他的兩眼。

「死就死，有什麼關係呢？」

莫林有點不高興他的傷感，我也連忙安慰他：

「我如果能夠釋放，當然你們也是一樣的；否則，就大家一同犧牲好了。」

兩個鐘頭以後，大哥又來了，他告訴我，現在只要找到殷實的舖保就可以釋放了。

「還有他們兩個呢？」我迫切地問。

「那就知道了，我又不認識他們，自然不敢冒昧替他們說話，而事實上也是不可能的。」

這幾句話他故意說得很大，好像有意使他們聽到似的。

「不！如果釋放我一個人，我一定陪他們坐牢。」

我堅決地說。

「他們要是沒有生命的……」

「那當然一同犧牲。」

「爲什麼？」

「他們是因了我那幾本書而被捕的，實際上是我連累他們，爲什麼我能夠釋放，而他們不能呢？」

我知道這理由是正大光明的，而且大哥爲了我，他不能不管他們；法官呢，他既是我父親的學生，當然也不好把我怎樣，還好，恰在這時，艾斯的朋友仁君也得到了消息來保釋他們了。

第四天，三個人都得到了自由。在獄中三天，每人僅僅吃了一碗麵，花去兩塊錢，這麵的滋味，比海參魚翅還鮮美，吃時的味覺，似乎到如今還留在嘴邊。

自從獄中出來以後，便沒有機會再看到他們了。曼霞告訴我，他們走的時候非常狼狽淒涼，而且就心我又要被家裏趕了回去，所以常仁君送他們走的晚上，誰都在爲我嘆息；我感激他們深刻的友情，同時回顧自己的命運是這般不幸，忍不住的熱淚又滾了下來。

## 小 學 教 員

「好了，現在機會來了，張先生是省立第五中學的校長，他要找個附小的國文教師，我已將你介紹給他，他因為是父親的學生，所以很願意幫助你，明天你就收拾行李和他一同去衡陽好了。」

大哥報告我一個快樂的消息，關在籠子裏的小鳥，明天就可自由地翱翔在天空中了，上帝，這該不是夢吧？

這是一九二八年的春天。

本來我的志願是這樣的，不是做工，便是進學校求點有用的知識與技能。雖然升學在我簡直是個夢想，明明知道決不能實現，但我却死心塌

地去追求，一直到連夢都沒有了，我的求學的心還是那般熱烈，始終不變。

自然，一來是爲了要獨立生活，不願倚賴家庭或朋友，二來也爲了一時逼着沒有路可走，才去當教書匠，過那可憐的粉筆生涯。

真想不到開始過着『自食其力』的獨立生活，就受到一個打擊，不過我並不難過，因爲我已得到了用金錢買不到的教訓和經驗。

起初校長介紹我和那位小學部的主事認識時，我便看出了他對我的印象不好，因爲他想不到張先生會請一個這樣年紀輕輕的女先生來，本來社會一般人的心理，都以爲年輕人是只會搗亂的，自然他也不能例外。

當教師了，我是多麼感到害怕嘞！我的辦公室就在教室的隔壁，這是六年二期和五年二期的合級教室，正是我教的那班。

「天呵！明天我就要當教師了，怎麼好嘍？」

那天晚上我的確站在欄杆邊，這樣望着青天歎息了起來。

一夜沒有睡好，我只是害怕着明天到來。雖然孩子們是我所最愛的，但這時我已完全忘記他們了，我只是悲哀着，不懂爲什麼我不能像別人一般去升學，而來這裏吃粉筆灰？『有什麼能力和資格做孩子們的老師呢？』我又自己怨恨自己起來了。

可怕的日子終於來到了，在船上，校長先生就告訴了我這次我擔任的是教員，每天舉行朝會時一定要到場訓話，監督學生。遇到我值日的那天，更要負責早晚點名，查寢室，教室，寫教務日誌，而且那天整天不能離開辦公室。學生之間，如發生糾紛，他們需要什麼，都要我來解決的。

我很留心地聽着他的話，但心裏却在想，這事情太麻煩了，我不能過這種生活，但有什麼法子能逃避呢？

朝會。

我像木偶一般站在操場上，『稍息』的叫子已經吹了，孩子們一個個都在傾聽那位值日教員的報告，但是奇怪，突然他們的小眼睛都緊緊地釘

住了我！這使我頓時感到難爲情起來，臉部像火燒着一般，於是我掉轉頭去望着東邊的籃球架。

——不對，校長不是要我行朝會時監督學生的嗎？於是我又移過頭來。

呀！更可怕了，三百多雙眼睛適在注視着我，而且連我的頭髮有多少根，他們好像都數清了。我莫明其妙地這樣害怕，恨不得立刻離開這里。

又是一聲叫子吹，整齊的步伐開始走動了，這才稍爲恢復了我的意識，盲目地我跟着五六年級的學生，走進了教室。

踏上講台，我的臉就紅了，這我是感覺到的，因爲我燒得厲害。

「同學們，我是初從師範出來的大孩子，其實我並沒有畢業，因爲去當兵，還差一年，就犧牲那張討吃飯的文憑了。以我的年齡來說，實在不配做你們的先生，不過我可以做你們的一個很忠實的朋友，有什麼不知道的事情，我們大家共同研究，共同討論，因此我希望你們都以同學待我，

不要當我做先生。」

我這樣誠懇地說了之後，孩子們都望着我微笑。從這時起，我便做了孩子的老師，做了生活的奴隸了！我開始了社會生活，窮困的鎖鍊就緊緊地纏住了我！

還好，雖然教書剝奪了我讀書的時間，可是精神上得到了另一種安慰。孩子們的一舉一動，都是可愛的，天真的，他們的心是多麼純潔而坦白啊！

我不會應付環境，更沒有學會敷衍，虛偽和滑頭。我對什麼人都是忠實，坦白。唉！一個天真純潔，初入社會的少女，那裏懂得什麼世故人情呢！

於是，不幸的事就發生了，那是我到學校的第三個月。

原來全校的教員，只有我是女的，而又特別年輕，教的又是高年級，



自然有點令他們不服，特別是那位主事先生。

因為我像個小孩，而又整天和孩子們玩在一起，屢以學生特別尊敬我，聽我的話，對於我教的雞門功課，也格外用功。

他們最喜歡和我談話，說起一九二七的熱鬧來就眉飛色舞，紅色的五月裏，小小的童子軍逗到過衡山講演，他們還告訴我帶他們去的是些什麼人，以及老百姓們如何熱烈歡迎他們，慇懃地招待他們，呵，多麼有意義的從孩子們口中敘述出來的革命故事呵！

從這裏，我知道了王先生的思想是比較進步的，他認識時代，理解革命，於是慢慢地和他攀談起來。他也是級任，舊文學很有根基，新的書也很高興看。的確，在這學校裏，除了他，沒有可與我談話的人。但是可憐我每星期担任二十八小時的功課，還要每天改日記，習字，筆記本，作文，再加上自己看書，預備功課，那有閒談的功夫？

爲了我是愛孩子們的，自然我時時關心他們的生活，顧到他們的「

切。比方圖書館，體育場，游藝室，是必須要擴充的，我們要儘可能地多買些書籍，用具……以供他們使用；而那時學校的圖書館是多麼可憐，除了幾本少年雜誌，小朋友，七俠五義之類而外，什麼都沒有！體育場只有兩個破爛的球給孩子們踢着滾來滾去，游藝室更不要說，連乒乓球拍的拍子，都是學生自己買的。爲了他們的利益，我也曾和主事先生說過，誰知道就觸怒了他，而有要我「升學」的事發生。

這是多麼嚴重的一件事啊！校長先生找我去談話了。

「主事對你有點不滿意，也許因爲你做事太負責的原故吧？本來年輕人是到處吃虧的，何況你又是這樣心快口快，做事認真，性格爽直的人！」

他很憂鬱地對我說，聲音怪不自然。

「什麼？不滿意我，是因爲我做事太認真，太負責，性格太爽直嗎？」

那麼，我應該怎樣呢？」

的確我有點莫明其妙了，我只知道我在學校裏得來的教訓正是：做事要認真負責，爲大眾謀利益，犧牲個人……

「這個倒很難答你，不過最好你還是媽媽糊糊過了這學期再說吧。」

「他要我走嗎？」

「哪，有這個意思。」

「什麼理由？」

「他說你和某先生時常來往，太開通了，在這風氣閉塞的地方是不允許的。自然，這不過是他的藉口而已，主要的，恐怕還是……」

「這是什麼？」我忙插進了這句。

「他怕你比他能幹，做事負責，受學生歡迎……」

「是的，現在凡是受學生歡迎的教員，都是不好的！」我氣憤憤地說着：「不過太不成理由了，既然是男女同學的學校，而又請了女教員來，爲什麼我不能和男先生來往呢？何況我僅僅和王先生談過關於文藝方面的

兩三次話。」

「忍耐一下吧，不理他好了。最好你能辦得到這一點，和學生很接近，但不理睬任何一個男教員，看他怎樣？」

「哈哈！這當然辦得到！」於是我大聲地笑了。

從第二天起，真的實行了我的「閉關主義」，我不但不和任何男教員談話，而且連教務室我都不去了。開什麼教務會議，級任聯席會議也不出席，原因是爲了他們都是男人，男人是不能見面的，一見面就會出鬼；談話，就是有傷風化。我這種突如其來的舉動，使得他們都奇怪起來，甚至來我房裏借書看的，我都不理他了。慢慢地，大家都知道我爲什麼這樣「杜門謝客」，這時王先生大爲我打抱不平，還有別的幾位先生也很同情我，但是我始終沒有對任何人說過一句話，只是咬緊牙根教我的課，改我的卷子。

一天晚上，那位主事來到我的房間裏，本來我想下逐客令的，但他已

經坐在櫃上了。

「黃先生，有何貴幹？」

我這樣堆滿着勉強的笑容問他。

「沒有什麼，隨便談談。」

「對不起，我這裏是不招待男賓的。」

「哈哈！那麼，我就走吧。」

虧他還能夠張開嘴笑，但是上帝曉得我那時是怎樣的心情。

「先生學問高深，教授法又很好，學生得益良多，只是自己犧牲太大了！」

他一開口，我就知道他說話的用意，但我故意像傻子似的，假裝不懂。

「犧牲？一點也沒有！何況我得到了工作的代價，即使沒有，爲社會盡義務，也是應該的！」

「好說，好說，像先生這樣少年英俊的人，正好深造，前途真未可限量！」

他在繞着灣子說話。但我都直截了當地告訴他：

「是的，本來我要去升學，只因爲蒙張先生「垂青」，一定找我來貴校教課，情在世交，不能拒絕，只好受命，不過暑假一到，我就要走了的，謝謝先生關心！」

話是有點酸溜溜的味道，但我的心却輕鬆了許多。

他走後，我又去校長那裏閒談了很久，原來主事的一位親戚正待解決飯碗問題，因此他希望我快走；而我也實在忍受不下去了。爲了整人的空氣太使我不能呼吸，爲了我不會和有手段的搶飯碗的人鬥爭，爲了我可憐那位比我更可憐的人，我決心走了！就在離我教的那班學生畢業前的十天，我靜悄悄地走了，可是，奇怪，他們都知道，一個個跑來送行，而且哭了。

「後會有期，祝你們努力！」

我也眼睛紅了，說不出更多的話，最後深深地望了他們一眼，便踏上了旅途。

還有一個月的薪水沒有拿到，我身邊只帶着二十元紙洋，就這樣匆匆地離開了衡陽。

## 恐 怖 之 夜

一雙腳剛剛踏進社會之門，就受到一個這麼大的打擊，我明白了社會的黑暗，人心的可怕！呵，虛偽，笑裏藏刀的虛偽，是多麼可怕呵！由於這次的事，使我深深地了解現社會是什麼東西？在現社會裏活動着的人們是怎樣的心理和手段。我尤其明白了在舊勢力籠罩着的中國社會，女子——尤其是獨身的少女——是不能立足的！然而我並不灰心，我覺得這是給我的一個好教訓，我應該更多受些苦，受些刺激，我不能逃避現實去過隱居的生活，我更不能消極，或者投降在舊勢力之下！去吧，地球是這麼大，只要我能奮鬥，什麼地方沒有我的出路呢？



走！我決不讓任何人知道我底行蹤，我要一個人靜悄悄地開始過風流的生活去了。我恰像秋天的落葉，風吹到那裏，那裏就是我的歸宿。

但是愛珍怎麼辦呢？她不是每天來信要求我救她嗎？她不是立刻要被封建社會殺害了嗎？爲什麼我不救她呢？我應該同情他，幫助她，我要寫封信約她和我一同到上海做工去！仁君是同情我們，了解我們的忠實朋友，我也應該告訴他我是坐的什麼船，以便做一次最後的話別。真的，此次離開長沙，不知要何時才能回到故鄉，也許永遠沒有回來的希望了吧？

大哥？我是決定不去找他了！他是封建思想的繼承者，如果我去見他，不是自投羅網嗎？牢獄式的生活，我已過得再不能忍受了，我豈甘願把死裏脫逃出來的生命，送到坟墓中去嗎？不！決不讓他或他的朋友知道，除了仁君和愛珍外，連樹蓉珊瑚她們都不通知，可是曼霞呢？可憐的孩子，得到了我走的稍息，將不知怎樣地悲傷呵？

黃昏，我們三個人就來到船上了。

愛珍活像一個逃獄的囚犯，生怕家裏的人趕來，仁君也明知道回我們的逃亡，帶有幾分危險性，但爲了安慰我們，老是說些有趣的故事給我們聽，使我們暫時忘記了恐怖。

「靜一點，聽，是不是檢查的來了？」

我聽到了外面有喧鬧的聲音，立刻要求仁君和愛珍停止談話，我的兩個大眼睛，緊緊地貼在船艙的縫隙裏張望。房間裏立刻靜寂下來，愛珍連忙從上面的鋪位跳了下來，擠向我的身邊來窺視，仁君也有點慌張似的緊繞着眉頭。

「不要怕，我們商量好了再說。」

他究竟是個老於世故的人，雖然心裏知道如果檢查的來，多少有點麻煩，但他的態度仍然很鎮靜。

「商量什麼？」愛珍低聲地問。

「商量一個對付檢查者的辦法。」

仁君燃上了一支香烟，我們坐下來開始談論了，他的聲音是那麽低細，不特別留心，便聽不清他說些什麼。在短短的十多分鐘內，我們把應準備說的話都想好了。

不知怎的，我忽然想起了四個月以前在這兒發生的那件事來，我害怕仁君和愛珍受我的連累，我思索了很久，然後毅然地對他們說：

「仁君先生，你還是早點回去吧，愛珍也不要同我走了，因為恐怕那些檢查的來，萬一……那是很不得得的。」

我咬着牙根嚴重地說着，愛珍突然哭了起來。

「不要我同你去嗎？我立刻跳在湘江裏自殺！鳴姐，你好忍心，我不是早已告訴你了嗎？除了你救我跳出火坑之外，擺在我眼前的，只有一條死路，你難道肯忍心看着萬惡的舊家庭毀掉我這條弱小的生命嗎？姐姐，無論生……生也好，死……也好，總之我是要跟着你一路去的。」

愛珍的淚流進了我的心窩，我難過得說不出什麼，低下頭來默默地想着：究竟怎麼辦呢？

「不要哭，茶房聽到了會來打門的。」

仁君用恐嚇的語氣命令愛珍。

「當然，」我想再繼續說幾句解釋的話，「我是爲了救你，才通知你和我逃走，你看，除了仁君先生知道外，誰都不曉得我這回的行蹤；這雖然一半是爲了自己要去上海找生路，但同時也是爲了你，才這樣走得匆忙而且慌張的。我現在真有說不出的千千萬萬的痛苦壓在心頭，假若我發生意外，你們怎麼辦呢？萬一我能勉強度過這一難關，而你的家裏尋到船上來，我當然是重要犯，仁君先生也有從犯的嫌疑，那時，事情就弄糟了！即使退一步說，前面兩個都不成問題，我的哥哥如果從什麼地方得到了我逃走的消息，他也會跑來船上拉我回家，那豈不一樣的糟糕嗎？」

愛珍還在嗚咽地哭着，仁君也有點覺得難過起來，但他始終裝做很鎮

靜的樣子，像老大哥安慰小妹似的說着：

『腦子裏不要想得太複雜了，平靜一點，實際上絕對沒有你想的那麼嚴重，也許今夜就這樣平安地過去了，明早汽笛一聲，你們就踏上光明之路，脫離苦海，得到自由了。』

『碎！碎！碎！』忽然起了一陣緊急的打門聲。

『那一個？』

我用長沙腔問，三個人相顧失色。

『檢查。』外面的聲音。

門開了，走進來兩個背着槍上有刺刀的兵丁和一個長官，還有十多個兵，以及水手，搭客都擠在門外看熱鬧。僅僅只能容納兩個鋪位的房間裏，頓時擠得水洩不通，仁君略略地向外邊移動一下，却被一個麻臉的兵叫住：

『不要動，你難道想逃走嗎？』

「我爲什麼要逃走？」

「你動什麼？」

「你管我動什麼？」

仁君氣得幾乎要動拳頭了，幸而那位軍官還知趣，他罵了士兵一聲：「鬧什麼？好好的檢查，」才免了這場武劇。

「你叫什麼名字？那裏人？」

在箱子，被窩，小提籃……一切都檢查完畢之後，那位高個子，比麻子和氣一點的兵這樣問我。

「我叫薛英子，長沙人。」

「她呢？」

「她是我的妹妹。」

「妹妹？」高個子將愛珍從頭到腳詳細地打量了一番，似乎表示不相信的樣子：「她爲什麼比你高？」

『那不是笑話，天下有多少兒子比父親高的！』

我的回答引得外面的人都笑了。

『既是姊妹，爲什麼半點不像？』

軍官也故意與我爲難起來。

『俗語說：「十崽（兒子）十相」，人，又不是用木頭做成的，自然是各人一副面孔。』

『好刁滑，你敢這麼胆大嗎？』

麻子怒氣沖沖地擠上前來了，仁君見勢不佳，忙偷偷地在我的手上碰了一下，暗示我當心危險，立刻，我的臉色便變得很有悅了。

『她們和你是什麼關係？』

那個高個子王八又在轉問仁君了。

『她們是我的表妹，家裏住在漢口三馬路蓬源金號，這回來長沙看家母，住了兩星期，所以今天送她們上船回去。』

雖然仁君的腦海裏充滿了憤恨，受了他們的侮辱也只好忍受，比方「她們和你是什麼關係」一句，問得再豈有此理也沒有了，他的語氣來得那麼兇惡，混蛋好像疑心仁君不是個正經人似的，然而「秀才遇着兵，有理講不清，」是千古的慣例，何況爲了我們有特殊的情形，當然更不敢和他作對了。

「你在那裏做事？」

「鹽務局。」

說着，仁君給徽章他們看，麻子走攏去斜視了一下，噙着嘴悄悄地走了。其餘那個也跟着出來，軍官留在最後，臨走時留下這麼討厭的一句：

「同兩個這麼年輕的表妹在屋子裏，不應該關門，懂得嗎？」

「混蛋！」

當他向愛珍瞞着迷眼時，我幾乎罵出聲來。仁君更氣得滿臉通紅，但是不敢發洩，一想到我們是兩個逃亡者時，自然而然地屈伏下來了。



「過了一關了！」愛珍完全像個孩子，她這時居然快活得跳起來。

「輕一點，他們還沒有走。」

仁君連忙搖手。

「真的，這是比鬼門關還難過的一關，居然也平安地過去了，阿彌陀佛。」

我也笑了一笑，這笑，的確是由心坎中發出來的真的笑，得到了解脫的愉快底笑。

「還有兩關。」

愛珍悲苦的臉色又沉下來了。

「我那一關是不要緊的，只有你，要到船開了，才能算是脫離了虎口。」

我說話時的語氣，好像有點故意刺激愛珍似的，這使得她生氣了。

「我也並不害怕，正如你方才說的，充其量不過是一個「死」而已，

但「死」又有什麼可怕呢？」

「好，這就是你們的精神，偉大的女性底力的表現，只要抱着這種大無畏的，勇敢的犧牲精神和惡勢力去奮鬥，沒有不成功的！希望你們不要因受了挫折而灰心，應當再接再厲！」

仁君這幾句話，正像一篇激昂慷慨的演說詞，我倆默默地聽着，雖然沒有表示，但他的話已深深地刻上了我們的心弦，印進了我們的腦海。

「仁君先生，謝謝你勞苦了一夜，現在快十點了，將是戒嚴的時候，請你早點回去休息吧。」我要求仁君立刻走，但他似乎不放心我倆在船上過夜似的，「我還再坐一會吧，我擔心還有什麼人來找你們。」他從圓窗裏望望外面，又望望我們。

「不要緊，戒嚴了，他們不會來追了的，仁君先生，你還是早點回去吧。」

我除了用懇求的語氣請他走外，什麼感激的話都說不出。錶的長針只

差三分就到十點了，仁君在無可奈何中告別了我們。

『祝你們一路平安，到漢口立刻來信。』

仁君走了出去，又回轉頭來說了這兩句。

『當然，不過明天的報紙，你也得特別注意一下。』

三個人同時苦笑了一聲。

夜，沒有星光的黑暗之夜。

已經十二點了，岸上寂靜得沒有半點兒聲音，因為戒嚴的原故，連買水餃，餛飩，油巴巴的小販也不見一個，整個的長沙城，被籠罩在漆黑的夜色之下；一盞盞星光似的電燈，也顯出昏黃的顏色。雖是夏天，但是更深夜靜的淒涼景色，正像深秋一般。洞庭丸上的水手們，搭客們通通都入夢了，醒着的，只有十三號房艙間的我和愛珍，還有外面統槍裏一個正在咳嗽的老太婆，和一個剛哭了幾聲的小孩子。

風吹着水打在船頭上，發出洞洞洞的響聲。

熱氣已經完全退了，從江裏吹上來的晚風帶着清涼的意味，我翻了身，伸出頭來，望着睡在上層鋪上的愛珍說：

「珍，你又醒了嗎？好好地睡一下吧。」

「我……我……我不……不能睡。我，我……我害怕家裏起來。」

「怎麼？你又在哭嗎？告訴你，哭是沒有用的，既下了決心逃走，就不要害怕，家庭給與你的是壓迫與苦痛，難道你還留戀嗎？」

「不，絲毫不留戀，我是怕他們趕來又將我捉回去了，你要知道如果被他們拉回去，非強迫我結婚不可的，那時，我一生就完了！」

「何必這樣害怕？我想他們一定以為你是到你的姑母家去了，所以沒來找你，如果知道你上了船，早就趕來了，怎麼還能等到現在？」

「不，也許他們以為我搭火車走了，因為我是今天下午三點多鐘就離開了家裏的，他們一定乘夜快車趕到漢口去了。」

「如果真是這樣，那我們上碼頭時又危險了！」

我們真像一葉孤舟，黑夜夢駛在渺茫無際的大海裏，過了一個風浪，又是一個風浪，看不見燈光，辨不出東西南北，多麼危險呵！這時愛珍的心像刀割一般地痛，她是一個剛滿十六歲的小姑娘，自幼嬌養在祖母的懷抱裏，十三歲才開始送入恆翠女校去學習美術。她很聰明，不到一年已經學會水彩畫了，第二年改習西洋畫，成績很好，每個教員都誇獎她的天才，而她自己一般在一般同學的愛慕裏過着安琪兒似的愉快生活，不知道人生有苦痛，有憂愁。從她的眼裏看去，整個的宇宙是個燦爛的春天，一幅美麗的圖畫，宇宙間每個人都是春天裏的快樂之神，圖畫裏的生氣勃勃的生靈。她歌頌人生，歌頌愛，歌頌美，她覺得愛與美是生命的要素，離開了愛，簡直不能生存，缺少了美，正好像沒有靈魂的骷髏。牠說「愛」與「美」是她生命的維繫者。在十五歲剛滿的那年，學校裏請來了一位年約廿二歲的美術教員，他是近代美男子的典型，有強健的身體，美麗的面

容，卓絕的藝術天才。性情溫柔得像古代的閨女一般，而勇敢的精神，却又像沙場的戰士。

就在他來到學校的那天，愛珍便愛上他了。但那位先生是個有進步的思想的青年，僅僅只教了半年，便往別處參加實際工作去了，而愛珍呢？從此成了一個單戀病患者，弱小的心靈開始嘗到苦痛的滋味。她咀咒人生，她說人生是苦惱的快樂，幸福，這些都是騙人的名詞；人，根本就是苦，但是奇怪，為什麼偏偏要在苦痛中掙扎呢？為什麼不乾脆地一個個死了呢？從她愛的柯走了底一天起，她不但想毀滅自己，而且想毀滅整個的宇宙。

這是多麼稀奇而令人注目的新聞呵，一個十五歲的小姑娘投河自盡。當捕魚的救出她來送到警察所再轉送到她的家裏時，愛珍已是奄奄一息了。

她的全家除了父親一個人知道她自殺的原因外，誰也不明白她究竟

是受了什麼刺激而下死的決心。

『不要問她爲什麼要投河，且待她精神恢復了再說吧。』

父親這樣地囑咐他的妻和母親，心裏苦痛到說不出的地步。他是教育界的名人，自己又創辦了一個中學和小學。現在女兒弄出這樣的事來，給社會上的人做爲茶餘飯後的談笑，批評，簡直羞辱得無地自容。他下決心要在這年的冬天，將愛珍嫁給十三年前就許配給他的許玄宗。

許是一個花花公子，他父親是巨縣的有名紳士，有錢有勢，提起他的名字，誰都知道的。生長在那樣環境裏的玄宗，自然是揮金如土；他的性情，暴躁如虎，粗黃的皮膚，矮小的身段，除了吃喝嫖賭以外什麼都不懂，這自然沒有資格得到歌頌「美」和「愛」的愛珍。

漸漸地她的精神恢復原狀了，出乎一切人意料之外，她經過這一回刺激之後，人生觀突然改變了：她積極地追求「生」，她痛恨自己爲什麼這樣懦弱幹出那麼愚蠢，而給自己永遠留下了恥辱的事來。『自殺，爲什麼

我要自殺？這是我生命史上的莫大污點，要洗掉牠，除非積極地活下去，而且要努力地幹去，要以鮮紅的血來洗刷我的污點，我要像我愛的柯一般獻身給社會！呵，不錯，他一定因為我不是他的同志，所以他只含糊地告訴我一聲「因事要離開此地」就走了，如果我現在有和他一樣的思想，我不是也可以去嗎？而且無論什麼時候，無論在什麼地方，我總可以見到他的。總之，他是在都市或者在鄉村，爲創造未來光明的社會而努力着，我如果要找他，祇要往那些勞動者聚合的地方去找好了。」

自從愛珍有了新的覺悟以後，閃在她腦海裏的又是另一種人生，這是同以前的需要美，需要愛不同的，從前的美和愛只是一個人的，幻想的，自私的，而現在她的目標看得無限遠，她了解柯所做的事，也了解同學江，汪她們的思想，她要加入那個集團，共同創造新的社會！全宇宙的人都相愛都有美的，幸福的，自由的愉快的生活享受底社會。她決心了！就在那年的冬天，她實現了自己的志願，開始新的生活，新的人生了！



家裏也就在這時宣佈了她的死刑，決定了第二年的暑假爲她解決那件終身大事，所以不立刻舉行婚禮的原因，祇是嫁奩還沒有準備完全，愛珍自盡的事，當然瞞着許家，不讓他們知道的。

愛珍明白目前家庭給與她的是「軟禁」的方法，雖然一方面因了自己的個性很強，所以父親勉強答應她每天去學校上幾小時的功課，但另一方面却在用索子緊緊地縛住她，無論如何，也逃不出這被監視的圈子。

這次，能夠跟着我逃走，是她下了最大的決心，而且也是生與死的最後決鬥。我慫恿她逃走，而又是和自己一路，當然，她的家庭會恨我入骨的，但我能眼看着一個人掉在火坑裏不援救嗎？

我真感激仁君，他雖然是我的間接朋友，却因了思想相同，就大家親愛得像至好的骨肉一般，那種患難相關的同情與援助，除了在上一思想的环境裏能找到外，在醜惡的現社會裏絕不會發現的。

「唉！媽呀！我不回去，我寧可死……我怕，我怕回去呀……」

愛珍哭哭啼啼的夢囈，驚醒了我，連忙爬起來用力掩住她的鼻子大聲叫醒她。

「我，我害怕，姐姐，你看看窗外，是不是我母親趕來了？」

突然她骨碌地坐了起來，一面用手擦眼淚，一面戰戰兢兢地指着窗口哀求我去探視。

「沒有，什麼都沒有，大家都睡了，你不要吵醒他們，靜靜地躺下吧！」

話雖如此說，但我剛才向窗口望時，好像看見有一個黑東西在搭橋上走着，我害怕，猛然一陣風吹來，我輕輕地打了一個寒噤。

——也許是我的哥哥起來，也許是她家裏的人；這恐怖，這懷疑，只能藏在我的心裏，表面上是不能露出半點來的。

靜悄悄地我開了房門出來，生怕被剛躺下的愛珍覺察到了，又縮回去

走近她的身邊仔細聽聽。還好，她已經睡着了，眼角和兩頰上還掛着未乾的淚痕。臉，呈着慘白色，像死去幾天的屍首一般令人害怕。

「喂！幹什麼？」

一聲粗魯的叫喊聲，駭得我連忙向後面倒退。原來我只顧向靠碼頭的船邊走去，不留心一隻腳踏着了睡在房門口的茶房的頭。

「去毛房。」

我輕輕地回答。

「碰你的鬼，去毛房走這邊來，又不是大水淹死了你的爺向上尋。人家的頭給你踏破了，知道嗎？」

茶房惡狠狠的罵聲，驚醒了好幾個搭客。

「對不起，我沒有看到，請你原諒。」

「這麼大一個人都看不到，眼睛瞎了嗎？」

要是平時茶房這種兇惡的態度，會燃燒起我的怒火，但今夜不知怎

的，我變得特別馴良，半點也不敢反抗，我輕輕地走過了統船，靠着欄杆  
呆望……

夜是靜的，除了江濤滾滾的聲音外，只有風的呼號，以及由統船裏傳  
來的鼾聲，和自己的心跳聲。

半輪淒冷的明月，斜掛在天的西邊，稀疏的星星閃出螢火似的微光，  
大地漸漸沉下去了，陰森森地黑暗得異常可怕。風，一陣緊一陣地迎着我  
瘦弱的身子吹來，要不是有欄杆擋住，也許被牠吹倒了。

——要是我哥哥趕來的話，我是跳水還是逃走？跳水，犧牲太大了，  
逃走，不可能的！不但警察會幫忙他，就是船上的任何一個人也會拉住我  
的，唉！倒不如跳下水去來得痛快，但是如果因水急而淹死了時，那豈不  
犧牲得太沒有代價了嗎？

我所以這樣恐怖，是因為剛才在甬洞裏看見的那個黑影似乎躲到船頭  
上去了，我斷定那黑影一定是來抓自己的魔鬼。

「喂，站在這裏做什麼？」

這突如其來的聲音，駭得我魂飛天外！一個巨大的黑影，站在我的面前，我睜大眼睛一看，認出這是那位賣船票的胖子艙房。

「房子裏太熱，出來吹吹風。」

我勉強地笑了一笑。

「外邊的風很大，你妹妹沒有出來嗎？」

「小孩子不曉得熱，她睡醒了。」

爲了這位胖子先生問及我的妹妹，我神經過敏地生怕他有什麼野心，即刻回到房間裏關上門躺在床上。

「碎，碎，碎碎碎！」

又是一陣緊急的敲門聲。

「媽呀，我怕！」

愛珍大叫起來了。

打門聲更來得厲害。

「誰？」我從容地問。

「找姓王的。」外面的聲音。

「沒有，這里沒有姓王的。」

「請你開開門讓我看。」

「有什麼可看，告訴你這裏沒有姓王的。」

「開門，開了再說。」

我想這一定是愛珍家裏來人抓她回去了。所謂找姓王的不過是他們的藉口，然而已經到了這個地步，害怕也沒用，只得不顧愛珍的拚命拉住自己而上前去將門鈎放下。

一道紅光射了進來，兩個穿長衫的男子用手電在我的臉上照了一下後，連忙陪着笑容說：

「對不住，擾亂了你。」

『沒有關係。』

兩個男人又去敲廿三號的門去了。

『姐姐，你摸摸，我的全身都被汗濕透了，頭也冰冷，剛才我還停止了呼吸，我以爲那是來抓我的人。』

愛珍氣喘喘地說着，我只苦笑了一聲。

『唉！草木皆兵，到了這時無論什麼動靜都是使我們胆寒的，但願船快開，否則今晚太難過了！』

鐵鍊鏗鏘地響着，這是在收錨。

一道魚肚色的光射進了小小的窗口，我站起來往外一望，只見許多人在手忙腳亂地工作着，原來的確到了開船的時間。

『好，快活呀！我們得到自由了！』

我抱住愛珍的頭狂吻，愛珍也快活得流出淚來。

『姐姐，是我們的世界了！』

巨大的機輪開始轉動了，汽笛在嗚鳴地向天空示威，河水像千兵萬馬般怒吼起來，船漸漸地向東邊轉舵，由慢而快，一剎那便駛進了湘江的中間。

別了，長沙，在一輪紅日初從東邊的水裏升起時，我和愛珍手牽手地站在甲板上，歡迎晨光，歡迎初出的太陽，歡迎未來的新生命。



## 奇 遇

洞庭丸走了一天一夜才到漢口。當晚我們就在夢家那裏住下。她也是當過兵的，不過這時已是一位孤帆編輯者的夫人了。

第二天晚上，我們買了一個統艙的吊舖，兩個人合用。夢家她們也很窮，連水菓都沒有買一點，就這樣步行着送我們上了瑞和輪船。

這是我第一次看到的大船，搭客很多，連走廊上，甲板上都統統坐滿了。有幾處簡直是人上堆人，我們好容易才從人山人海中被過去，找到了自己的舖位。

由每個統艙客身上發出來的汗臭氣，比阿母尼亞還要昏人。

「兩個人一個鋪位怎麼睡呢？這是買個房艙位罷吧。」

一個胖子茶房笑嘻嘻地走來招攬生意。他看到我們穿的是整齊的學生裝，而又有朋友送行，似乎不應該坐在這樣艱難的統艙裏。當然，他絕對不會想到我們的全部財產只有七元錢的。

這是一間最大的統艙，裏面有三百多個鋪位，每排有上中下三層鋪，我們是靠河邊的那一排，有一個小小的圓窗，可惜鋪是最下的一層，光線黑暗得可怕。靠近我們對面的鄰居，正在擺着盤子大抽其鴉片，一股臭氣突然刺進鼻裏，害得大家幾乎都要嘔吐出來。

「你們回去吧，這裏空氣太壞，又沒有地方可坐，太受罪了。」

我希望他們快走，自己也好休息一下，可是他們一定要等船開時才上岸，不得已，只得大家灣下腰擠在吊鋪上坐着閒談。

一會兒，收鋪錢的人來了，我交了四元錢給他。

「這次客人太多，統艙鋪位統統沒有了，本來這是我睡的地方，但你

們兩位是女客，只好相讓，不過這只舖能晚上放下，白天仍然要吊起的。」

當茶房這樣對我們說時，大家都吃了一驚：

「怎麼？白天不能放下，她們怎麼坐呢？」

麥棠很嚴重地質問。

「是的，這是過路，每天開飯都要以這地方為中心的，因為人多擁擠的原故，這副板子必須吊起。」

茶房不慌不忙地解釋着。

「白天我們坐到什麼地方去呢？」

「哼，坐嗎？姑娘，想坐就要買官槍，買房槍，搭統槍的人十個有九個都是站的。」

「你要我們一直站到上海嗎？」

愛珍帶着生氣的口吻說。

『對不起，姑到上海我們也沒有辦法可以幫助你們。』

『退錢吧，這樣的舖位要牠幹什麼？』

建一定要我們搬回去，明天再搭別的船，但是是我們堅持不允，爲了害怕愛珍的母親起來，所以要急於離開漢口。

——一切苦痛都忍受着吧，到了上海就自由了。

我以這話安慰自己和愛珍。開船的鑼聲響了，他們才告別我們回到碼頭上去。

我從網籃裏拿出枕頭和綠毯來擺在舖板上，愛珍問我：

『這麼小的板子，怎麼可以睡兩個人呢？』

『試一試吧，如果萬一不能，我們輪流着睡好了，你睡半夜，我坐半夜，你坐半夜，我睡半夜，難題就解決了。』

『坐到什麼地方去？』

『牀板上。』

「這麼矮的地方，怎麼好坐？你看，我的腰不是要海斷了嗎？」

愛珍苦痛地說着，我連忙安慰她：

「不要緊，晚上熱得很，橫豎不能睡的。月夜的景緻最美，尤其在渺茫的長江中，我陪你到甲板上看月亮去吧。」

真的，晚上就實行了我的話，我們沒有睡，只是站在欄邊望月亮，看星星。

月亮是如此皎潔，兩岸的風景像在晴天似的一目了然，那兒是高山，那兒是田隴，那兒是村莊，樹林……什麼都看得清清楚楚。尤其是月夜的長江簡直像萬傾金波，從天上瀉下一般美麗，機器的聲音愈響得急促，由船頭打過來的浪花，便愈加雄渾而壯麗。那些狼狽地躺在船邊的人，他們大半都是難民，每個人身上的衣服都是破爛不堪的，男孩子們完全裸體，女孩子也只掛了一塊破布，遮住某一部份，他們都低着頭在打鼾，月光照着他們枯瘦慘白的臉，一看就知道這些都是爲生活受壓迫的奴隸們。

愛珍因為前昨兩晚都沒有睡好，所以先回去睡了，我仍然癡癡地看著月亮和雲奔跑，星星偷偷地渡河。

夜，靜極了！

整個的宇宙似乎都在睡夢中，除了札札的機輪聲與水聲外，你還可聽到隱約的蟲聲，和清脆的令人愉快的夜鶯的歌唱，這些都是幽靜的音樂，在夢裏的人們是永遠享受不到的。

愛珍一睡下去就像死了一般的感不醒，我不忍使她難過，寧可自己多受一點苦蜷曲着睡在她的背後。兩隻腳吊在地上，不到十分鐘全身都麻痺了。

奇怪，在這樣的舖上，我居然也走進了夢鄉。

在一個很大的日本紗廠裏，我做了粗紗間的女工，正在拚命搖着機器的時候，忽然斷了一根紗，機器立刻停止了，我正在接紗，猛然間一條鐵棍落在我的背上，呵！原來是工頭來了，我想趕快接好紗頭開始工作，誰

知因為害怕工頭，心裏慌張的原故，手指被捲進機器裏面去了，一時鮮血染紅了白紗，三個指頭不見了。

『唉啞！』

我大大地叫了一聲，由夢中醒回來，原來上舖那個老頭兒因為不小心，掉下一只飯碗，恰好打在我的頭上，一時鮮血淋漓，連衣服都染紅了。

我不由自主地痛得大聲叫喊了起來，驚醒了許多人，愛珍也爬起來了，這時那位老頭連忙拿他自己的沅臉手巾替我揩血，一位學生模樣的青年責備他太不小心了。茶房都來圍住我慰問，他們都說着對不住我的話，我痛得拾不起頭來，老實說，他們說的什麼，我並沒有聽清楚；祇一位有圓臉，烏黑的大眼珠底茶房跑來看我時，倒使我吃了一驚，因為他是那樣地像一個偵探般的特別注意我，他的兩條視線不住地在我的週身掃射，最後他倒大大地責備了那老頭兒一頓，命令他立刻搬開，把這筵位讓給我

睡。

「對不起，這是我的粗心，並不是有意打了她，原諒我吧。」

老人顫抖着聲音向他哀求，本來這麼能怪他呢？我的頭要不是伸在外面也不會遭到這樣的不幸，誰叫我們窮，買不起兩個鋪位呢？

「你打破了人家的頭，不是好玩的事。」

這位俠客似的茶房又在打抱不平了。愛珍輕輕地附在我的耳邊說道：

「這茶房真奇怪，爲什麼這樣幫你的忙呢？」

我忙用眼睛示意，她就再不敢做聲了。

「沒有關係，現在不痛了，謝謝你們。」

語雖如此說，其實這時我的傷處正痛得像用鐵錘一下一下地在捶着。

「我到賬房那裏拿點墨魚骨頭灰給你敷上，立刻就會好的。」

那個奇怪的茶房走了以後，我的心突然害怕起來。

爲什麼他這樣向我獻殷勤呢？難道有什麼野心？



愛珍又暈下去了，只是我兩手抱着受傷的頭，眼睜睜地坐到天明。開飯了。

統船照例每天只有兩頓沒有菜的粗米飯吃，在每次開飯時，茶房提着一桶像污溝水似的茶來，給搭客當做湯用。我們買了兩塊豆付干，愛珍還嫌太少，她質問我爲什麼不買鹹蛋和榨桂魚，我告訴她整個的財產只有三塊錢了，還要給茶房小賍。

這天開晚飯時，那個圓臉大眼睛的茶房突然端了兩碗雪白的飯來送給我們，還用一張紙包了些鹹魚，榨菜之類。

「不要菜，請你拿回去吧。」

我不敢接受他的好意，我始終不明白爲什麼他這樣殷勤地招待我們。

「沒關係，不要你們算錢的。」

他很快地走上樓去了，聽說他是招呼官給的。

「他拿來的菜裏該沒有放毒藥吧？」

愛珍吃了一口又連忙吐了出來。

「傻瓜，他要毒害我們幹什麼？我們又不是有錢的人。」

這一頓我們吃得很好，那麼大的一碗飯吃得一顆也不剩。

最怕的夜又來了！

愛珍簡直是條腫脹蟲，天還沒黑，就呼呼地睡着了，這使我無論如何疲倦，也不忍叫醒她來，吃這種站崗似的苦。起初我因為頭痛倒下去睡了半小時，她在外面站着，可是不知什麼時候她已經睡在我的身上了，兩只腳壓在我的胸部，像塊石頭一樣。被她壓醒了以後，我發覺滿身是汗而且濕得像剛從水裏爬出來似的，對面那個烟鬼又在開始工作了。爲了那種臭氣太難聞，我只好立刻走到外面去吹風。

奇怪，本來這是空的過道，此時忽然擺了一條長的竹椅，但並沒有看見人，我貪便宜，很不客氣地就坐上了。

「對不起，我看見沒有人，所以在這裏坐坐。」

我一眼望到了那個圓臉茶房走來，趕快站起來很難爲情地向他道歉，心裏感到一種莫明其妙的害怕。

『我知道你昨夜太辛苦了，所以今晚特地擺了一張竹椅給你睡，剛才我跑去看你，你已睡了，不好叫醒，現在你就睡在這裏吧。』

他這時的態度，更使我懷疑，但是仔細地望着他，又好像曾經在什麼地方見過似的。

——不要瞎想，這輪船我是第一次乘，當然過去不曾遇到這不知姓名的茶房。

『不，我不想睡，你搬開吧！』

我正言厲色地對他說。

『你也許是不敢睡，那麼坐一坐吧。』

他笑了一笑。

我真的坐下來了。

他開始叫我謝同志，並說出他在咸寧商會曾經見過我，問我是否還認識他？

『不，我沒有到過咸寧，也沒有見過你，你認錯了人吧，我並不姓謝。』

『不要客氣，昨天你們才上船時，我雖然只看見你一眼，腦筋裏就有了一個印象，直到你頭部受傷，我仔細留心你的聲音和態度，就斷定是你了，因此今天下午才敢冒昧地送一點好的飯菜給你們吃。在這裏，你不要害怕……沒有人知道的。』

『不！你說的我完全不懂，真的我不是你所說的那個人！』

我埋怨他是CC故意說出這些話來試探我。幾次我都嚴肅地否認我的姓名，他沒有法子，只好做更進一步的說明：

『你總還記得咸寧縣的錢遠潔吧？』

聽到錢遠潔三個字，他也許真的是個好人，因此疑雲便漸漸地消去

了。

「我以前本是海員公會的執委，」他忠實地繼續着敘述，「後來團體派我回去負責組織工會，因此我請了一個月的假，那次在商會開工農商學兵婦女代表大會時，你不是曾經代表政治部出席報告的嗎？那時主席是工會的祕書長劉同志，我是担任組織的。」

這時我完全相信他說的都是實話了，但我仍然有點懷疑，爲什麼他還能平安地在這裡當茶房呢？

「現在你總可以和我談話了吧，不致懷疑我是壞人吧？」

他望着我愉快地微笑着。

「你怎麼還能在這裡呢？」

「我在威寧的行動，很少有人知道，那時我請假回去，是假說母親死了，現在重來，他們見我整天只是執行茶房的職務，當然沒有什麼可懷疑的。不過我剛才對你說的話，絕對不能讓第三者聽到。」

「我希望你再多講一點我們走後，咸甯峯口一帶民衆遭難的情形。」這時我好似遇到了一個故鄉的親人一般，急於需要知道別後一年的咸甯，那些忠實勇敢的農民，活潑前進的青年，要求解放的婦女的情形了。

「唉！說起來真太慘了！」他長長地嘆了一口冷氣，「當你們來到咸甯時，被壓迫的民衆都以爲救星到了，每處在土、劣、貪、污、地主和軍閥的鐵蹄下的民衆，都可得到解放，永遠沒有痛苦了！誰知不到一個月，他們又恢復了地獄生涯，而且比以前更苦了！你們走後的第二天，軍閥就退回來了，不問青紅皂白，見到年輕人和剪了頭髮的婦女，就一律槍斃。他們初進城的這天，用機關槍掃射了一千多農民和青年婦女羣衆，其中固然有不少的積極份子，但三分之二還是些天真的少年和鄉村婦女。那些曾經迷亡了的土、劣、貪、污、一聽到革命軍開走了，他們立刻回來屠殺鄉民。現在我們縣裏，盡是他們的勢力，年輕力壯的男人，幾乎都做了刀下鬼，因此田地一天天荒蕪起來，野外盡堆積着發臭的屍屍，血腥氣遠在數

里外就可閉到，唉；可憐的故鄉，現在完全成了屠場了！」

聽着，我默默地聽着，心中感到無限的淒涼，這結果大家早就料到了的，但沒有想像得如他所敘述的可怕。我又問起峯口那個婦女協會的會長來，他說：「早已做了烈士了！」

「唉！想不到時局是這樣變化得快的，我們的希望在曇花一現中就消滅了。」

「不要悲觀，新的社會正在壓迫之下醒釐着，偉大的時代，不久就會到來的。」

我這樣安慰他，同時安慰自己。

看到有人出來乘涼了，我們立刻停止了談話。

「珍，告訴你一個好消息，那個圍臉茶房，是我認識的，難怪他這樣關心我們；現在不用怕了，他可以送我們上岸，而且送到嚶嚶書屋孫伏園

先生那裏。」

我輕輕地將愛珍推醒，這樣告訴她一個可喜的消息，她高興得幾乎叫了起來。

「那好極了！」

「不要大聲，給別人聽到是不好的。」

一個旅行在沙漠中的人，忽然得到了別人給他的一杯甘露，不管這甘露是不是毒害自己的藥液，也會喝下去的。無意中，我遇到了同情的相識者，當然得到了暫時的安慰。

夏天的氣候是如此變幻得令人難測，晚上在月光下坦着胸膛睡着的人，現在都擠到統艙間來了。暴雨如傾盆一般，孩子們發出悲慘的哭聲來，立刻使你想到大餐間官給裏的有錢人，是如何地沉醉在夢鄉裏，或者正在用望遠鏡，欣賞那烟雨濛濛的遠景，聽着浙瀝浙瀝的大自然的音樂呢。

本來擠得水洩不通的統艙裏，驟然增加了這一大批難民，更顯得幾乎



這針都插不進了。茶房因為不好走路，口裏老是咕咕咕地鬧個不休。

「滾開，好狗不捨路。」

一個手裏提着開水壺的茶房，惡凶凶地在罵一位蟻隊在過道上的少年。

「你才是狗，一個茶房，好大威風，狗婆養的！」

聽了最後一句，就知道這少年是長沙人。

忽然茶房放下了開水壺，因為放得太重，開水灑在一個正在吃奶的小孩腳上，害得孩子哇哇地大哭起來，茶房和那個少年打得一塌糊塗，搭客們統統站在一條戰線上幫助那位被侮辱的少年，和銜受難的孩子。而茶房也像聯合着，向搭客們進攻似的大嚷大罵。

「這些狗王八，只欺負統統的搭客，一見到大警司，官船裏的那些有錢的人便連屁都不敢放一個了。」

這是一個粗魯的鄉里人說的，頓時引起了羣衆熱烈的鼓掌聲。

「對！對！茶房就是侍候這些東西的奴才！」

「也不想，誰都是父母生的，誰都是一樣的人，爲什麼我們要受人家的欺負呢？」

真沒有想到一個兩天來沒有見到她說過一句話的中年婦人，會吐出這口不平之氣來的。

三天三夜的輪船生活，快告結束了。當船將要駛進吳淞口時，我的心是感到多麼的茫然呵！

我像一葉失了舵的孤舟，浮沉在波濤洶湧的大海裏；我像一匹弱小的羔羊，失落在虎豹怒吼的深林中；我像一只失羣的孤雁，斃天在空中哀號，飛過了太平洋，飛過了喜馬拉雅山，飛過了紅海，飛遍了天涯地角，但，何處是歸程啊！上帝！

一陣陣的冰雹，祇是向我的週身襲來。

——到了上海又怎麼辦呢？

凝視着白茫茫的長江，滾滾的波濤給與我以新的啓示。流吧，只有同水一般地流去才有出路，才能找到最後的歸宿。不論前面是險灘也好，礁石也好。你只要能像流水一般不斷地，猛烈地衝去，隨時都可發現你的新生命，實現你的志願的！

汽笛像銜鋒號似的喚醒了我，船將靠近怡和碼頭了。電車，公共汽車，馬車，摩托車……高聳的烟囪，整齊的洋樓，一切都會的文明都呈現在眼前。在碼頭上搬運東西的苦力們唱着『晴哩，晴哈』的歌聲。遠歌聲，就是他們的呻吟，他們的吶喊，他們的心之共鳴。

『到了，我送你們上岸去吧！』

那個圓臉茶房笑嘻嘻地走來替我們提行李，我們懷着一種新的希望離開了充滿烟汗臭氣的統船，踏上了黃浦灘頭。

謝承瑩

一九三六，六，十五 付梓  
一九三六，七，十五 初版  
一九三七，六，十五 再版

I——3000  
3001——4000

必翻所版  
究印有權

角九幣國價實

